

五

色

石

清·笔炼阁主人



中国古典文学百部（二）

五色石

「清」笔炼阁主人撰

序

《五色石》何为而作也？学女娲氏之补天而作也。客问予曰：“天可补乎？”予曰：“不可。轻清为天，何补之有。”客曰：“然则女娲炼石之说何居？”予曰：“女娲氏吾不知其有焉否也，五色石吾不知其有焉否也，特昔人妄言之，而子姑妄听之云尔。然而女娲所补之天，有形之天也；吾今日所补之天，无形之天也。

有形之天曰天象，无形之天曰天道。天象之阙不必补，天道之阙则深有待于补。”客曰：“所谓天道之阙奈何？”予曰：“天道不离人事者近是。如为善未蒙福，为恶未蒙祸，禹稷不必皆荣，羿不必皆死，颜回早夭，盗跖善终；更有孝而召尤，忠而被谤，德应有后而弗续箕裘，化足刑于而致乖琴瑟，永怀奉养而哀风树之莫宁，眷念在原而怅之终鲜；以至施恩而遭负心之友，善教而得不令之徒；媚背义翁，奴欺仁主。诸如此类，何可胜数。甚且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燕人之石则见珍，荆山之璞则受刖；良马不逢伯乐，真龙乃遇叶公；名才以痼疾沉埋，英俊以非辜废斥；送穷无计，乞巧徒劳；青毡既数奇，红颜又嗟命薄：或赤绳误牵，或蓝田虚种，或彩云易散。伤哉！玉折兰摧，或好事难成。痛矣！钗分镜破，或睽违异地，二美弗获相通；或咫尺各天，两贤反至相厄；倩盼之硕人是悼，婉变之季女斯饥。兹皆吾与子披陈往牒，遐览古今，所欲搔首问天，欷歔叹息，而莫解其故者也。岂非女娲以前之阙也不可补，而女娲以后之天之阙，真有屈指莫能殚，更仆莫能尽者哉。”客曰：“如子所言，其阙诚有然矣。今子以文代石，遂足以补

之乎？”予曰：“吾固与子言之矣。女娲氏五色石，吾不知其有焉否也。则吾今日以文代石而欲补之，亦未知其能补焉否也。第自吾妄言之而抵掌快心，子妄听之而入耳满志。举向所望其如是、恨其不如是者，今俱作如是观。则以是为补焉而已矣。”客闻予言而称善。予遂以“五色石”名篇而为之序。

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

目录

卷之一 二桥春	
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活云华终配真才士.....4	4
卷之二 双雕庆	
仇夫人能回狮子吼 成公子重庆凤毛新	36
卷之三 朱履佛	
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来御史自鞫井中案	56
卷之四 白钩仙	
投崖女捐生却得生 脱桎囚赠死是起死	76
卷之五 续箕裘	
吉家姑捣鬼感亲兄 庆藩子失王得生父	98
卷之六 选琴瑟	
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两纳聘方成秦与晋.....	122
卷之七 虎豹变	
撰哀文神医善用药 设大誓败子猛回头.....	148
卷之八 凤鸾飞	
女和郎各扮一青衣 奴与婢并受两丹诏.....	170

卷之一 二桥春

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活云华终配真才士

黄卷无灵，红颜薄命，从来缺陷难全。却赖如掾彩笔，谱作团圆。纵有玉埋珠掩，翻往事，改成浓艳。休扼腕，不信佳人，偏无福份邀天。

右调《恋芳春》

天下才子定当配佳人，佳人定当配才子。然二者相须之殷，往往相遇之疏。绝代娇娃偏遇着庸夫村汉，风流文士偏不遇艳质芳姿。正不知天公何意，偏要如此配合。即如谢幼舆遇了没情趣的女郎，被她投梭折齿；朱淑真遇了不解事的儿夫，终身饮恨，每作诗词必多断肠之句，岂不是从来可恨可惜之事？又如元微之既遇了莺莺，偏又乱之而不能终之，他日托言表兄求见而不可得；王娇娘既遇了申生，两边誓海盟山，究竟不能成其夫妇，似这般决裂分离，又使千百世后读书者代他惋惜。这些往事不堪尽述，如今待在下说一个不折齿的谢幼舆，不断肠的朱淑真，不负心的元微之，不薄命的王娇娘，才子佳人天然配合，一补从来缺陷。这桩佳话其实足动人听。

话说元武宗时，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有个乡绅，姓陶名尚志，号隐斋，甲科出身，历任至福建按察司，只因居官清介，不合时宜，遂罢职归家。中年无子，只生一女，小字含玉，年方二八。生得美丽非常，更兼姿性敏慧，女工之外，诗词翰墨，无

所不通。陶公与夫人柳氏爱之如宝，不肯轻易许人，必要才貌和她相当的方与议婚，因此迟迟未得佳配。陶公性爱清幽，于住宅之后起建园亭一所，以为游咏之地。内中多置花木竹石，曲涧流泉，依仿西湖景致。又于池上筑造双桥，分列东西，以当西湖六桥之二。因名其园，曰双虹圃，取双桥落彩虹之意。这园中景致，真个可羨。正是：

碧水遥看近若空，双桥横梗似双虹。
云峰映射疑天上，台榭参差在镜中。
陶公日常游咏其中，逍遥自得。

时值春光明媚，正与夫人、小姐同在园中游赏，只见管门的家人持帖进禀道：“有武康县黄相公求见。”陶公接帖看时，见写着年侄黄琮名字，便道：“来得好，我正想他。”夫人问道：“这是何人？”陶公道：“此我同年黄有章之子，表字黄苍文。当黄年兄去世之时，此子尚幼。今已长成，读书人泮。甚有文誉。

我向闻其名，未曾会面。今来拜谒，须索留款。”夫人听说欲留款的，恐他要到园中来，先携着小姐入内去了。陶公即出至前厅，叫请黄相公相见。只见那黄生整衣而入，你道他怎生模样？

丰神隽上，态度安闲。眉宇轩轩，似朝霞孤映；目光炯炯，如明月入怀。昔日叨陪鲤对，美哉玉树临风；今兹趋托龙门，允矣芳兰竟体。不异潘郎掷果返，恍疑洗马渡江来。

陶公见他人物俊雅，满心欢喜，慌忙降阶而迎。相见礼毕，动问寒暄，黄生道：“小侄不幸，怙恃兼失，茕茕无依。久仰

老年伯高风，只因带水之隔，不得时亲杖履。今游学至此，冒叩台墀，敢求老年伯指教。”陶公道：“老夫与令先尊夙称契厚，不意中道弃捐。今见贤侄，如见故人。贤侄天资颖妙，老夫素所钦仰。今更不耻下问，足见虚怀。”黄生道：“小侄初到，舍馆未定，不识此处附近可有读书之所？必得密迩高斋，以便朝夕趋侍。”陶公道：“贤侄不必别寻寓所，老夫有一小园，颇称幽雅，尽可读书。数日前本地木乡宦之子木长生，因今岁是大比之年，欲假园中肄业，老夫已许诺。今得贤侄到来同坐，更不寂寞。但简褻嘉宾，幸勿见罪。”黄生谢道：“多蒙厚意，只是搅扰不当。”陶公便命家人引着黄家老苍头搬取行李去园中安顿，一面即置酒园中，邀黄生饮宴。黄生来至园中，陶公携着他到处游览。黄生称赞道：“佳园胜致毕备，足见老年伯胸中丘壑。”陶公指着双桥道：“老夫如今中分此二桥，自东桥一边，贤侄与木兄作寓。西桥一边，老夫自坐。但老荆与小女常欲出来游赏，恐有不便，当插竹编篱以间之。”黄生道：“如此最妙。”说话间，家人禀酒席已完，陶公请黄生入席。黄生逊让了一回，然后就坐。饮酒中间，陶公问他曾毕姻否，黄生答说尚未婚娶。

陶公叩以诗词文艺，黄生因在父执之前，不敢矜露才华，只略略应对而已。宴罢，陶公便留黄生宿于园内。次日即命园公于双桥中间编篱遮隔，分作两下。只留一小角门，以通往来。黄生自于东边亭子上做了书室，安坐读书。

不一日，只见陶公同着一个方巾阔服的丑汉到亭子上来，黄生慌忙迎接。叙礼毕，陶公指着那人对黄生道：“此位便是木长生兄。”黄生拱手道：“久仰大名。”木生道：“不知仁兄在此，失具贱柬，异日尚容专拜。”陶公道：“二位既为同学，不必拘此客套。今日叙过，便须互相砥志。老夫早晚当来

捧读新篇，刻下有一小事，不及奉陪。”因指着一个小阁向木生道：“木兄竟于此处下榻可也。”说罢，作别去了。二人别过陶公，重复叙坐。

黄生看那木生面庞丑陋，气质粗疏，谈吐之间又甚俚鄙，晓得他是个膏粱子弟，挂名读书的。正是：

面目既可憎，语言又无味。

腹中何所有？一肚腌臢气。

原来那木长生名唤一元，是本学秀才。其父叫做木采，现任江西南赣兵道，最是贪横。一元倚仗父势，夤缘入学，其算一窍未通。向因父亲作宦在外，未曾与他联姻。他闻得陶家含玉小姐美貌，意欲求亲，却怕陶公古怪，又自度人物欠雅，不足动人，故借读书为名，假寓园中，希图人脚。不想先有一个俊俏书生在那里作寓了，一元心上好生不乐。又探得他尚未婚娶，一发着急。当下木家仆人自把书集等物安放小阁中，一元别却黄生，自去阁内安歇。

过了一日，一元到黄生斋头闲耍，只见白粉壁上有诗一首，墨迹未乾，道是：

时时竹里见红泉，殊胜昆明凿汉年。

织女桥边乌鹊起，悬知此地是神仙。

右集唐一绝题双虹圃一元看了，问是何人所作。黄生道：“是小弟适间随笔写的，不足寓目。”一元极口赞叹，便把来念了又念，牢牢记熟。回到阁中，想道：“我相貌既不及黄苍文，才调又对他不过，不如先下手为强。他方才这诗，陶公尚

未见，待我抄他的去送与陶公看，只说是我做的。陶公若爱才，或者不嫌我貌，那时央媒说亲便有望了。”又想道：“他做的诗，我怎好抄得？”却又想道：“他也是抄唐人的，难道我便抄他不得？只是他万一也写去与陶公看，却怎么好？”又想了一回道：“陶公若见了他的诗，问起我来，我只认定自己做的，倒说他是抄袭便了。”算计已定，取幅花笺依样写成，后书“通家侄木一元录呈隐翁老先生教政。”写毕，随即袖了，步至角门边，欲待叩门而入，却恐黄生知觉，乃转身走出园门，折到大门首，正值陶公送客出来。一元等他送过了客，随后趋进。陶公见了，相揖就坐。问道：“近日新制必多，老夫偶有俗冗，未及请教。今日必有佳篇见示。”一元道：“谢劣下才，专望大海。适偶成一小诗，敢以呈丑，唯求斧政。”袖中取出诗笺，陶公接来看了，大赞道：“如此集唐，真乃天造地设，但恐小园不足当此隆誉。”因问：“敝年侄黄苍文亦有新篇否？”一元便扯谎道：“黄兄制作虽未请教，然此兄最是虚心。自己苦吟不成，见了拙咏，便将吟藁涂落，更不录出，说道：‘兄做就如我做了。’竟把拙咏写在壁上，不住地吟咏。这等虚心朋友，其实难得。”陶公道：“黄生也是高才，如何不肯自做，或者见尊咏太佳，故搁笔耳。虽然如此，老夫毕竟要他自做一首。”说罢，便同着一元步入后园，径至黄生斋中。相见毕，看壁上时，果然写着这首诗。陶公道：“贤侄大才，何不自著佳咏，却只抄录他人之语？”黄生听了，只道说他抄集唐人诗句，乃逊谢道：“小侄菲陋，不能自出新裁，故聊以抄袭掩拙。”陶公见说，信道他是抄袭一元的，乃笑道：“下次还须自做为妙。言讫，作别而去。一元暗喜道：“这番两家错认得好，待我有心再哄他一哄。”便对黄生道：“适间陶公虽说自做为妙，然自做不若集唐之难。把唐人诗东拆一句，西拆一句，

凑成一首，要如一手所成，甚是不容易。吾兄可再集得一首么？”黄生道：“这何难，待小弟再集一首请教。”遂展纸挥毫，又题一绝道：

闲云潭影日悠悠，别有仙人洞壑幽。
旧识平阳佳丽地，何如得睹此风流。

右集唐一绝再题双虹圃

一元看了，拍手赞叹，便取来贴在壁上。黄生道：“不要贴罢，陶年伯不喜集唐诗。他才说得过，我又写来粘贴，只道我不虚心。”一元道：“尊咏绝佳，但贴不妨。”黄生见一元要贴，不好揭落得，只得由他贴着。一元回至阁中，又依样录出，后写自己名字。至次日，封付家僮，密送与陶公。陶公见了，又大加称赏。却怪黄生为何独无吟咏，因即步至黄生书室，欲观其所作。相见了，未及开言，却见壁上又粘着此诗，暗想道：“此人空负才名，如何只抄别人的诗，自己不做一句？”心下好生不悦，口中更不复说，只淡淡说了几句闲话，踱进去了。一元这两番脱骗，神出鬼没，正是：

掉谎脱空为妙计，只将冷眼抄他去。
抄人文字未为奇，反说人抄真怪异。

一元此时料得陶公已信其才，便欲遣媒说亲，恐再迟延，露出马脚。却又想道：“向慕小姐美貌，只是未经目睹。前闻园公说，她常要来园中游赏，故编篱遮隔，为何我来了这几时，并不见她出来？我今只到桥上探望，倘若有缘，自然相遇。”

自此，时常立在东桥探望西桥动静。

原来小姐连日因母亲有恙，侍奉汤药，无暇窥园。这一日，夫人病愈，小姐得暇，同了侍儿拾翠，来至园中闲步。那拾翠是小姐知心贴意的侍儿，才貌虽不及小姐，却也识字知书，形容端雅。当下随着小姐步至桥边，东瞻西眺，看那繁花竞秀，百卉争妍。不想一元此时正立在东边桥上，望见西桥两个美人临池而立，便悄然走至角门边，舒头探脑地看。拾翠眼快，早已瞧见，忙叫小姐道：“那边有人偷看我们。”小姐抬起头来，只见一个丑汉在那里窥觑，连忙转身，携着拾翠一同进去了。正是：

未与子都逢，那许狂且覷。
却步转身回，桥空人不见。

一元既见小姐，大喜道：“小姐之美，名不虚传。便是那侍儿也十分标致。我若娶了小姐，连这侍儿也是我的了。”随即回家，央了媒妁到陶家议亲。陶公私对夫人道：“前见黄生人物俊雅，且有才名，我颇属意。谁想此人有名无实，两番做诗，都抄了木长生的。那木长生貌便不佳，却倒做得好诗。”夫人道：“有貌无才，不如有才无貌。但恐貌太不佳，女儿心上不乐。婚姻大事，还须详慎。”陶公依言，遂婉复媒人，只说尚容商议。

原来陶公与夫人私议之时，侍儿拾翠在旁一一听得。便到房中一五一十地说与小姐知道。小姐低头不语，拾翠道：“那木生莫非就是前日在桥边偷觑我们的？我看这人面庞粗陋，全无文气，如何老爷说他有才？不知那无才有貌的黄生又是怎样一个人？”小姐道：“这些事只顾说他怎的。”拾翠笑了一声，

自走开去了。小姐口虽如此说，心上却放不下。想道：“这是我终身大事，不可造次。若果是前日所见那人，其寔不像有才的。爹爹前日说那黄生甚有才名，如何今又说他有名无实？”又想道：“若是才子，动履之间，必多雅致；若果有貌无才，其举动自有一种粗俗之气。待我早晚瞒着丫鬟们，悄然独往后园偷瞧一回，便知端的了。”过了几日，恰遇陶公他出，后园无人。小姐遣开众丫鬟，连拾翠也不与说知，竟自悄悄地来到园中。原来这儿日木一元因与陶家议亲，不好坐在陶家，托言杭州进香，到西湖上游耍去了。

黄生独坐园亭，因见池水澄澈可爱，乃手携书卷，坐于东桥石栏之上，对着波光开书朗诵。小姐方走到西桥，早听得书声清朗，便轻移莲步，密启角门，潜身张看。只见黄生对着书编吟唔不辍，目不他顾。小姐看了半晌，偶有落花飘向书卷上，黄生仰头而视，小姐恐被他瞧见，即闭上角门，仍回内室。想道：“看这黄生声音朗朗，态度翩翩，不像个没才的。还只怕爹爹失于藻鉴。”想了一回，见桌上有花笺一幅，因题诗一首道：

开卷当风曳短襟，临流倚石发清音。

想携谢朓惊人句，故向桥头搔首吟。

题罢，正欲藏过，却被拾翠走来见了，笑道：“小姐此诗想有所见。”小姐含羞不答。拾翠道：“看此诗所咏，必非前日所见之人。小姐不必瞒我，请试言之。”小姐见她说着了，只得把适间私往园中窥见黄生的话说了一遍。拾翠道：“据此看来，黄生必是妙人，非木家丑物可及。但如今木生倒来求婚，老爷又认他是个才子，意欲许允。所以不即许者，欲窥小姐之

意耳。小姐须要自己放出主意。”小姐道：“黄生器宇虽佳，毕竟不知内才如何；木生虽说有才，亦未知虚实。爹爹还该面试二生，以定优劣。”拾翠道：“小姐所见极是。何不竟对老爷说？”小姐道：“此岂女儿家所宜言，只好我和你私议罢了。”正话间，小鬟来说，前厅有报人来报老爷喜信。小姐闻言，便叫拾翠收过诗笺，同至堂前询问。只见夫人正拿报帖在那里看。小姐接来看时，上写道：

兵科乐成一本，为吁恩起废事。奉圣旨：陶尚志着照原官降级调用，该部知道。随经部覆：陶尚志降补江西赣州府军务同知，限即赴任。奉圣旨是。

原来这兵科乐成，号宪之，为人公直，甚有作略，由福建知县行取入科，是陶公旧时属官，向蒙陶公青目，故今特疏题荐。当下陶公闻报，对夫人道：“我已绝意仕进，不想复有此役。

既奉简书，不得不往。但女儿年已长成、姻事未就。黄生既未堪入选，木生前日求婚，我犹豫未决。今我选任赣州，正是他父亲的属官。若他再来说时，不好拒得。”小姐见说起木家姻事，便快快地走开去了。夫人道：“据说黄生有貌，木生有才，毕竟不知女儿心上取哪一件？”拾翠便从旁接口道：“窥小姐之意，要请老爷面试二生，必须真正才子，方与议婚。

“陶公道：“这也有理，但我凭限严紧，急欲赴任，木生在杭州未归，不及等他，却怎么处？”夫人道：“这不妨，近日算命的说我有些小悔，不该出门。相公若急欲赴任，请先起身，我和女儿随后慢来，待我在家垂帘面试，将二生所作，就付女儿评看何如？”陶公道：“此言极是。”少顷，黄生登堂作贺，

陶公便说：“老夫刻期赴任，家眷还不同行，贤侄可仍寓园中，木兄少不得也就来的。”黄生唯唯称谢。陶公择了吉日，束装先到任所去了。

黄生候送了一程，仍回双虹圃。方入园门，遥见隔篱有红妆掩映。黄生悄悄步至篱边窥觑，只见一个美人凭着桥栏，临池而坐。有词一首，单道那临池美人的好处：

天边织女降层霄，凌波香袂飘。谁云洛浦佩难招，游龙今未遥。腰细柳，口樱桃，春山淡淡描。双桥若得当蓝桥，如何贮阿娇？

原来那美人就是含玉小姐，她因父亲匆匆出门，未及收拾园中书集，故特来检点，偶见池中鱼游水面，遂凭栏而观，却不防黄生在篱外偷睛饱看。少顷，拾翠走来叫道：“小姐请进去罢。”小姐方才起身，冉冉而去。黄生看得仔细，想道：“天下有恁般标致女子，就是这侍儿也甚风韵。她口呼小姐，必是陶年伯令爱。吾闻年伯艰于择婿，令媛尚未字人。像我黄苍文这般才貌，可也难得，如何当面错过。”又想道：“从来佳人必爱才子。方才我便窥见小姐，小姐却未见我。她若见我，自然相爱，可惜被这疏篱遮隔了。不然，我竟闯到她跟前，看她如何？”痴痴地想了一回，便去白粉壁上题诗一首道：

插棘为篱竹作墙，美人咫尺隔苍霜。
东篱本是渊明业，花色还应独取黄。

右题双虹圃疏篱一绝

自此黄生读书之暇，常到篱边窥看。忽一日，陶家老苍头传夫人之命，请黄生至前堂饮酒，说道：“木相公昨已归家，老夫人今日设宴款他，特请相公一同叙饮。”黄生想道：“此必因陶年伯做了木乡宦的属官，故款其子以致殷勤耳。”便同着苍头来到前堂，恰好木一元也到。相见叙话，一元扬扬得意。原来一元从武陵归，闻陶公做了他父亲属官，欢喜道：“今番去求婚，十拿九稳的了。”及见陶家请酒，认道是好意，故欣然而来。堂中已排列酒席，苍头禀道：“老爷不在家，没人作主，便请二位相公入席，休嫌简褻。”一元道：“你老爷荣行，我因出外未及候送，今反造扰，何以克当？”黄生道：“恭敬不如从命，小弟代敝年伯奉陪。”一元道：“兄是远客，还该上坐。”两个逊了一回，大家序齿，毕竟一元僭了。酒至半酣，忽闻里边传命，教将堂帘垂下，老夫人出来也。黄生不知何意，一元却认是要相他做女婿，只把眼睨着帘内，妆出许多假风流身段，着算难看。正做作得高兴，只见苍头捧着文房四宝，送到席上道：“夫人说，双虹小圃未得名人题咏，敢求二位相公各制新词一首，为园亭生色，万祈勿吝珠玉。”一元听罢，惊得呆了。一时无措，只支吾道：“题词不难，只是不敢以醉笔应命，且待明日做了送来罢。”黄生笑道：“饮酒赋诗，名人韵事，木兄何必过谦。况伯母之命，岂可有违。待小弟先著俚词，抛砖引玉。”说罢，展纸挥毫，不假思索，题成《忆秦娥》词一首：

芳园僻，六桥风景三之一。三之一，移来此地，更饶幽色。漫夸十里波光碧，何如侧足双桥立。双桥立，蟠虹绕处，如逢彩石。

一元见黄生顷刻成章，愈加着急。没奈何，只得也勉强握管构思，却没想一头处。苍头一面先将黄生题词送进去了。须臾，出来说道：“夫人见词，极其称赏。今专候木相公佳制，以成双美。”一元急得肠断，攒眉侧脑，含毫苦吟，争奈一个字也不肯到笔下来。正是：

耳热头疼面又赤，吮得枯唇都是墨。

髭须捻断两三茎，此处无文抄不得。

一元正无奈何，只见苍头又来说道：“夫人说，圃中东西二桥，今我家与二位相公各分其半，乞更以半圃为题，即景题词一首。”一元见一词未成，又出一题，吓得目瞪口呆，连应答也应答不出了。黄生却不慌不忙，取过纸笔，立地又成一词，仍用前调：

银河畔，牛郎织女东西判。东西判，平分碧落，中流隔断。等闲未许乘槎泛，何时得赐仙桥便。仙桥便，佳期七夕，终须相见。

黄生写完，问道：“木兄佳作曾完否？请一发做了第二题。”一元料想挣扎不出什么来，乃佯作醉态，掷笔卷纸道：“拙作已完，但甚潦草，尚欲细改，另日请教。”苍头还在旁催促道：“老夫人立候，便请录出罢。”倒是黄生见不像样，对苍头道：“你先把我的送进去，木相公已醉，只好明日补做了。”一元便起身告辞，假做踉跄之状，叫家人扶着去了。黄生亦传言致谢了夫人，自回双虹圃中。夫人命苍头送茶来，黄生问道：“夫人见我题词，果然怎么说？”苍头道：“题目便是夫

人出的，文字却是小姐看的。”黄生惊喜道：“原来你家小姐这等聪明。”苍头笑道：“相公可知，夫人今日此举正为小姐哩。前日本相公曾央媒来议亲，故今日面试他的文才，不想一字不成，夫人好生不乐，只称赞相公大才。”黄生听说，不觉大喜。正要细问，却因苍头有别的事，匆匆去了。黄生想道：“木家求婚的倒不成，我不求婚的倒有些意思。这两首词就是我定婚的符帖了。”便将两词写在壁上，自吟自咏道：“银河织女之句，暗合道妙，岂非天缘？”想到妙处，手舞足蹈。

不说黄生欢喜，且说木一元回家，懊恨道：“今日哪里说起，弄出这个戏文来！若是老夫人要面试真才，方许亲事，却不倒被小黄得了便宜去。”想了一想道：“有了，我索性假到底罢。明日去抄了小黄的词，认做自己制作，连夜赶到江西，面送与陶公看。说他夫人在家垂帘面试，我即席做成的，他自然准信。一面再要父亲央媒去说，他是属官，不怕不从。既聘定了，便是夫人到时对出真假，也只素罢了。妙计，妙计！”次日，便往双虹圃中。黄生正在那里吟味这两词，见了一元，拱手道：“木兄佳作，想已录出，正要拜读。”一元道：“珠玉在前，小弟怎敢效颦。昨因酒醉，未及细读佳章，今日特来请教。”黄生指着壁上道：“拙作不堪，幸赐教政。”一元看了，一头赞叹，一头便把笔来抄录，连前日写在壁上的这首疏篱绝句也都抄了。黄生道：“俚语抄他则什？”一元道：“正要抄去细读。”又见黄生有一本诗稿在案头，便也取来袖了。黄生道：“这使不得。”一元道：“小弟虽看不出，吾兄幸勿吝教。捧读过了，即当奉还。”说罢，作别回家，欢喜道：“不但抄了诗词，连诗稿也被我取来。

我今都抄去哄骗陶公，不怕他不信。”遂将两词一绝句写在两幅花笺上，诗稿也依样抄誊一本，都写了自己名姓。打点

停当，即日起身，赴江西去了。正是：

一骗再骗，随机应变。
妙弄虚头，脱空手段。

却说夫人面试二生优劣已定，正要到任所对陶公说知，商量与黄生联姻，不意身子偶染一病，耽延月余方才平复，因此还在家中养病。

小姐见黄生题词，十分赞赏。侍儿拾翠道：“前日夫人面试之时，拾翠曾在帘内偷觑，那黄生果然是个翩翩美少年，正堪与小姐作配。相形之下，愈觉那木生丑陋了。”小姐道：“黄生既有妙才，如何老爷前日说他倒抄了木生的诗？那木生面试出丑，如何前日又偏做得好诗？”拾翠道：“便是，这等可疑，竟去问那黄生，看他怎么说？”小姐沉吟道：“去问也使得，只是勿使人知觉。”拾翠应诺，便私取小姐前日所题诗笺带在身畔，悄地来到后园，开了篱边角门，走过东桥。只见黄生正在桥头闲看，见了拾翠，认得是前番隔篱所见这个侍儿，连忙向前作揖。拾翠回了一礼，只说要到亭前采花。黄生随她到亭子上，拾翠采了些花。黄生问道：“小娘子是夫人的侍妾，还是小姐的女伴？”拾翠笑道：“相公问他则什？”黄生道：“小生要问夫人见我题词作何评品？”拾翠道：“尊制绝佳，夫人称羨之极。只是木相公亦能诗之人，如何前日不吟一字？”黄生道：“我与木兄同坐了这几时，并不曾见他有什吟咏。”拾翠道：“他有题双虹圃的集唐诗二首，送与老爷看，老爷极其称赞。闻说相公这般大才，也甘拜下风。怎说他没什吟咏？”黄生惊道：“哪里说起！”指着壁上道：“这两首集唐诗是小生所作，如何认做他的？”拾翠道：“他说相公并不曾做，

只抄录了他的。”黄生跌足道：“畜生这等无耻，怎么抄我诗去哄你老爷，反说我抄他的？怪道你老爷前日见了我诗，快快不乐，说道不该抄袭他人的。我只道他说不要集唐人旧句，原来却被这畜生脱骗了。他设心不良，欲借此为由，妄议婚姻。若非前日夫人当堂面试，岂不真伪莫分。”拾翠笑道：“当堂面试倒是我小姐的见识，若论老爷，竟被他骗信了。”黄生道：“小姐既有美貌，又有美才，真伪自难逃其明鉴。”拾翠道：“我小姐的美貌，相公何由知之？”黄生笑道：“莫不相瞒，前日隔篱遥望，获睹娇姿，便是小娘子的芳容，也曾窃窥过来。若不信时，试看我壁上所题绝句。”拾翠抬头看了壁上诗，笑道：“花色取黄之语，属望不小，只是相公会窃窥小姐，难道小姐偏不会窃窥相公？”黄生喜道：“原来小姐已曾窥我来。她见了我，可有什么说？”拾翠道：“她也曾吟诗一首。”黄生忙问道：“诗怎么样的，小娘子可记得？”拾翠道：“记却不记得，诗笺倒偶然带在此。”黄生道：“既带在此，乞即赐观。”拾翠道：“小姐的诗，我怎好私付相公？”黄生央恳再三，拾翠方把诗笺递与。黄生看了大喜道：“诗意清新，班姬、谢蕴不是过也。小生何幸，得邀佳人宠盼。”便又将诗朗吟数过，笑道：“小姐既效东邻之窥，小生愿与东床之选。”拾翠道：“才子佳人，互相心许，夫人亦深许相公才貌，婚姻自可有成。今岁当大比，相公且须专意功名。”黄生道：“多蒙指教。只是木家这畜生，前日把我诗词诗稿都取了去，近闻他已往江西，只怕又去哄你老爷。况你老爷又是他父亲的属官，万一先许了他亲事，岂不大误。”拾翠道：“这也虑得是，当为夫人言之。”说罢，起身告辞。

黄生还要和她叙话，恐被外人撞见，事涉嫌疑，只得珍重而别。

拾翠回见小姐，细述前事。小姐道：“原来木生这等可笑。只是我做的诗，你怎便付与黄生？”拾翠道：“今将有婚姻之约，这诗笺便可为御沟红叶了。但木家恶物窃诗而行，倘又为脱骗之计，诚不可不虑。”小姐道：“奸人假冒脱骗，毕竟露些破绽。”

老爷作事把细，料不为所惑。夫人病体已痊，即日也要到任所去也。”言未已，丫鬟传说夫人已择定吉期，只在数日内要往江西去了。小姐便与拾翠检点行装，至期随着母亲一同起行。黄生亦谢别了陶老夫人，往杭州等候乡试，不在话下。

却说木一元到江西，见了父亲木采，说知陶家议亲一事。木采道：“这不难。他是我属官，不怕不依我。我闻他与本府推官白素僚谊最厚，我就托白推官为媒。”一元大喜。次日袖了抄写的诗词诗稿，具了名帖，往拜陶公。

且说陶公到任以来，刑清政简，只是本地常有山贼窃发，陶公职任军务，颇费经营，幸得推官白素同心赞助。那白推官号绘庵，江南进士，前任广东知县，升来赣州做节推，也到任未几，为人最有才干。但中年丧妻，未有子嗣，亦只生得一女，名唤碧娃，年将及笄，尚未字人，聪明美丽，与陶小姐仿佛。白公因前任广东，路途遥远，不曾带女儿同行。及升任赣州，便从广东到了江西任所，一面遣人到家接取小姐，叫她同着保母到赣州来，此时尚未接到。那白公欲为女儿择婿，未得其人，因与陶公相契，常对陶公说：“可惜寅翁也只有令媛，若还有令郎时，我愿将小女为配。”当日陶公正在白公衙中议事而回，门吏禀说兵道木爷的公子来拜。陶公看了帖，请入后堂，相见叙坐寒温罢，一元把夫人垂帘面试的事从容说及，随将词笺送上。陶公看了，点头称赏。因问黄生那日所作如何，一元便道：“黄生这日未曾脱稿，拙咏却承他谬赏，又抄录在那里了。”

陶公不乐道：“黄生美如冠玉，其中无有，单会抄人文字，自己竟做不出。”一元道：“这是他虚心之处。他若做出来，自然胜人。都因拙咏太速就了，以致他垂成而辄止。”说罢，又将诗稿一本并绝句一首送上，说道：“这是晚生平日所作，黄兄也曾抄去。今乞老先生教政。”陶公正欲展看，前堂传鼓有要紧公事，请出堂料理。一元起身告别，陶公道：“尊作尚容细读。”别了一元，出堂料理公事毕，至晚退归私署，想道：“人不可貌相，谁知木生倒有此美才，黄生倒这般不济。既经夫人面试优劣，东床从此可定矣。”遂于灯下将一元所送诗词细看，见词中暗寓婚姻会合之意，欣然首肯。及见疏篱绝句，私忖道：“用渊明东篱故事，果然巧合。但花色取黄之语，倒像替黄生做的，是何缘故？”心中疑惑，乃再展那诗稿来看，内有《寓双虹圃有怀》一首，中一联云：

离家百里近，作客一身轻。

陶公道：“他是本地人，如何说离家百里？奇怪了！”再看到后面，又有《自感》一首，中一联云：

蓼莪悲罔极，华黍泣终天。

陶公大笑道：“他尊人现在，何作此语？如此看来，这些诗通是蹈袭的了，”又想到：“黄生便父母双亡，百里作客，莫非这诗倒是黄生做的？况花色取黄之句，更像姓黄的声口。”又想到：“木生若如此蹈袭，连那两词及前日这两首集唐诗也非真笔。只是他说夫人面试，难道夫人被他瞒过？且待夫人到来便知端的。”正是：

抄窃太多，其丑便出。
只因假透，反露本色。

次日，陶公才出堂，只见白推官来拜。作了揖，便拉着陶公进后堂坐定，说道：“小弟奉木道台之命，特来与令媛作伐。”陶公笑道：“莫非就是木公子么？”白公道：“正是木公子。道台说寅翁在家时，已有成言。今欲就任所行聘，特令小弟执柯。”陶公道：“此事还要与老荆商议。今老荆尚未来，待其来时商议定了，方好奉覆。”白公应诺，即将此言回复木采。

不一日，陶公家眷已到，迎进私衙，相见毕，说了些家务，陶公询问面试二生之事。夫人将黄生即席题词，木生一字不就，装醉逃归的话一一说了。陶公道：“木家小子这等奸险！”便也将一元假冒诗词先来脱骗，及木采求婚、白公作伐，并自己阅诗生疑、不肯许婚的话说与夫人。小姐在旁听了，微微含笑，目视拾翠，拾翠也忍笑不住。夫人道：“早是不曾许他，险些被他误了。”陶公道：“黄生才貌兼优，可称佳婿。等他乡试过了，便与议婚。”隔了一日，白公又传木采之命，来索回音。陶公道：“木公所命，极当仰从。但一来老荆之意要女婿人赘，木公只有一子，岂育赘出？二来同在任所，尊卑统属，不便结婚；三来小女近有小恙，方事医药，未暇谋及婚姻。乞寅翁婉覆之。”白公道：“婚姻事本难相强，小弟便当依言往覆。”至次日，白公以陶公之言回复木采。木采大怒道：“陶同知好没礼！为何在家时已有相许之意，今反推三阻四，不是明明奚落我？”白公道：“大人勿怒，可再婉商。”木采道：“不必强他了，我自有道理。”正说间，门役传进报帖一纸，上写道：

兵科给事中乐成，钦点浙江主试。因房考乏员，该省监场移文，聘取江西赣州府推官白素分房阅卷，限文到即行。

木采看了道：“贵厅恭喜。”白公便道：“既蒙下聘，例应回避，卑职就此告辞。”木采道：“且慢，尚有话说。”便教掩门，留入后堂，密语道：“小儿姻事尚缓，功名为急。今贵厅典试敝乡，万祈照拂，不敢忘报。”说罢，作揖致恳。白公不好推托，只得唯唯。木采竟自定下卷中暗号，嘱咐白公，白公领诺而出。

木采才送了白公出堂，只见飞马报到各山苗僚大乱，势甚猖獗，军门传檄兵道，作速调官征剿。木采闻报，想道：“专怪陶老倔强，今把这件难事总成了他罢。”便发令箭，仰本府军务同知统领士兵剿贼。陶公明知他为姻事衔恨，公报私仇，却没奈何，只得领兵前去。谁想木采把精壮兵马都另调别用，只将老弱拨与，又不肯多给粮草。白推官又入帘去了，没人赞助。陶公以孤身领着疲卒枵腹而战，不能取胜。相持了多时，贼众大队掩至，官军溃散，陶公仅以身免。木采乃飞章参劾陶公，一面另拨兵将御敌，陶公解任待罪。

却说夫人、小姐自陶公领兵去后，心惊胆战。后来纷纷传说，有道官兵杀败，陶同知被害了；有道陶同知被贼活捉去了；有道陶同知不知去向了。凶信沓至，举家惊惶。小姐晓得父亲为她姻事起的祸根，一发痛心，日夜啼哭，染成一病。及至陶公回署时，小姐已卧病在床。陶公见女儿患病，外边贼信又紧，恐有不虞，先打发家眷回家，自己独留任所候旨。夫人护着小姐扶病登舟，不在话下。

且说兵科乐成奉命浙江主试，矢公失慎，选拔真才。一日，正看那各经房呈来的试卷，忽觉身子困倦，隐几而卧。梦见一

只白虎，口衔一个黄色的卷子，跳跃而来。乐公惊醒，想道：“据此梦兆，今科解元必出在白推官房里。”少顷，果然白推官来呈上一个试卷道：“此卷可元。”乐公看那卷时，真个言言锦绣。字字珠玑，遂批定了第一名。到填榜时，拆号书名，解元正是黄琮，恰应了白虎衔黄卷之梦。木一元也中在三十名内，是白公房里第三卷。原来白公虽受了木家嘱托，却原要看文字可取则取，若是差池，也不敢奉命。这木一元却早自料不能成篇，场中文字又不比黄生的诗词可以现成抄写，只得带着金银，三场都买了夹号，央倩一个业师代笔，因此文字清通，白公竟高高的中了他。正是：

琳琅都是倩人笔，锦绣全然非我才。

有人问我求文字，容向先生转借来。

话分两头。且说黄生自未考之前，在杭州寓所读书候试，因想着陶家姻事不知成否若何，放心不下。闻说天竺寺观音大士甚有灵感，遂办虔诚去寺中拜祷，保佑婚姻早成，兼求功名有就。拜祷毕，在寺中闲玩。走过佛殿后，忽见四五个丫鬟、养娘们拥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女郎冉冉而来，后面又跟着几个仆从。

那女郎生得眉如秋水，黛比春山，体态轻盈，丰神绰约，真个千娇百媚。黄生见了，惊喜道：“怎么天下又有这般标致女子？”便远远地随着她往来偷看。转过回廊，只见又有一个从人走来叫道：“请小姐下船罢，适间有人传说江西山贼作乱，只怕路上难行，须趁早赶到便好。”那女子听说，不慌不忙，步出寺门，黄生也便随出，见这女子上了一乘大轿，女侍们都坐小轿，仆从簇拥而行，口中说道：“大船已开过码头了，轿

子快到船边去。”黄生呆呆地立着，目送那女子去得远了，方才回寓。正是：

已向桥边逢织女，又从寺里遇观音。
天生丽质今有两，搅乱风流才士心。

看官听说：那女子不是别人，就是白推官的女儿碧娃小姐，因父亲接她到任所去，路经杭州，许下天竺香愿，故此特来寺里进香，不期被黄生遇见。那黄生无意中又遇了个美人，回到寓所想道：“我只道陶家小姐的美貌天下无双，不想今日又见这个美人，竟与陶小姐不相上下，不知是谁家宅眷？”又想到：“听他们从人语音，好像是江南人声口，又说要往江西去，此女必是江南什么官宦人家之女，随着父母到任所去的。我何幸得与她相遇，甚是有缘。”又自笑道：“她是个宦家女，我是个穷措大，料想无由作合，除非今科中了，或者可以访求此佳丽。”却又转一念道：“差了，我方欲与陶小姐共缔白头，岂可于此处又思缘鬓？况萍踪邂逅，何必挂怀。”忽又想道：“适闻他们从人说，江西山贼作乱，不知此信真否？此时陶公家眷不知曾到也未，路上安否？木一元到江西，不知作何举动？我若不为乡试羁身，便亲到那边探视一番，岂不是好！”又想了一想道：“我今虽不能亲往，先遣个人去通候陶公，就便打听姻事消息，有何不可？”算计已定，修书一封，吩咐一个老仆，教他到江西赣州府拜候陶爷，并打探小姐姻事来回报。

老仆领了主命，即日起身。迤迤来至半路，只听得往来行人纷纷传说赣州山贼窃发，领兵同知陶某失机了。那老仆心中疑惑，又访问从赣州来的人，都说陶同知失机，被兵道题参解任待罪，家眷先回来了。老仆探得此信，一路迎将上去，逢着

官船便问。又行了几程，见有一只座船停泊河干，问时，正是陶同知的家眷船。老仆连忙上到船上通候，陶家的家人说道：“老爷还在任所候旨，家眷先回。今老夫人因小姐有恙，故泊船在此延医看视。”老仆细问陶公任所之事，家人备述陶公因不许木家姻事，触怒了木兵道，被他借端调遣，以致失误军务，几乎丧命。小姐惊忧成疾，扶病下船，今病势十分危笃，只怕凶多吉少。

正说间，忽闻船中号哭之声，说道：“小姐不好了。”一时举舟惊惶，家人们打发老仆上了岸，都到前舱问候去了。那老仆见这光景，只道小姐已死，因想道：“主人差我去通候陶爷，实为小姐姻事。今小姐既已变故，我便到赣州也没用。不如仍回杭州寓所，将此事报知主人，别作计较。”遂也不再去陶家船上探问，竟自奔回。

此时黄生场事已毕，正在寓所等揭晓，见老仆回来，便问如何回得恁快，老仆道：“小的不曾到赣州，只半路便回的。”黄生问是何故，老仆先将半路上遇见陶家内眷的船，探知陶公为小姐姻事与木家不合，以致失事被参，现今待罪任所的话说了一遍。黄生嗟叹道：“木家父子这等没礼！然陶公虽被参，不过是文官失事，料也没什么大罪，拼得削职罢了。幸喜不曾把小姐姻事误许匪人，你还该到他任所面致我殷勤之意，或者他就把姻事许我也未可知。如何半路就回了？”老仆道：“相公还不晓得，小姐惊忧成疾，扶病登舟，到了半路，病势甚笃。”黄生吃惊道：“原来如此！如今好了么？”老仆道：“相公休要吃惊，小姐已不好了。”黄生大惊道：“怎么说？”老仆道：“小的正在船上探问时，忽闻举舟号哭，说道‘小姐不好了’。因此小的不曾到赣州，一径来回报相公。”黄生听罢，跌足大哭，老仆苦劝不住。黄生哭了一场，叹息道：“我只指望

婚姻早就，偕老百年，谁知好事难成，红颜薄命，一至于此。”因取出小姐所题诗笺，一头哭，一头吟。吟罢，又叹道：“我与她既无夫妇之缘，便该两不相遇，老天何故，又偏使我两人相窥相慕，彼此钟情耶？”呆想了一回，又拍案恨道：“我姻事已垂成，都是木家父子作耗，生巴巴地把小姐断送了。如今回想昔日隔篱偷觑、即席题词、红叶暗传、赤绳许系这些情景，俱成梦幻矣！”说罢又哭。正是：

未偶如丧偶，将弦忽断弦。
回思桥上影，疑是梦中仙。

黄生正在寓中悲恨，忽闻人声鼎沸，一簇人拥将进来，报道：“黄相公中了解元！”黄生闻报，虽是悲喜交集，却到底喜不胜悲。及闻木一元也中了，又与他同房，一发心中疑忌。打发了报人，饮过了鹿鸣宴，少不得要会同同年，拜座师。乐公、白公见黄生丰姿俊雅，矫矫出群，甚是欢喜。白公有意为女儿择配，等黄生来谒见时，留与细谈。问起他缔婚何姓，黄生惨然道：“门生曾与敝年伯陶隐斋之女议婚，不幸未聘而卒。”白公惊道：“原来陶寅翁的令爱已物故了，他前日原说有病。不知贤契几时与他议婚来？”黄生道：“敝年伯赴任后，年伯母在家择婿，曾蒙心许门生。”白公点头道：“怪道前日木家求婚，他说要等夫人到来商议。”黄生听了“木家求婚”四字，遂恨恨地道：“木家夺婚不成，借端陷害敝年伯，致使他令媛中道而殁，言之痛心！”白公道：“木家求婚一事，我曾与闻，却不知陶老夫人已属意贤契。至于后来生出许多变故，此虽木公作孽，然亦数该如此。今贤契既与木生有年谊，此事还须相忘。”黄生道：“多蒙明训，但老师不知木生的为人最

是可笑。”白公道：“他为人如何？”黄生便备述双虹圃抄诗脱骗，及面试出丑之事，白公沉吟道：“看他三场试卷却甚清通，若如此说来，连场中文字也有些情弊。我另日亦当面试之。”黄生道：“门生非好谈人短，只因他破坏我婚姻，情理可恶，故偶道及耳。”白公道：“陶家姻事既成画饼，贤契青年，岂可久虚良配。老夫有一小女，年已及笄，虽或不及陶家小姐才貌，然亦颇娴闺范，不识贤契亦有意否？”黄生谢道：“极荷老师厚爱，但陶小姐骨肉未寒，不忍遽尔改图。”白公笑道：“逝者不可复生，况未经聘定，何必过为系恋？贤契既无父母，我亦只有一女，如或不弃，即可入赘我家。”黄生见白公美意倦倦，不敢固辞，乃道：“老师尊命，敢不仰遵。但门生与陶氏虽未聘定，实已算为元配，须为服过期年之丧，方好人赘高门。”白公道：“贤契如此，可谓情礼交至，但人赘定期来年，纳聘须在即日。我当即遣木生为媒，使之奔走效劳，以赎前愆。”黄生称谢而道别，回到寓所，想道：“承白老师厚意，我本欲先去吊奠陶小姐，少展私情，然后与白家议姻。今老师又亟欲纳聘，只得要依他了。但不知白小姐容貌比陶小姐何如？论起陶小姐之美，有一无二，除非前日天竺寺所见这个美人，庶堪仿佛，只怕白小姐比她不过。”又想到：“前日所见这女子，是江南宦家女，要往江西去的。今白老师也是江南人，在江西作宦，莫非此女就是白小姐？”又想到：“我又痴了，江南人在江西作宦的不只一人，哪里这女子恰好便是白小姐？”因又自叹道：“陶小姐与我已是两心相许，尚且终成画饼，何况偶然一面，怎能便得配合？不要痴想，只索听他罢了。”不说黄生在寓所自猜自想，且说白公次日请木一元到公寓中，告以欲烦做媒之事。一元初时还想陶家这头亲事，到底要白公玉成，及问白公说陶小姐已死，已是没兴，不想白公自己做媒不成，

反要他做媒起来，好不耐烦，却又不敢违命，只得领诺。方欲告辞，白公留住，出下两个题目，只说是会场拟题，给与纸笔，要他面做。一元吃了一惊，推又推不得，做又做不出，努腰捻肚了一日，依旧两张白纸。被白公着实数落了一场，一元羞惭无地。有词为证：

场题拟近篇。请挥毫，染素笺，一时？红生面。车家牡丹，鲜于状元，假文向冒真文惯。恨今番、又遭面试，出丑胜帘前。

白公择了吉日，与黄生联姻，一元只得从中奔走效劳。黄生纳聘之后，正打点归家，适有京报到来：朝廷以江西有警，兵科乐成才略素著，着即赴彼调度征剿事宜；其失事同知陶尚志革职回籍。乐公闻报，即日起马赴江西，白公亦回任所。黄生候送了座师、房师起身，然后归家，周旋了些世事，便买舟至秀水县，要到含玉小姐灵前祭奠，并拜候陶公起居。

却说陶公奉旨革职回籍，倒遂了他山林之志。也不候乐、白二公到，即日扁舟归里，重整故园。且喜夫人、小姐俱各无恙。

看官听说：原来小姐前日患病舟中，忽然昏晕了去，惊得夫人啼啼哭哭，过了一日，方才苏醒。夫人延医调治，到得家中，已渐平愈。黄家老仆来候问时，正值小姐发昏之时，故误以凶信回报黄生，其实小姐原不曾死。当下陶公归家，闻黄生中了解元，心中甚喜。正想要招他为婿，不想木一元也恰好回家，知陶小姐未死，复遣人来求亲，且把白公托他为媒，黄生已聘白氏的事对陶家说知。陶公夫妇都不肯信。侍儿拾翠闻知此事，即报知小姐。小姐道：“不信黄生恁地薄情。”拾翠道：

“此必又是木一元造言脱骗，我看黄生不是这样人。”小姐道：“今不须疑猜，只把他的序齿录来查看便了。”遂教丫鬟吩咐家人，买了一本新科序齿录来看，只见解元黄琮名下注道：

原聘陶氏，系前任福建臬宪、现任赣州二府陶公隐斋女，未娶而卒。继聘白氏，系现任赣州司李白公绘庵女。

原来黄生既面禀白公为陶小姐服丧，因此齿录上竟刻了原聘，欲待到陶家作吊时禀明陶公，执子婿之礼，哪知小姐安然无恙。当下小姐见了齿录所刻，不觉潸然泪下道：“原来他竟认我死了，果然别聘了白氏女。好孟浪也，好薄情也！”拾翠也十分不忿，便把齿录送与夫人看，道：“天下有这等可笑之事。”夫人看了，甚是惊异，即说与陶公知道。陶公取齿录看了，恼怒道：“黄生与我女未经聘定，如何竟说是原聘？且我女现在，如何说卒？他既别聘，又冒认我女，误生为死，殊为可笑！”陶公正然着恼，这边黄生到了秀水，备着祭礼，径至陶家来要吊奠小姐。陶家的家人连啐是啐道：“我家小姐好端端在此，这哪里说起！”黄生细问根由，方知误听，又惊又喜，急把祭礼麾去，更了吉服，候见陶公。陶公出来接见了，埋怨道：“小女现存，与贤侄未有婚姻之约，如何序齿录上擅注原聘，误称已卒？贤侄既别缔丝萝，而又虚悬我女于不生不死，疑有疑无之间，将作何究竟？”黄生惶恐跪谢道：“小婿因传闻之误，一时卤莽，遂尔唐突，乞岳父恕罪。”陶公扶起笑道：“翁婿之称何从而来？老夫向来择婿固尝属意贤侄，但今贤侄既已射屏白氏，小女不能复举案黄家矣。”黄生道：“业蒙心许，即是良缘。齿录误刻，小婿且不忍负死，今岂反忍负生？况岳父与白家岳父既称契厚，安用嫌疑。事可两全，唯期一诺。

“说罢，又要跪将下去。陶公扶住道：“若欲许婚，须依我意。黄生道：“岳父之命，怎敢有违？”陶公道：“我只有一女，不肯出嫁，必要入赘。你须常住我家，连那白小姐都要接到我家来与小女同住。”黄生想道：“要我赘来还可，那白小姐如何肯来？这是难题目了。”陶公见黄生不答，便道：“若不如所言，断难从命。”黄生只得权应道：“待小婿禀明白家岳父，一如台命便了。”说罢辞出，回到舟中，思忖道：“这话怎好对白公说？”欲待央原媒转达，那木一元又不是好人。左思右想道：“我不如去央座师乐公转致白公，或者其事可就。”算计定了，连夜移舟望江西进发。

却说乐公自到赣州，即命白公督师剿贼，又调取各州兵马钱粮协应，兵精粮足，调度有方，贼氛尽平，不日凯还。一面表奉捷音，并叙白公功绩，又特疏纠参木采故误军机，陶公失事本非其罪；一面打点回京复命。黄生适至，投揭进谒。乐公叩其来意，黄生细述前事。乐公道：“此美事也，吾当玉成。”

“随传请白公到来，将黄生所言婉转相告。白公初时犹豫，后见乐公谆谆相劝，又因自己向与陶公契厚，晓得含玉小姐德性贤淑，女儿碧娃亦素娴闺范，他日女伴之中，自然相得，遂欣然许允。”

黄生大喜。乐公教黄生先就白公任所与碧娃小姐毕姻过了，然后入赘陶家，以便携往同居。一面起马赴京，便道亲至秀水县拜见陶公，为黄生作伐。陶公见了乐公，先谢了他前番特疏题荐之情，又诉说木采故意陷害之事。乐公道：“这些情节，小弟已具疏题报，不日将有明旨。”陶公再三称谢。乐公说起黄生亲事，并道：“白绘庵肯使女儿造宅与令媛同住。”陶公欣喜允诺。乐公即择定吉日代为黄生纳聘，又传谕木一元教他做个行媒，专怪他前日要脱骗这头亲事，如今偏要他替黄生撮

合。一元又羞又恼，却又不敢违座师之命，只得于中奔走帮兴。时人有嘲他的口号道：

帮人兴头，看人快活。奔走奉承，眼红心热。羞之使为蹇修，罚之即用作伐。两治脱骗之人，妙哉处置之法。

乐公代黄生纳聘过了，然后别却陶公，赴京复命。一面修书遣人至江西回复黄生。

且说黄生在白公任所先与碧娃小姐成亲，花烛之夜，细看那碧娃小姐，却便是杭州天竺寺中所遇这个美人，真乃喜出望外。正是：

向曾窥面，今始知名。昔日陶家之玉，果然天下无双；今朝白氏之花，亦是人间少对。双虹正应双红艳，谁知一红又在这厢；二桥喜睹二乔春，哪晓一乔又藏此处。白虎衔来黄卷，棘闱里已看魁占三场；苍文幸配碧娃，绣房中更见文成五采。霄汉忽逢两织女，牛郎先渡一银河。

黄生毕姻过了几日，正欲别了白公，去陶家就婚，恰好乐公所上本章已奉圣旨，乐成升左都御史，白素升兵部右侍郎，陶尚志仍准起用，着即赴京补授京职，木采革职听勘。白公奉旨入京赴任，便道亲自送女儿女婿至陶家来。陶公商议先择吉入赘黄生，然后迎接白小姐过门。

那黄生才做那边娇婿，又来做这里新郎，好不作乐。花烛过了，打发女侍们去后，便来与小姐温存。见小姐还把红罗盖头，背灯而坐，黄生乃轻轻揭去红罗，携灯窥觑花容。仔细看

时，却不是小姐，却是侍儿拾翠。黄生失惊道：“你不是小姐，小姐在哪里？”拾翠道：“小姐已没了，哪里又有小姐？”黄生忙问道：“我前来作吊之时，你们家人说小姐不曾没。及见岳父，也说小姐不曾没，道我齿录上误刻了，十分埋怨。如何今日又说没了？”拾翠道：“小姐本是没了，老爷也怪不得郎君续弦，但怪郎君既以小姐为原配，如何不先将续弦之事告知老爷，却径往白家下聘。所以老爷只说小姐未死，故意把这难题目难着郎君。如今郎君肯做这个题目，老爷却算没有这篇文字，故权使贱妾充之耳。”黄生听罢跌足道：“这等说，小姐果然没了！”不觉满眼流泪，掩面而哭。拾翠道：“看郎君这般光景，不像薄情之人，如何却做薄情之事？”黄生一头哭，一头说道：“不是小生薄情，小生一闻小姐讣音，十分哀痛，本欲先服期年之丧，然后商议续弦，不想白老师性急，催促下聘，故未及先来吊奠小姐。”说罢又哭。拾翠只是冷笑。黄生见她冷笑，便住了哭，一把扯住问道：“莫非你哄我，小姐原不曾死？”拾翠笑道：“如今实对郎君说了罢，小姐其算不曾死。”黄生听了，回悲作喜，连忙问道：“小姐既然不曾没，如何不肯出来？”拾翠道：“不但老爷怪郎君卤莽，小姐亦怪郎君草率。小姐说齿录上刻得明白，彼既以我为物故之人，我只合自守空房，焚香礼佛，让白小姐去做夫人便了。所以今夜不肯与郎君相见。”黄生听说，向拾翠深深唱个肥喏，道：“小生知罪了，望芳卿将我衷曲转致小姐，必求出来相见，休负佳期。”拾翠道：“只怕小姐不肯哩。”黄生道：“小姐诗笺现在，今日岂遂忘情，还求芳卿婉曲致意。”拾翠笑道：“我看郎君原是多情种子，待我对小姐说来。”说罢，便出房去了。

黄生独坐房中，半晌不见动静，等够多时，只见一群女使持着红灯拥进房来，黄生只道拥着小姐来了，看时却并不见小

姐。只见女使们说道：“老爷在前堂请黄相公说话。”黄生随着女使来至堂前，陶公迎着笑道：“小女怪贤婿作事轻率，齿录上误刻了她，今夜不肯便与贤婿相见，故权使侍儿代之。侍儿拾翠颇知诗礼，小女最所亲爱，既已代庖，可充下陈。容待来日老夫再备花筵，送小女与贤婿成亲。”言讫，便教女使们送新郎进房，黄生回至房中，只见拾翠已在那里了，对黄生说道：“适已代郎君再三致意小姐。小姐方才应允，许于明日相见。但今夜凤凰尚未归巢，鹁鸪何敢先占？贱妾合当回避，且待小姐成亲之后，方好来奉侍巾栉。”说罢，便要抽身向房门外走。黄生着了急，连忙扯住道：“说哪里话，小生自园中相遇之后，不但倾慕小姐娇姿，亦时时想念芳卿艳质。今夕既承小姐之命而来，岂可使良宵虚度？”说罢，便拥着拾翠同人驾帟就寝。正是：

珊珊玉佩听来遥，先见青鸾下紫霄。
仙子知非容易合，一枝权让与鹁鸪。

次日，黄生整衣冠来见陶公。只见陶公拿着齿录对黄生道：“贤婿可将齿录改正，送与小女看过，今宵方可成亲。”黄生取过笔来，心中想道：“原配继配既无此理，正配次配又成不得，如何是好？”想了一想道：“有了，我只还她一样称呼，不分先后，不分大小便了。”遂写道：一配陶氏，系某公女；一配白氏，系某公女。写毕，送与陶公。陶公看了，点头道：“如此可谓并行不悖矣。”便教女使把齿录送与小姐看。是夜再治喜筵，重排花烛，请出真小姐来与黄生成亲。合卺后，黄生极叙平日思慕之情，自陈卤莽之罪。此夜恩情，十分欢畅：

嫦娥更遇，仙子重逢。再生得遂三生，后配反为元配。

昔日讹传，认作离魂倩女；今宵喜见，依然步月崔莺。始初假意留难，落得作成青鸟；到底真身会合，必须亲步蓝桥。白氏碧娃，于此夜全让一个新妇；陶家含玉，被他人先分半个新郎。虎变协佳期，梦兆南闱虽应白；鸾交谐旧约，花色东篱独取黄。新婚句可联，当依谢眺诗吟去；合欢杯共举。疑是陶潜酒送来。

黄生与陶小姐毕过姻，即以鼓乐花轿迎接白小姐。陶公亦迎请白公到家。黄生先率白小姐拜见了陶公夫妇，再率陶小姐拜见白公，然后两个佳人互相拜见。拾翠也各相见了。女伴中你敬我爱，甚是相得。正是：

一女拜两门，两岳共一婿。

妻得妾而三，友爱如兄弟。

当日陶公排庆喜筵席于双虹圃中会饮，饮酒中间，陶公说起木一元抄诗脱骗，白公亦说面试一元之事，黄生道：“木生虽会脱骗，却反替人做了两番媒人，自己不曾得一些便宜，岂非弄巧成拙？”说罢，大家戏笑。过了几日，陶公、白公俱欲赴京，黄生亦要会试，遂携着二位小姐并拾翠一齐北上。至来年，黄生会试中了第二名会魁，殿试探花及第。后来黄生官至尚书，二妻俱封夫人，各生一子，拾翠亦生一子，俱各贵显。两位小姐又各劝其父纳一妾，都生一子，以续后代。从此陶、白、黄三姓世为婚姻不绝，后世传为美谈云。

〔回末总评〕

从来未有旧弦未宇，先续新弦者；从来未有河洲未赋，先咏小星者。本专意于白头，初何心乎绿鬓，而一家琴瑟，偏弄出两处丝萝。方抱歉于连理，敢复问其旁枝，而两处丝萝，偏弄出三番花烛。事至曲，文至幻矣。其尤妙处，在天竺相逢，恍恍惚惚，令人于白家议聘之后，又虚想一寺中美人。此等笔墨，飘乎欲仙。

卷之二 双雕庆

仇夫人能回狮子吼 成公子重庆凤毛新

恨事难悉数，叹琪花瑶树，风欺霜妒。为德未蒙福，问苍苍果报，何多诘误。盱衡今古，论理须教无负。看女娲炼石，文成五色，尽堪相补。

右调《瑞鹤仙》

从来妻妾和顺，母子团圆，是天下最难得的事，人家既有正妻，何故又娶侧室？《汉书》上解说得好，说道：“所以广嗣重祖也。”可见有了儿子的，恐其嗣不广，还要置个偏房，何况未有儿子的，忧在无后，安能禁他纳宠？最怪世上有等嫉妒的妇人，苦苦不许丈夫蓄妾，不论有子无子，总只不肯通融。及至灭不过公论，勉强娶了妾，生了子，或害其子，并害其母，如吕氏杀戚夫人故事，千古伤心；又或留其子而弃其母，如朱寿昌生母为正夫人所弃，直待儿子做了官，方才寻得回来。红颜薄命，不幸为人侍妾，却受这般苦楚。又有一等贤德的妇人，行了好心，未得好报，如邓伯道夫妇弃子抱侄，何等肚肠，后来到底无儿，一弃不能复得，正不知苍苍什么意思。如今待在下说一个能悔过的吕氏，不见杀的戚姬，未尝无儿的邓伯道，不必寻母的朱寿昌，与众官一听。

话说嘉靖年间，景州有个举人，姓樊名植，字衍宗，祖代读书，家声不薄。平日结交得一个好朋友，姓成名美，字义高，与他同榜同乡，幼时又系同学，最相契厚。那成美的夫人和氏，

美而且贤，只生一子，年方三岁。她道自己子息稀少，常劝丈夫纳宠，广延宗嗣。倒是成美道：“既已有子，何必置妾？”因此推托不肯。那樊植却年过三旬，未有子嗣，妻仇氏性既凶悍，生又生得丑陋。你道她怎生模样？

眉粗不似柳叶，口阔难比樱桃。裙覆金莲，横量原是三寸，袖笼玉笋，轮开却有十条。貌对花而辄羞，也算羞花之貌；容见月而欲闭，也称闭月之容。夜叉母仰面观天，亦能使雁惊而落；罗刹女临池看水，亦能使鱼惧而沉。引镜自怜，怜我独为鬼魅相；逢人见惜，惜她枉做妇人身。

论起仇氏这般丑陋，合该于丈夫面上通融些。不知天下唯丑妇的嫉妒，比美妇的嫉妒更加一倍。她道自家貌丑，不消美妾艳婢方可夺我之宠，只略似人形的便能使夫君分情割爱，所以防闲丈夫愈加要紧。有篇文字单道妒妇的可笑处：

猜嫌成性，釜嫉为心。巫山不容第二峰，岂堪十二并列；兰房占定三生石，谁云三五在东。念佛只念狮子吼佛，窃谓释迦许我如斯；诵诗若诵螽斯羽诗，便道周婆决不为此。客至待茶，听堂上所言何言，倘或劝纳尊宠，就要打将出来；人来请酒，问席间有妓无妓，苟知坐列红妆，断然不肯放去。垆前偶过，认杀和仆妇调情；廊下闲行，早疑共丫鬟私语。称赞书中贤媛，登时毁裂书章；艳羨画上美人，立刻焚烧画像。醒来忽虚半枕，呼之说是撒尿，忙起验溺器之冷热；午后见进小房，询之如云如厕，定须查净桶之有无。纵令俊仆也难容，唯恐龙阳邀骀幸；只有梦魂防不得，还愁神女会襄王。

樊植见她这般光景，无可奈何。一来是贫时相守的夫妻，

让惯了她；二来自己是衣冠中人，怕闺中闹吵，传将出去坏了体面，所以只得忍耐，时常对着成美歔嗟叹。见了成家这三岁的年侄，便抱置膝上抚弄，叹谓成美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弟为妒妇所制，竟做了祖宗罪人矣。”成美道：“年兄无子，岂可不早娶侧室。若年嫂不容，待小弟教老荆去劝她便了。”原来樊、成两家因年通至谊，内眷们互相往来，迭为宾主。自此和氏见了仇氏，每用好言劝谏，说道：“宗嗣要紧，娶得偏房，养了儿子，不过借她肚皮，大娘原是你做。”仇氏初时摇得头落地不肯，后来吃她苦劝不过，才统口道：“若要娶妾，须依我一件事。”和氏问是哪一件，仇氏道：“不许他娶美貌的，但粗蠢的便罢，只要度种。”和氏道：“这个使得。”便把这口风教丈夫回复樊植，樊植道：“多蒙年兄、年嫂费心，但欲产佳儿，必求淑女，还须有才有貌的方可娶。”成美道：“年兄所言亦是。小弟倒有个好头脑，作成了兄罢。”樊植道：“有何好头脑？”成美道：“老荆前日欲为小弟纳宠，亲自看中一个小人家的女子，姓倪小字羽娘，举止端庄，仪容俊雅，又颇知书识字。老荆十分赞赏，已议定财礼二百金。只因小弟意中不愿娶妾，故迟迟未聘。如今年兄去聘了她罢。”樊植大喜，便瞒了仇氏，私自将银二百两付与成美。成美与夫人商议，央媒择吉，聘定了倪羽娘。樊植在仇氏面前只说得身价二十两，都是成年嫂主张的。

到了吉期，迎娶羽娘过门。仇氏见她生得美貌，心中大怒道：“我只许讨粗蠢的，如何讨这妖妖娆娆引汉子的东西？”欲待发作，因碍着和氏面皮，暗想道：“我今不容丈夫近她的身，教他眼饱肚中饥便了。”于是假意优容，日里也许她与丈夫同桌而食，夜间却不许丈夫进她房，弄得樊植心痒难熬，只博得个眉来眼去，无计可施。又常对着成美嗟叹，成美询知其

故，叹道：“若如此有名无实，虽小星罗列，安能有弄璋之庆乎？”便将此事与和氏说知。和氏想了一回，定下了个计策，对成美道：“只须如此如此。”此时正是暮春天气，花光明媚，成美发个帖儿，请樊植于明日郊外踏春。和氏一面差两个女使去请仇氏并新娘到家园看花。仇氏因从前往来惯的，更不疑惑，便带了羽娘如期赴席。和氏接着，相见过，即邀入后园饮宴。却预先对付下有力好酒，把仇氏冷一杯，热一杯，灌得大醉，看看坐身不住，和氏命丫鬟扶她到卧房安歇。一面唤舆夫急送羽娘归家。正是：

只为贪杯赴席，醉后疏虞有失。
平时谨慎巡逻，此夜关防不密。

且说樊植是日来赴成美之约，成美暗将和氏所定之计说与知道，樊植欢喜称谢。成美拉着同去郊外闲行，成家从人已先向一个空阔幽雅之处铺下绒单，排到酒肴伺候。二人席地而坐，相对共饮。正饮间，只见一个少年头戴大帽，身穿短衣，骑一匹骏马，往来驰骋，手持弹弓，望空弹鹞。樊植见了，心中暗祝道：“我若能生子，此鹞应弦而落。”才祝罢，早见一只鹞儿为弹所中，连弹子落在他身边。樊植大喜，不觉抚掌喝采。那少年听得喝采，在马上高叫道：“二位见我弹鹞，何足为奇。你看远远地有双雕飞至。待我连发二矢，与二位看。”说毕，张弓搭箭，回身反射。这边成美心中也暗祝道：“我两人来年会试，若得一齐中式，当使双雕并落。”祝罢，果见那少年连发二箭，双雕一齐落下。成美大喜，便与樊植俱立起身来，向那少年拱手道：“壮士果然好箭，不识可邀同饮乎？”那少年滚鞍下马，大笑道：“既蒙雅意，何辞一醉。”二人逊他上首

坐定，连举大觥送他。少年略不谦让，接连饮了十数觥，就起身作别。二人问道：“壮士高姓大名？”少年笑道：“二公不必多问，小可叫做无名氏。”说罢，上马加鞭，飞也似去了。正是：

来不参兮去不辞，英雄踪迹少人知。
君家欲问名和姓，别后相逢会有时。

二人见少年去了，相谓道：“这人踪迹非常，不知何处来的壮士？”因大家诉说方才暗祝之事，各各欢喜。又饮了一回，直至红日沉西，方才吩咐家人收了酒席，信步入城。成美别了樊植，自回家中，去书房歇宿。樊植回家，已知仇氏被留，羽娘独归，满身欢喜。乘着酒兴，竟到羽娘房中了其心愿，说不尽此夜恩情。正是：

小鸟欢深比翼，旁枝喜庆并头。影里情人，此夜方才着手；
画中爱宠，今宵乃得沾身。向也嫖母同衾，几为抹杀风流兴；
兹者西施伴宿，直欲醉是温柔乡。初时半推半就，免不得柳怯花惊；
后来渐熟渐亲，说不尽香温玉软。回兵转战，为惜此一刻千金；
裹甲重来，直弄到五更三点。

两人欢娱了一夜。

哪知乐极悲生，明日仇氏赶将回来，查问丫鬟们，丫鬟不敢隐瞒，都说相公昨夜在二娘房里歇的。仇氏听了，心头一把无名火直冲三千丈，与樊植大闹，又辱骂羽娘，准准闹乱了四五日，樊植吞声忍耐。此自，仇氏把羽娘封禁密室，只从关洞中递送饮食，就如监禁一般。连日里也不许她与丈夫见面。和

氏知了这消息，欲待去劝他，哪知仇氏连和氏也怪了，和氏不好再来。仇氏又哪里肯再向成家去。正是：

将酒劝人，并非好意。
识破机关，一肚恶气。

羽娘被她封禁房中，几及两月，渐渐眉低眼慢，恶心呕吐，已是有了身孕。樊植闻知，好不欢喜。仇氏却愈加恼怒。光阴迅速，不觉秋尽冬来，倏忽腊残春至。樊植免不得要同成美入京会试，却念羽娘怀孕，放心不下。因与成美商议，要将此事托付年嫂，说道：“小妾若得年嫂维持，幸或生男，使樊门宗嗣不绝，感恩非浅。”成美把这话传与和氏，和氏使侍儿出来回言道：“既蒙伯伯见托，这事全在我身上，不须挂念。”樊植再三称谢。过了一日，收拾行装，同成美上京去了。那仇氏一等丈夫去后，便令家人唤媒婆来，要起发羽娘出去。羽娘哭哭啼啼，要死要活，仇氏哪里管她。主意已定，没人敢劝。这边和氏也竟不来管闲事。

忽一日，有个媒婆引着个老妪到樊家来，说道：“城外村中有个财主，为因无子，他大娘欲为娶妾，闻说宅上二娘要出嫁，特令这老妪来相看。他们正要讨个熟肚，若是二娘现今怀孕，不妨娶过门去，等分娩满月之后成亲也罢。”仇氏巴不得羽娘早去，便一口应允。引老妪到羽娘房前，开了封锁，与她相看了。议下财礼五十两，即日交足，约定次日便来迎娶。此时羽娘事在危急，想道：“如何成家的和夫人不来救我，莫非她还不知道？罢了，我今拚一死罢！”却又转一念道：“我今怀孕在身，是樊家一点骨血，若便自尽，可不负了相公。且到那人家分娩之后，或男或女，将来托与和夫人，然后寻死未迟。”

算计已定，至次日黄昏，迎亲的已到，媒婆撮拥羽娘上轿。

羽娘痛哭一场，拜别了仇氏，升舆而行。约莫行出了城门，又走了多时，到一个门前歇定，媒婆请新人下轿，羽娘下了轿，随着媒婆进得门来，满堂灯烛辉煌，并没一个男人在彼，只见两个女使提着纱灯，引羽娘到一所卧房里坐定。少顷，外边传说大娘来了，羽娘定眼看那大娘，不是别人，却就是成家的和夫人。见了羽娘，便携着她手笑道：“你休烦恼，这是我定下的计策。我料你大娘劝化不转，故设此计。此间是我家新置下的别宅，你但住不妨。”羽娘方省悟，跪谢道：“夫人如此用心，真是重生父母了。”和氏忙扶起道：“你相公出门时，曾把你托付于我。我岂有不用心之理？今日之事，只有我家的人知道，你们樊家上下诸人都被我瞒过，没一个晓得。你只宽心在此调养身子，等候分娩便了。”自此和氏自拨女使伏侍羽娘。到得十月满足，产下一个孩儿，且自生得头端面正，和氏大喜。

到满月之时，恰好北京报录入报到，樊植、成美都中了进士，正应了前日弹鹊射雕之祝。两个殿试俱在二甲。时遇朝廷有恩典，新科进士加级选官，成美选了兵部员外，樊植选了扬州大守。这里仇氏见丈夫中了，便遣人到京迎候。家人一到，樊植即问羽娘安否，曾分娩未，家人不敢回言。樊植惊疑道：“莫非产了个女么？”家人道：“不是。”樊植又道：“莫非有产难么？”家人道：“也不是，这事小人不好说得。”樊植再三盘问，家人方把仇氏逼卖的事说了。樊植气得暴躁如雷，把头上纱帽都掣落地上，喝骂家人：“你何不苦谏主母？”家人禀道：“成老爷的夫人也不敢来劝，凉奴辈怎劝得住？”樊植懊恨道：“成年嫂好不济事，我这般托付她，如何容我家悍妇如此胡行，竟不相劝？”当下恨着一口气，连成美也不去别他，亦不等扬州接官的人来，竟自轻骑赴任。将仇氏差来的家

人打了二十板，喝骂道：“传与你主母说，我誓于此生不到家中相见了！”家人抱头鼠窜而去。

正是：

本为夫妻反目，却教奴仆代板。

聊借家人之臀，极当妒妇之脸。

樊植自带原来从人，怀着文凭，离了京师，竟从旱路望扬州进发。行了几日，来至济南地方一个旷野之处。正行间，只听得蹬地一声，一支响箭迎风而来。有几个同行客商都下了马，叫道：“不好了，歹人来了！”樊植还坐在马上呆看。早见十数个彪形大汉，手持兵器，骑着马，风也似跑将来。为头一个穿绿的喝道：“过往客商留下买路钱去！兀那不下马的，敢与我打仗么！”樊植厉声道：“我非客商，我乃新科进士去扬州到任的，哪讨买路钱与你！”那穿绿的喝道：“管你进士不进士，一总拿到营里去发落！”便教众人一拥而上，把樊植及从人并同行客商押着便走。转过几个山坡，只见两边山势险恶，树林内都列着枪刀剑戟，中间一条山路，高阜处立着个大寨。到了寨前，那穿绿大汉下马升帐坐定，叫请二大王来议事。

少顷，见一个白袍银铠的少年好汉从外而入，与穿绿的相见过，便去右边交椅上坐了。问道：“大哥唤我议何事？”穿绿的道：“自下寨中正缺粮草，方才拿得个扬州赴任的官员在此，我意欲选个精细头目，取了他的文凭冒名赴任，再着几个孩儿们扮了家丁同去，到彼处吊取些钱粮来应用。你道好么？”穿白的道：“此计甚妙，但宜暂不宜久，限他赴任二月之内便起身回寨，不可逗留，以致失事。”穿绿的道：“兄弟说的是。”便令小喽啰去樊植行囊中搜出文凭，付与一个头目叫做

权小五。教他装作樊太守，带着假家丁依计而行，前赴扬州去了。然后喝教把樊植一千人绑去砍了罢。

只见那穿白的把樊植仔细看了一眼，便问樊太守：“你是什么人？”樊植答是景州人。穿白的便对着穿绿的说道：“那樊太守是新科进士，一日官也没做，又不曾贪赃坏法，杀之无罪。”穿绿的道：“若放他去，可不走漏了消息？”穿白的道：“且软监他在营里，待我们头目回来之后放他便了。”穿绿的应允，只把从人及同行客商砍了，将樊植就交付与穿白的收管。穿白的领了樊植，竟回自己营中。樊植仔细看那穿白少年时，却依稀有些认得，像曾在哪里会过。正疑惑间，只见他大笑道：“先生还认得我么？去春在景州游猎之时，曾蒙赐酒，不想今日却于此处相会。”樊植方才晓得是去年郊外弹鹊射雕的少年。正是：

昔曾与君逢，今复与君会。
相会莫相惊，世上皆君辈。

当下那人与樊植施礼，分宾而坐。樊植道：“适间荷蒙相救，不知壮士高姓大名，今日肯相告否？”那人道：“小可姓伏，名正也，曾应过武科，因路见不平，替人报仇，杀了个负心汉子，怕官司究问，故权避于此。方才那穿绿的大汉姓符名雄，为人性暴好杀，我与他意气不合。故另自立了个营头。今日先生事已至此，且在我营中暂住几时，我亦欲觑个方便，去邪归正，此处亦非久恋之地也。”樊植无奈，只得权住伏正营中。伏正又问起去年郊外同饮的那位是什么人，樊植说是敝同年成美，如今也中了，现为兵部。伏正点头记着，不在话下。

且说仇氏晓得丈夫为了羽娘责骂家人，不肯回家，竟自赴

任，不觉大怒道：“这没良心的，一定在路上娶了妾，到任所去作乐了。他不肯回来，我偏要赶去。”便令家人请大舅爷来商议。

原来仇氏有两个哥子，大的叫做仇奉，第二的叫做仇化。这仇化平日只是劝化妹子休和妹夫斗气，那仇奉却一味奉承妹子，火上添油。当日仇氏只约了仇奉，带两个家人、两个老姬，买舟从水路望扬州来。不则一日，来到场州，泊了船问时，樊太守已到任半月余了。仇氏先使仇奉上岸去查看私衙里可有妇人，并催促衙役来迎接。去了多时，却不见太守使人来接，又不见仇奉回来。仇氏焦躁，再差那两个家人上去，却又去了多时，不见一个转来，仇氏气得直挺。看看等到晚，方才见有几个不齐不整的执事抬着一乘暖轿到船边来接，却又不见一个家人。只见三四个长大汉子，说是太爷路上招的家丁，今差他到船来迎接奶奶。仇氏道：“家人们为何不来？舅爷在哪里？”家丁道：“通在衙里没有来。”仇氏忍着一肚皮气上了轿，又唤两乘小轿抬了两个老姬，到得私衙，仇氏下了轿，正待发作，家丁道：“老爷去接新按院了，不在衙里，且请奶奶到后边房里坐，舅爷和大叔们都在那边。”说罢，引仇氏并两个老姬到后面一间僻静房里。仇氏才进房，家丁便把房门反拽上，用锁锁了。仇氏大怒道：“如何把门锁了！舅爷与家人们何在？”家丁道：“且休问，待老爷回来便知端的。”说毕，竟自去了。仇氏只道丈夫奚落她，十分恼怒，却又一时没对头相骂，只得且和两个老姬在房里坐地。

直到黄昏以后，听得外面呼喝之声，说道：“老爷来了。”仇氏准备着一天凶势，一等他开门，便大骂天杀的，恰待一头拳撞去，抬眼一看，火光之下，却不见丈夫，却见一伙十来个人，都身穿短衣，手执利刃，抢将入来。仇氏大惊，只见为

头一人喝道：“你还想见丈夫么？我实对你说，我们都是山东响马好汉，你丈夫已被我们杀了。方才什么舅爷与家人也都杀了。你今从我便罢，不从时也要杀哩。”仇氏吓得跌倒在地，头脑俱磕破，血流满面。两个老姬抖做一块，气也喘不出来。那权小五就地上拖起仇氏来一看，见她相貌丑陋，且又磕破面庞，便道：“啐！这妇人不中用，只把她拘禁在此罢。”遂麾众人出房，对着仇氏喝道：“你住在此，不许啼哭！若啼哭便杀了你！”仍旧把房门锁闭，只留一个关洞，送些饮食与她。仇氏此时无可奈何，只得苟延残喘，终日吞声饮泣。正是：

夫人禁锢侍妾，强盗禁锢夫人。
前日所为之事，今日反乎其身。

看官听说：原来当日权小五正在私衙，闻樊家家眷到来，本要哄她进衙，男子杀却，妇女留用。不想那日恰好察院按临，急欲往接，一时动手不及。况府中衙役众多，耳目切近，私衙杀人怕风声走漏。又见樊家来的人不多几个，料也容易处置。因此吩咐假家丁只将舅爷与家人拘禁密室，奶奶与老姬另自安顿别房。后见仇氏丑陋，便也不去点污她。且拘留在那里，等起身时再作计较。其算此时仇奉和家人们都未曾死。

如今说仇奉的兄弟仇化在家，闻得妹子同了哥哥赶到妹夫任所去了，想道：“此去必与妹夫争闹。官上不比家中，不要弄出没体面来。须等我去解劝她才好。”于是带了老仆，星夜兼程，赶到扬州。才入得境，只见有大张告示挂在市镇，上写道：

扬州府正堂示为禁约事：照得本府继任以来，清介自矢。

一应乡亲游客，概行谢绝。嗣后倘有称系本府亲识在外招摇者，严拿重究。地方客店寺观不许私自容留，如违一并重治。特示。

仇化看了，忖道：“此必我哥哥去惹恼了他，以至于此。这般光景便到他衙门上去，料也没人敢通报。不如等他出来时，就轿子上叫住他，难道他好不认我？”算计已定，便隐了太守乡亲名色，只说是客商，就城外饭店上歇了。次日，吩咐老仆看守行李，自己步进城中，等候知府出来。刚走进城门，只见一簇执事喝道而来，街上人都闪过两旁，说道：“太爷来了。”仇化欢喜，也立在一边，看那执事的一对对地过去，到后面官轿将近，仇化恰待要叫将出来，只见黄罗伞下端坐轿中的却不是他妹丈，仇化惊问旁人道：“这什么官府？”旁人道：“你不见他印匣封皮上，明明写着扬州府正堂？”仇化道：“莫非是二府、三府权署正堂印的么？”旁人道：“这就是簇新到任的樊太爷了。”仇化听了，好生惊疑，连忙奔到府前，等候他回府时再看。只见那个官员果然进了本府后堂，退入私衙去了。仇化一发猜详不出。再去访问府中衙役道：“这樊太守是哪里人？叫什名字？”衙役说是景州人，姓樊名植，新科进士选来的。仇化大惊道：“他几时到任的？可有家眷同来么？”衙役道：“这太爷也不等我们接官的去，蓦地里竟来到任，随身只有几个家丁。到任半月以后家眷才来，却也不多几个人，只是一个舅爷、一个奶奶、两个大叔、两个老婆子，就进衙里去了。”仇化又问道：“如今可见他们大叔出来走动？”衙役道：“不见大叔出来，有事只令家丁传报。”仇化听罢，只叫得苦。想道：“一定我妹夫在路上有些差失，不知是什歹人冒了他名在此胡行？怪道不许乡亲见面。我兄妹陷入衙里，大约多凶少吉，我今须索去上司处首告。”忙转身回到寓所，密写

下一纸状词，径奔按院衙门抱牌进告。

那按院姓崔名慎，此时正巡历扬州。当日才放炮开门，见仇化抱牌而入，便喝左右：“拿上来！”众人如鹰拿燕雀地把仇化押到堂下跪着。仇化不等按院开口，便大叫道：“有异常大变事！”按院教取状词来看。仇化禀道：“此事泄漏不得，岂求老爷屏退左右。”按院喝道：“什么事情在我这里大惊小怪？”叫左右：“拿这厮下去打！”众人吆喝一声，把仇化拖翻在地。仇化大喊道：“这事情重大，关系朝廷的，故敢来老爷台下首告。”按院见他这般说，便教：“且莫打，唤他近前来。”仇化直至案桌边，取出状词呈上，说道：“求老爷密阅。”按院接了状词，叫左右退下一步，然后展开细看了一遍，不觉大惊，便将状词袖了。

正沉吟间，门役通报江都县县官候见。按院吩咐仇化且出外伺候，传唤知县进见。那知县上堂便请屏左右，有机密事要禀。按院唤左右都退出仪门，知县禀道：“本府新任樊知府，到任才一月有余，已到各州县吊过数次钱粮。又不差衙役，只差家丁坐索。昨天又行牌到县，预撮漕赠银两，‘漕’字误写‘糟’字。及与县官面谈，语多俚鄙，不像甲科出身。细访本府衙役，都说本官与带来家丁猫鼠同眠，绝无体统。到任时突如其来。前日家眷却不接自至，及进私署之后，又杳没动静。近日又禁约乡亲，不许见面。种种可疑，恐系奸人假冒。伏乞大人廉察。”按院听了，正与仇化所告相合，便点头道：“此事本院亦略闻风声，如今自有处置。”知县辞别去了。

次日，恰好是望日，各官俱进院作揖。按院发放了各官，独留本府知府到后堂小饮。叙话间，问起他会试三场题目，房师何人，并问乡试何年中式，是何题目，中在何人房里，乡、会同门中的是哪几个。知府面红语塞，一字也答不出。按院便

喝声：“拿下！”后堂早已埋伏下许多做公的，听说一声“拿”，登时把假知府拿住，剥了冠带，绳缠索绑，跪倒地下。按院就后堂拷问，夹了一夹棍，那权小五受痛不过，只得把真情招了。

按院讯问真樊太守下落，权小五道：“犯人出行之后，想已被寨主杀了。”按院录了口词，密传令箭，点起官兵围住府署，打入私衙，把这几个假家丁一个个拿下。打到后面，有两处阱房里锁禁着男妇共六人，唤仇化来认时，正是他妹子仇氏、哥子仇奉与家人老姬。那仇氏蓬头垢面，一发不像人形了。当下见了仇化，各各抱头大哭。按院给与盘费，令归原籍。一面将众盗监禁，表奏朝廷，具言樊植被害，强盗窃凭赴任之事。朝廷命下，着将权小五等即就彼处梟斩。随敕兵部，速差官一员，前往山东地方，调军征剿大盗符雄、伏正。

此时成美正做兵部员外，恰好差着他去山东出征。成美初闻樊植遇害，十分悲恨。及奉旨剿贼，便即日进发，早有探事小喽啰把上项事报入符雄寨中。符雄与伏正商议退敌之策，伏正沉吟半晌道：“我与兄分兵两路，兄可前往迎敌，却用诈败诱那成兵部赶来。小弟却引兵出其背后，声言攻打景州，他是景州人，恐怕有失，必回兵转救。兄乃乘势追之，小弟断其归路，彼必成擒矣。”符雄大喜道：“此计绝妙，但权小五既已失陷，我这里将樊植砍了罢。”伏正道：“这不难，待我回营去砍了他便了。”说罢，便回营中，请出樊植，将前事对他说明，付与一匹快马，教他速速逃命。樊植拜谢了，骑着马自望扬州一路去了。

且说符雄听了伏正之计，一等成美官兵到，便不战而退，官兵乘势追赶。伏正却一面先领一军从山后抄出，径趋景州，暗传号令，不许妄杀一人，妄掳一物，只呐喊摇旗，虚张声势。

谁知景州人民已是惊惶无措，大家小户出城逃难，樊、成两家免不得也要逃避。原来一月之前，仇氏等一行人奔回家乡，此时成家和夫人因未往京中，还在家里，闻樊植被害，仇氏又受了一场苦楚，甚为伤感，随即过来问候。仇氏自念丈夫被难，自己又陷于贼中而归，又羞又苦，见了和氏，不觉大哭。和氏道：“年姆如今丧了夫主，又无子嗣，影只形单，茕茕无倚，如何是好？”仇氏哭道：“早知今日，悔不当初。若当时留着羽娘，等她生下一男半女，延了一脉宗嗣，今日也不至这般冷落。”和氏见她有回心转意的光景，便接口道：“若使羽娘今日还在，年姆真个肯容她么？”仇氏道：“她今若在，我情愿与她相守。但差之在前，如今说也没用了。”和氏笑道：“好教年姆得知，樊伯伯虽然不幸了，还亏有个公子，宗祀不至断绝。”仇氏惊问道：“如今有什么公子在哪里？”和氏乃将前事一一说知。仇氏倒身下拜道：“若非年姆如此周全，妾身已做绝祀之鬼。此恩此德，何以为报？”和氏连忙扶起，即令家人立刻接取羽娘母子过来与仇氏相见。那羽娘自闻樊植凶信，已是哭昏几次，今见仇氏，两个又抱头大哭。自此仇氏与羽娘俱因哀痛之故，恹恹抱病。亏得和氏再三劝慰，方才小愈。

不想景州又逢寇警，家家逃难，和氏与仇氏、羽娘等只得也出城奔避。当下樊、成两家的人做一块行走，行不上几多路，那些家人和丫鬟、养娘们渐渐挤散，只剩下和氏与仇氏、羽娘各抱着自己孩儿相携相挈而行。那仇氏、羽娘病体粗痊，已是行走不动，又兼抱着个孩子，一发寸步难移，只得相对而哭。和氏心中凄惨，便道：“不须哭，我替你抱着孩子走罢。”遂一手携了自己四岁的孩儿，一手抱了樊家这小的，慢慢行动。不想被一起逃难的妇女拥将来，和氏身不由主，随着众人拥了一回，回头已不见了仇氏、羽娘。和氏独自一人，哪里照顾得

两个孩子，因想道：“我若失了孩儿还可再养，樊家只有这点骨血，须要替他保护。”没奈何，只得硬了肚肠，竟把自己这四岁的孩儿撇下，单单抱了樊家这孩子，奔入一个荒僻山林中躲避。过了一时，贼兵已退，风波已息，成家家人寻着和氏，迎回家中。仇氏，羽娘亦已归家，幸各无恙。和氏把孩子送还，只寻不见了自己的孩儿。羽娘哭拜道：“夫人高义，虽伯道、鲁姑不是过也。”

只是公子寻不着，奈何？”仇氏亦拜谢道：“年姆行了如此好心，公子自然寻得着的，只须多方寻访便了。”自此两家各自差人在外寻访。

话分两头。且说成美闻得景州有警，果然回兵转来相救。符雄便乘势追袭，官兵大败。不防伏正又从前边拦住去路，成美着忙，匹马落荒而走。却被绊马索把马绊倒，成美跌下马来。贼军齐上，将成美拿住，绑解伏正军前。伏正喝退左右，亲解其缚，延之上坐。笑道：“明公还记得去年郊外弹鹊射雕的少年否？”成美低头一想，不觉又惊又喜，遂拱手称谢。因问道：“足下既认得学生，那敝同年樊植当时亦曾会过，想也认得，如何前日竟见害了？”伏正笑道：“何尝见害？”便将救了樊植，放他出营的事说了一遍。成美大喜。伏正移坐密语道：“小可有心归顺朝廷久矣，今当斩符雄以赎罪。”说罢便差心腹小喽啰去符雄寨中报捷：说已拿得成兵部，请大王到来发落。符雄闻报，欣然而来，随身只带得一二十骑。伏正先于营门埋伏刀斧手，等符雄入营，一声号起，伏兵齐出，将符雄砍为两段，从骑都被杀死。伏正割下符雄首级，招降他部下众喽啰，说道：“我已归顺朝廷，汝等各宜反邪归正。”众人一向畏服伏正，不敢不从。伏正偃旗息鼓，请成美申奏朝廷，候旨定夺。正是：

慷慨绿林客，曾邀邂逅欢。
当年赠杯酒，今日释兵权。

当下成美上疏，具言伏正投诚，计杀符雄，功绩可嘉，并题明樊植未死，其只身失陷，情有可矜。一面回京复命，便道归家看视老少。樊家仇氏、羽娘知成美剿贼而归，亲自过来拜见。当日仇氏、羽娘闻知樊植未死，却是一喜。成美、和氏感伤公子不见，又是一悲。

不说两家悲喜不同，且说樊植自那日别了伏正，匹马逃生，从山僻小路行了两日，方转出大路上。不想此时附近州县因朝廷差官剿贼，恐贼兵猖獗，俱各戒严。有个守备官领兵扎营在三叉路口，巡逻军士见樊植单骑而来，疑是奸细，拿解营中。樊植说是扬州真樊太守，这守备哪里肯信，说道：“前日有文凭的尚然是假，今日没文凭的如何是真？况闻樊太守已被杀了，哪里又有个樊太守，你明明是贼中来的奸细！”樊植大叫道：“现今奉旨剿贼的成兵部是我同年，你只问他，便知真假了。”守备道：“既如此，且待兵部成爷破贼之后查验真伪，今且把来软监在营里。”樊植此时分说不得，只得由他拘禁。正是：

假的反认做真，真的反认是假。
俗眼大抵如斯，世事诚堪嗟讶。

樊植被禁营中，因细问扬州假太守始末，方备知自己家小受辱，十分忿恨。后闻符雄已死，伏正已降，成美奏捷。那守备正要申文请验樊太守真伪，原来成美已先行文扬州及山东附近州县，备称樊太守未死，已出贼营，曾否经到各该地方。守备得了这个消息，方知这樊太守是真的，深谢唐突之罪。随即

知会地方官，要起夫马送樊植赴任。恰好朝廷命下升成美为兵部侍郎，伏正即封为山东挂印总兵，樊植召回京师，改授京职。于是樊植坐着官船，从水路进京。

一日行至一个驿递之前，因天晚泊船。是夜月色甚好，樊植步出船头看月，只听得隔船里有小儿啼哭之声，寻爹觅妈，口说要回家去。听他语音，是景州人声口、那声音却又厮熟，心中疑惑，因叫左右唤那隔船的人过来，问道：“你是景州人么？”那人道：“小的不是景州人。”樊植道：“既不是景州人，如何舟中有个景州小儿？可抱来我看。”那人不敢违命，只得去抱这小儿来。那孩子于月光下见了樊植，便连声叫：“樊伯伯”，樊植大惊。细看时，却是成美的公子，因平日樊植到成家来，常抱他坐在膝上玩耍、所以认得亲熟。当下樊植喝问那人道：“这是我年兄成老爷的公子，如何却在你船里？”那人道：“小的是客商，前日寇犯景州之后，小的偶从那里经过，有人抱这孩子到船边来要卖。小的见他生得清秀，用五两银子买的，并不晓得是成老爷的公子。”樊植听了，便留公子在舟中，取五两银子付还那人，那人拜谢而去。

樊植领了成公子，急欲进京送还成美，却闻成美已便道回家去了。樊植本不要回家，因欲送还成公子，只得吩咐从人也到景州暂歇。不则一日，来到景州，泊船上岸。且不到自己家中，却先到成家来。见了成美，大家执手流涕，互相慰劳了一番。樊植道：“小弟在路上拾得一件宝贝，特来送还年兄。”成美道：“什么宝贝？”樊植将途中遇着公子，收留回来的话说知。

成美听了，真个如拾了珍宝地一般，喜不自胜，便令家人报与夫人知道，即往舟中接取公子回家，再三向樊植致谢。因笑道：“小弟也留得两件宝贝送还年兄。”樊植道：“有什宝

贝？”成美亦将和氏设计周全羽娘，并逃难保全公子的话细述一遍，樊植感泣称谢。成美道：“老荆一向劝弟娶妾，弟以为既已有子，不必多事。今失子之后，又再三相劝。弟说她弃子抱侄，立心可嘉，或者将来仍自生育，亦未可知。不想今日失者复得，此皆出年兄之赐。”樊植道：“年嫂高义古今罕有，小弟衔结难报。”说罢，便敦请和氏出堂，当面拜谢。和氏亦谢他收留公子之恩。

正是：

你又谢我，我又谢你。

一报还报，昭昭天理。

樊植谢了成美夫妇，然后回到自己家中。见了仇氏、羽娘，一喜一怒。喜的是羽娘无恙，又生公子；怒的是仇氏轻身陷贼，出乖露丑。当下指着仇氏数说道：“你好不识羞耻。你生性狠妒，不能容人。若非成年嫂周全，事已决裂。我既不来接你，如何轻身自到任所？既陷贼中，又不能死，你今有何面目见我？”仇氏听了，又羞又恼，气得半晌说不出话，只说得一声道：“我死了罢。”樊植道：“你如今死也迟了。”仇氏便呜呜地哭将起来。

羽娘慌忙劝住了仇氏，却来跪着樊植恳告道：“夫人虽陷贼中，毁容破面，为贼所拘禁，不曾有什么点污。况归来之后，十分贤德，善待贱妾，保护公子。从前之事，望老爷谅之。”樊植唤起羽娘，沉吟不语。少顷，成美来答拜，亦再三相劝，和氏又遣女使过来劝解，二舅爷仇化亦来劝慰，樊植怒气方息。仇氏道：“我今情愿削发披缁，看经念佛，以终余年。”樊植道：“你既有此心，不消削发披缁，只照常妆束，在家出家罢

了。”羽娘道：“休说这话，夫人原系正室，仍当正位蘋蘩，贱妾只合赞襄左右而已。”仇氏哪里肯听？正是：

今朝之过必改，前日愚蒙等诮。
一心推位让国，不敢坐朝问道。

自此仇氏在家另居别室，修斋诵经，让羽娘主持家政。樊植到京，改授户部员外，接取家眷，仇氏不肯去，教羽娘领了公子自去。成美家眷也到京师。明年，和夫人生一女，羽娘便把公子与她联了姻。后来两家之子俱各贵显，樊、成二人官至尚书，和氏、仇氏俱臻寿考，羽娘亦受封诰。这是妻妾和顺，母子团圆，一场美事。其间为善得福，为恶得祸，改恶从善，亦有后禄。世人传之，堪为劝戒。

〔回末总评〕

美之妒美，只为自恃其美，不容天下更有美于我者，此尹夫人所以见邢夫人而泣也。若丑之妒美，不谓之妒，直谓之不识羞耳。读此回书，可为若辈作一热棒。

卷之三 朱履佛

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来御史自鞫井中案

冤狱多，血泪枯，免爱偏教雉人罗。佛心将奈何。
明因果，证弥陀，变相如来东土过。澄清苦海波。

右调《长相思》

自来出家与读书一般，若出家人犯了贪嗔痴淫杀盗，便算不得如来弟子，譬如读书人忘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也算不得孔门弟子。每怪世上有等喜欢和尚的，不管好歹，逢僧便拜。人若说读书人不好，他便信了；若说出家人不好，他只不信。殊不知那骂和尚的骂他不守如来戒，这不是谤僧谤佛谤法，正是爱僧奉佛护法。如今待在下说几个挂名出家的和尚却是活强盗，再说两个发心皈依的俗人倒是真和尚，还有个不剃发、木披缁、守正持贞、除凶去暴、能明孔子教的宰官，就是能守如来戒的菩萨。这段因果，大众须仔细听者。

宋徽宗政和年间，浙江桐乡县一个书生，姓来名法，字本如，年方弱冠，父母双亡，未有妻室。他青年好学，家道虽贫，胸中却富，真个文通经史，武谙韬铃，更兼丰姿潇洒，性地刚方。只是多才未遇，年过二十，尚未入泮，在城外一个乡村财主家处个训蒙之馆。那财主姓水名监，有一女儿，小字观姑，年已十四，是正妻所出。正妻没了，有妾封氏月姨，生子年方六岁，延师就学，因请来生为西席。那月姨自来生到馆之日，窥见他是个美少年，便时常到书馆门首探觑。来生却端坐读书，

目不邪视。月姨又常到他窗前采花，来生见了，忙立起身，背窗而立。月姨见他如此，故意使丫鬟、养娘们送茶送汤出来，与来生搭话。来生通红了脸，更不交谈。有诗为证：

闲窗独坐午吟余，有女来窥笑读书。
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

自此水家上下诸人，都说我家请的先生倒像一个处女。水员外爱他志诚，有心要把女儿招赘他，央媒与他说合，倒是来生推辞道：“我虽读书，尚未有寸进。且待功名成就，然后议亲未迟。”自此把婚事停搁了。

一日，来生欲入城访友，暂时假馆。到得城中，盘桓了半日。及至出城，天色已晚。因贪近路，打从捷径行走。走不上二三里，到一个古庙门前，忽听得里面有妇人啼喊之声。来生疑忌，推门进去打一看，只见两个胖大和尚，拿住一个少年妇人，剥得赤条条的，按倒在地。来生吃了一惊，未及开言，一个和尚早跳起身，提着一根禅杖，对来生喝道：“你来吃我一杖！”来生见不是头，转身往外便走，却被门槛一绊，几乎一跌，把脚上穿的红鞋绊落一只在庙门外。回头看时，和尚赶来将近，来生着了急，赤着一只秃袜子，望草地上乱窜。和尚大踏步从后追赶。来生只顾向深草中奔走，不提防草里有一口没井栏的枯井，来生一个脚错，扑翻身跌落下去了。和尚赶到井边，往下望时，里面黑洞洞地，把禅杖下去捞，却捞不着底，不知这井有几多深。料想那人落了下去不能得出，徘徊了半晌，慢慢地拖着禅杖仍回庙里。只见庙里那妇人已被杀死在地，那同伙的僧人，已不知去向。这和尚惊疑了一回，拽开脚步，也逃奔别处去了。正是：

淫杀一时并行，秃驴非常狠毒。
菩萨为之低眉，金刚因而怒目。

看官听说：原来那妇人乃城中一个开白酒店仰阿闰的妻子周氏，因夫妻反目，闹了一场，别气要到娘家去。娘家住在乡村，故一径奔出城来，不想到那古庙前，遇着这两个游方和尚，见她子身独行，辄起歹意，不由分说，拥入庙中，强要奸淫，却被来生撞破。一个和尚便去追赶来生，那个在庙里的和尚因妇人声唤不止，恐又有人来撞见，一时性起，把戒刀将妇人搠死，也不等伙伴回来，竟自逃去。

这边仰家几个邻舍见周氏去了，都来劝仰阿闰道：“你家大嫂此时出城，怕走不到你丈母家里了。况少年妇女，如何放他独自行走？你还该同我们赶去劝她转来。”仰阿闰怒气未息，还不肯行动，被众人拉着，一齐赶出城，迤迤来至古庙前。忽见一只簇新的红鞋落在地上，众人拾起看了道：“这所在哪里来这东西，莫不里面有人么？”便大家走进庙来看。不看时犹可，看了都吓了一跳。只见地上一个妇人满身血污，赤条条地死在那里。仔细再看，不是别人，却就是仰阿闰的妻子周氏，项上现有刀搠伤痕，众人大惊。仰阿闰吓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众人都猜想道：“谋死他的一定就是那遗失红鞋的人，此人料去不远，我们分头赶去，但见有穿一只红鞋的便拿住他罢了。”于是一哄地赶出庙来。行不半里，只听得隐隐地有人在那里叫救人。

众人随着声音寻将去，却是草地上枯井中有人在下面叫唤。众人惊怪，便都解下搭膊脚带之类，接长了挂将下去。来生见有人救他，慌忙扯住索头，众人发声喊，一齐拽将起来。看时，

正是一只脚穿红鞋的人。把拾来那一只与他脚上穿的比对，正是一样的。众人都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谋死了人，天教你落在这井里。”来生失惊道：“我谋死了什么人？”众人道：“你还赖哩！”便把来生拥到庙里，指着死妇人道：“这不是你谋死的？”来生叫起屈来，将方才遇见和尚，被赶落井的事说了一遍，众人哪里信他。正是：

黑井方出，红鞋冤证。
百口辩来，无人肯信。

众人当下唤出地方里长，把妇人尸首交付与看管，一面扭住来生去县里首告。县官闻是人命重情，随仰巡捕官出城查验尸首。次日早堂，带进一干人犯听审。原来那知县姓胡名浑，本是蔡京的门生，性最奉佛，极喜的是斋僧布施。当日审问这宗公事，先问了仰阿闰并众邻里口词，便喝骂来生：“你如何干这歹事？”来生把实情控诉，知县道：“你既撞见僧人，可晓得他是那寺里的和尚？”来生道：“他想是远方行脚的，哪里认得？”知县又问众人道：“你等赶出城时，路上可曾见有两个行脚僧人？”众人都说没有。知县指着来生骂道：“我晓得你这厮于旷野中过，见妇人起了不良之心，拉到庙里欲行奸骗，恨其不从，便行谋害。又怕被人撞破，心慌逃避，因此失履堕井。如今怎敢花言巧语，推在出家人身上？”来生大叫冤屈，知县道：“这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喝教左右动刑。来生受刑不过，只得依着知县口语屈招了。知县立了文案，把来生问成死罪，下在狱中。一面着该地方殓验妇人尸首，仰阿闰及众邻舍俱发放宁家。

此时哄动了城内城外之人，水员外闻了这个消息，想道：

“来先生是个志诚君子，岂肯作此歹事？其中必有冤枉。”因即亲到狱中探望。来生泣诉冤情，水员外再三宽慰。那来生本是一贫如洗，以馆为家的，难有几个亲戚，平日也只淡淡来往，今见他犯了事，都道自作自受，竟没一个来看顾他。只有水员外信他是好人，替他叫屈，不时使人送饭，又替他上下使钱，因此来生在狱中不十分吃苦。正是：

仲尼知人，能识公冶。
虽在縲绁，非其罪也。

光阴迅速，来生不觉在狱中坐过三年。那胡知县已任满去了，新知县尚未到任。此时正值江南方腊作乱，朝廷敕命张叔夜为大招讨，领着梁山泊新受招安的一班人马攻破方腊。那方腊弃了江南，领败残兵马望浙江一路而来。路经桐乡县，县中正当缺官，其署印衙官及书吏等都预先走了，节级、禁子亦都不见，狱门大开，狱中罪犯俱乘乱逃出，囹圄一空，只有来生一个人坐在狱中不去。方腊兵马恐官军追袭，不敢停留，连夜往杭州去了。随后张招讨领兵追来，到县中暂驻，安辑人民，计点仓库、牢狱，查得狱中众犯俱已脱逃，只有一个坐着不去。张招讨奇异，唤至军中问道：“狱囚俱乘乱走脱，你独不走，却是何意？”来生道：“本身原系书生，冤陷法网，倘遇廉明上官，自有昭雪之日；今若乘乱而走，即乱民也。与寇无异。故宁死不去耳。”张招讨听罢，点头叹道：“官吏人等，若能都似你这般奉公守法，临难不苟，天下安得乱哉。”因详问来生犯罪缘由，来生将上项事情并被刑屈招的事细细陈诉。张招讨遂取县中原卷仔细从头看了，便道：“当时问官好没分晓，若果系他谋死妇人，何故反留红履自作证据？若没人赶他，何

个抬履而去？若非被逐心慌，何故自落井中？且妇人既系刀伤，为何没有行凶器械？此事明有冤枉，但只恨没拿那两个和尚处。然以今日事情论之，这等临难不苟的人，前日决不做这歹事的。”便提起笔来，就把原招尽行抹倒，替来生开释了前罪。来生再拜道：“我来法如今方敢去矣。”张招讨道：“你且慢去。我想你是个不背朝廷的忠臣义士，况原系读书人，必然有些见识，我还要细细问你。”于是把些军机战略访问来生，那来生问一答十，应对如流。

张招讨大喜，便道：“我军中正少个参谋，你可就在我军前效用。”当下即命来生脱去囚服，换了冠带，与之揖让而坐，细谈军事。

正议论间，军校禀称拿得贼军遗下的妇女几百口，听候发落。来生便禀张招讨道：“此皆民间妇女，为贼所掳。今宜拨给空房安顿，候其家属领去。”张招讨依言，就令来生去将众妇女点名造册，安置候领。来生奉令，于公所唤集这班妇女逐一报名查点。点过了一半，点到一个女子，只见那女子立住了，看着来生叫道：“这不是来先生么？”来生惊问：“你是谁家女子，缘何认得我？”那女子道：“我就是水员外之妾封氏月姨。”来生便问：“员外与家眷们如今都在哪里？你缘何失陷在此？”月姨道：“员外闻贼兵将近，与妾领着子女要到落乡一个尼姑庵里去避难，不想半路里彼此相失，妾身不幸为贼所掳。今不知我员外与子女们俱无恙否？闻来先生一向为事在狱，却又几时做了官了？”来生将招讨释放，命作参谋之事说与知道。因问水员外所往尼庵在何处，叫什庵名，月姨道：“叫做水月庵，离本家有五十里远近。”来生听了，随差手下军校把自己名帖去水月庵中请水员外来相会，并报与月姨消息。一面另拨房屋请月姨居住，候员外来领回。其余众妇女俱安置停妥，

待其家属自来认领，不在话下。

且说水员外因不见了月姨，正在庵中烦恼，忽见来生遣人来请，又知月姨无恙，十分欢喜，随即到参谋营中来拜见。来生先谢了他一向看顾之德，并将自己遭际张招讨，开豁罪名，署为参谋，及查点妇女，得遇月姨的事细诉一遍，水员外再三称谢。叙话中间，又提起女儿婚事，来生道：“感荷深恩，无以为报。今既蒙不弃，愿为半子。但目今兵事倥偬，恐未暇及此。待我禀过主帅，然后奉复。”当下水员外先领了月姨回去。次日，来生入见张招讨，把水员外向来情谊，并目下议婚之事从容禀告。张招讨道：“此美事也，我当玉成。”便择吉日，将礼金二百两、彩币二十端与来生下聘，约于随征凯旋之日然后成亲，水员外大喜。正是：

此日争夸快婿，前日居然罪囚。

若非结交未遇，安能获配鸾俦。

且不说水员外联了这头婚事，十分欣悦。且说来生纳聘之后，即随张招讨领兵征进，劝张招讨申明禁约，不许兵丁骚扰民间。自此大兵所过，秋毫无犯，百姓欢声载道。连梁山泊投降这班好汉见他纪律严明，亦皆畏服。来生又密献奇计，教张招讨分兵设伏，活捉了贼首方腊，贼兵不日荡平，奏凯还朝。张招讨备奏参谋来法功绩，朝廷命下，升张招讨为枢密院正使，参谋来法赐进士第，擢为广东监察御史。当下来御史上表谢恩，即告假归娶，圣旨准了。来御史拜辞了张枢密，驰驿还乡，与水员外女儿观姑成婚。此时来御史已二十四岁，观姑已十七岁了。

正是：

昔为西席，今作东床。三载囹圄，误陷鼠牙雀角；一年锋镝，争看虎步龙骧。重耳配霸姬，本是蒲城一罪犯；文王迷淑女，曾从里作囚夫。眼前荣辱信无常，久后升沉自有定。

来御史成亲满月之后，即起马往广东赴任。那时广东龙门县有一樁极大冤枉的事情，亏得来御史赴任替他申冤理枉，因而又弄出一段奇闻快事，连来御史自己向日的冤枉也一齐都申理了。看官慢着，待我细细说来。

却说龙门县有个分守地方的参将，叫做高勋，与朝中太尉高俅通谱，认了族侄，因恃着高大尉的势，令兵丁于民间广放私债，本轻利重，百姓若一时错见，借了他的，往往弄得家破人亡。本县有个开点心店的曾小三，为因母亲急病死了，无钱殡葬，没奈何，只得去高参将处借银十两应用。过了一年，被他利上起利，总算起来，连本利该三十两。那高参将官任已满，行将起身，一应债银刻期清理，曾小三被高家兵丁催逼慌了，无计可施，想道：“我为了母亲借的债，如今便卖男卖女去还他也是该的，只可惜我没有男女。”左思右想，想出一条万不得已之策，含着眼泪扯那兵丁到门首私语道：“我本穷人，债银一时不能清还，家中又别无东西可以抵偿，只有一个妻子商氏，与你们领了去罢。”兵丁道：“我们只要银子不要人，况一个妇人哪里便值三十两银子？我今宽你两日，你快自己去卖了妻子将银子来还我们。”说毕去了。曾小三寻思道：“我妻子容貌也只平常，怕卖不出三十两银子。除非卖到水贩去，可多得些价钱，却又心中不忍。”只得把衷情哭告妻子。那商氏听罢呆了半晌，放声大恸。曾小三寸心如割，也号啕大哭起来。

只这一哭，感动了隔壁一个菩萨心肠的人。那人姓施号惠卿，是做皮匠生理的。独自居住，不娶妻室。性最好善，平日

积趲得二三十两银子，时值城外宝应寺募修大殿，有个募缘和尚结了草棚住在那条巷口募缘，施惠卿发心要把所积银两舍与本寺助修殿工。那日正请那化缘和尚在家吃斋，忽闻隔壁曾小三夫妻哭得凄惨，便走将过来问其缘故，晓得是如此这般，不觉恻然动念。回到家中，打发和尚吃斋去了，闭门自想道：“比如我把银子去布施，何不把来替曾小三偿了债，保全了他夫妻两口，却不强似助修佛殿？”思忖已定，便来对曾小三说：“你们且莫哭，我倒积得三十多两银子在那里，今不忍见你夫妻离散，把来替你完了债罢。”曾小三闻言，拭泪谢道：“多承美意，但你又不是财主，也是手艺上积来的，如何为了我一旦费去？”施惠卿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和你既做乡邻，目睹这样惨事，怎不动心？我今发心要如此，你休推却了。”曾小三还在踌躇，只见讨债的兵丁又嚷上门来，说道：“我们老爷不肯宽限，立要今日清还。若不然，拿去衙中吊打。”施惠卿便出来招手道：“长官不须罗唆，银子我已替他借下，交还你去便了。”说罢，随即回家，取出银子，拿过来付与兵丁，兑明足纹三十两。兵丁见有了银子，也不管他是哪里来的，收着去了。曾小三十分感激，望着施惠卿倒身下拜，施惠卿连忙扶起，曾小三称谢不尽。

当晚无话。

过了一日，曾小三与妻子商议定了，治下一杯酒，约施惠卿叙饮。施惠卿如约而来，见他桌上摆着三副盅箸，施惠卿只道他还请什客。少顷，只见曾小三领着妻子商氏出来见了施惠卿，一同坐着陪饮。施惠卿心上不安，吃了两三杯，就要起身。

曾小三留住了，自己起身入内，再不出来，只有商氏呆瞪瞪地陪着施惠卿坐地。施惠卿一发不安，连问：“你丈夫如何不出来吃酒？”商氏只顾低着头不做声。施惠卿高声向内叫

道：“小三官快出来，我要去也。”只见商氏噙着两眼泪对施惠卿道：“我丈夫已从后门出去，不回家了。”施惠卿失惊道：“却是为何？”商氏道：“他说你是小经纪人，如何肯白白里费这些银两。我这身子左右亏你保全的，你现今未有妻室，合当把我送你为妻，他已写下亲笔执照在此。今日请你过来吃酒，便把我送与你，自削发披缁，往五台山出家去了。”说罢，两泪交流。施惠卿听了，勃然变色道：“我本好意，如何倒这等猜我？难道我要谋他妻子不成！”说毕，推桌而起，往外就走。回到家中，想道：“这曾小三好没来由，如何恁般举动？”又想道：“他若果然出去了，不即回家，我住在隔壁也不稳便，不如搬了别处去罢。”算计已定，次日便出去看屋寻房，打点移居。这些众邻舍都道施惠卿一时假撇清，待移居之后少不得来娶这商氏去的。

过了两日，施惠卿已另租了房屋。一个早晨，搬了家伙，迁移去了。那一日，却再不见商氏开门出来。众邻舍疑忌，在门外叫唤，又不见答应，把门推时，却是虚掩上的，门转轴已掘坏在那里了。众人入内看时，只见商氏歪着身子死在床边，头颈伤痕是被人用手掐喉死的，一时哄动了地方，都猜道：“施皮匠是那一日移居，这妇人恰好在隔夜身死，一定是皮匠谋杀无疑。”当下即具呈报县。那县官叫做沈伯明，正坐堂放告，闻说有杀人公事，便取呈词看了，又问了众人备细，随即出签提拿施惠卿。不一时施惠卿拿到，知县喝问情由，施惠卿道：“小的替曾小三还了债，曾小三要把妻子商氏与小的，小的不愿，故此迁居别处，以避嫌疑，却不知商氏如何身死？”知县喝骂道：“你这厮既不要他妻子，怎肯替他还债？明明是假意推辞，暗行奸骗，奸骗不就，便行谋害。”施惠卿大喊冤屈，知县哪里肯信，拷打一番，把他逼勒成招，下在牢里，正

是：

为好反成仇，行仁反受屈。
天平本无辜，冤哉不可说。

且说曾小三自那日别过妻子，出了后门，一径奔出城外，要取路到五台山去。是日行了二十多里路，天色已晚，且就一个村店中安歇。不想睡到半夜，忽然发起寒热来，到明日却起身不得，只得在店中卧病。这一病直病了半月有余，方才平愈。那一日正待起身，只见城里出来的人都纷纷地把施惠卿这桩事当做新闻传说。曾小三听了，暗吃一惊，想道：“施惠卿不是杀人的人。况我要把妻子送他，已先对妻子再三说过，妻子已是肯从的了。如何今又被杀？此事必然冤枉。我须回去看他一看，不要屈坏了好人。”于是离了村店，依旧入城，不到家中，竟到狱门首，央求禁子把施惠卿带将出来。曾小三见他囚首囚服，遍身刑具，先自满眼流泪。施惠卿叹道：“我的冤罪想是命该如此，不必说了。只是你何苦多此一举动，致使令正无端被害。”曾小三道：“这事倒是我累你的，我今来此，正要县里去与你辨冤。”施惠卿道：“断案已定，知县相公怎肯认错？不如不要去辨罢。”曾小三道：“既是县里不肯申理，现今新察院来老爷按临到此，我就到他台下去告，务要明白这场冤事。”说罢，别了施惠卿，便央人写了状词，奔到马头上，等候来御史下马，拦街叫喊。

当下来御史收了状词，叫巡捕官把曾小三押着到了衙门。发放公事毕，带过曾小三，细问了始末根由。便差官到县，提施惠卿一宗卷案，并原呈众邻里赴院听审。次日，人犯提到，来御史当堂亲鞫，仔细推究了一回，忽然问道：“那商氏丈夫

去后可别有人到他家来么？”众邻里道：“并没别人来。”来御史又道：“他家平日可有什么亲友来往惯的么？”曾小三道：“小的是穷人，虽有几个亲友，都疏远不来的。”来御史又叫施惠卿问道：“你平日可与什么人来往么？”施惠卿道：“小的单身独居，并没有什人来往。”来御史道：“你只就还债吃酒迁居这几日，可曾与什人来往？”施惠卿想了一想道：“只还债这日，曾请一个化缘和尚到家吃过一顿斋。”来御史便问道：“这是哪寺里的和尚？”施惠卿道：“他是城外宝应寺里出来募缘修殿的，就在小人住的那条巷口搭个草厂坐着募化。小的初意原要把这三十两银子舍与他去，所以请他吃斋。后因代曾小三还了债，便不曾舍。”来御史道：“这和尚如今还在那里么？”众邻里道：“他已去了。”来御史道：“几时去的？”众邻里道：“也就是施惠卿迁居这早去的。”来御史听了，沉吟半晌，乃对众人道：“这宗案也急切难问，且待另日再审。”说罢，便令众人且退，施惠卿仍旧收监，曾小三随衙听候。自此来御史竟不提这件事，冷搁了两个月。忽一日，发银一百两，给与宝应寺饭僧。次日，便亲诣本寺行香。寺里住持闻御史亲临，聚集众僧出寺迎接。来御史下了轿，入寺拜了佛，在殿宇下看了一回，问道：“这殿宇要修造成功，须得多少银子？”住持道：“须得二三千金方可完工。”来御史道：“若要工成，全赖募缘之力。”因问本寺出去募缘的和尚共有几个，住持道：“共有十个分头在外募化。”来御史道：“这十个和尚今日都在寺里么？”住持道：“今日蒙老爷驾临设斋，都在寺里伺候。”来御史便吩咐左右，于斋僧常膳之外，另设十桌素筵，款待那十个募缘和尚。一面教住持逐名的唤过来，把缘簿呈看，“以便本院捐俸施舍。”住持领了钧旨，登时唤集那十个僧人，却唤来唤去，只有九个，中间不见了一个。

来御史变色道：“我好意请他吃斋，如何藏匿过了不肯相见？”喝教听差的员役同着住持去寻，“务要寻来见我！”住持心慌，同了公差各房寻觅，哪里寻得见？原来那和尚闻得御史发狠要寻他，越发躲得紧了。住持着了忙，遍处搜寻，直寻到一个；旧香积厨下，只见那和尚做一堆儿地伏在破烟柜里，被住持与公差们扯将出来，押到来御史面前。来御史看时，见他满身满面都是灶煤，倒像个生铁铸的罗汉，便叫将水来替他洗净了，带在一边。蓦地里唤过曾小三并众邻舍到来，问他：“前日在你那巷口结厂募缘的可是这个和尚？”众人都道：“正是他。”来御史便指着那和尚喝道：“你前日谋害了曾小三的妻子商氏，你今待走哪里去？”那和尚还要抵赖，来御史喝教把一千人犯并众和尚都带到衙门里去细审。不一时，御史回衙，升堂坐定，带过那募缘和尚，用夹棍夹将起来。和尚熬痛不过，只得从实供招。供状写道：

犯僧去非，系宝应寺僧，于某月中在某巷口结厂募缘，探知本巷居民施惠卿代曾小三还债，小三愿将妻商氏送与惠卿，自己出外去乞。惠卿不愿娶商氏为妻，商氏单身独居，犯僧因起邪念，于某月某夜易服改妆，假扮施惠卿偷开商氏门户，希图奸骗。当被商氏认出叫喊，犯僧恐人知觉，一时用手掐喉，致商氏身死。所供是实。

来御史勒了去非口词，把他重责三十，钉子长枷，发下死囚牢里。又唤住持喝骂道：“你放徒弟在外募缘，却做这等不良的事。本当连坐，今姑饶恕，罚银三百两，给与施惠卿。”住持叩头甘服。来御史随即差人去狱中提出施惠卿，并传唤原问知县沈伯明到来。这知县惶恐谢罪，来御史喝道：“你问成

这般屈事，诬陷好人，做什么官？本当参处，今罚你出俸银五百两，给与施惠卿。”随唤施惠卿近前抚慰道：“你是一位长者，应受旌奖。我今将银八百两与你，聊为旌善之礼。”施惠卿禀道：“小人荷蒙老爷审谳，几死复生，今情愿出家，不愿受赏。这八百两银子乞将一半修造本寺殿宇，一半给与曾小三，教他追荐亡妻，另娶妻室。”曾小三叩头道：“小人久已发心要往五台山去为僧，不愿受银，这银一发将来舍与本寺修殿罢。”来御史听了，沉吟道：“你两人既不愿领银，都愿出家，本院另自有处。”便叫本寺众僧一齐上来，吩咐道：“你这班秃子，本非明心见性，发愿出家的。多半幼时为父母所误，既苦无业相授，又道命犯华盖，一时送去出了家。及至长大，嗜欲渐开，便干出歹事。又有一等半路出家的，或因穷饿所逼，或因身犯罪故，无可奈何，避入空门。及至吃十分，衣丰食足，又兴邪念。这叫做‘饥寒起道心，饱暖思淫欲。’本院如今许你们还俗，如有愿还俗者，给银伍两，仍归本籍，各为良民。”于是众僧中愿还俗者倒有大半。来御史一一给银发放去了。便令施惠卿、曾小三且在宝应寺暂住，吩咐道：“我今欲于本寺广设斋坛，普斋往来云游僧众，启建七七四十九昼夜道场，追荐孤魂。待完满之日，就与你两人剃度。只是这道场需用多僧，本处僧少，且又不中用，当召集各处名僧以成此举。”吩咐毕，发放了一千人出去。次日，即发出榜文数十道，张挂各城门及村镇地方，并各处寺院门首。榜曰：

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来榜为延僧修法事：照得欲兴法会，宜待禅宗。果系真僧，必须苦行。本院择日于龙门县宝应寺开立丛林，广设斋坛，普斋十方僧众。随于本寺启建七七昼夜道场，超荐向来阵亡将士并各处受害孤魂。但本处副应僧人不堪主持

法事，窃意云游行脚之中，必有圣僧在内，为此出榜招集，以成胜举。或锡飞而降，或杯渡而临，或从祇树园来，或自舍卫国至。指挥如意，伫看顽石点头；开设讲台，行见天花满目。务成无量功德，惟祈不惮津梁。

须至榜者。

这榜一出，各处传说开去。这些游方僧人闻风而至，都陆续来到宝应寺里。来御史不时亲临寺中接见，逐一记名登册，备写乡贯，分送各僧房安歇。

忽一日，接到一个和尚。你道这和尚怎生模样？但见：

目露凶威，眉横杀气。雄纠纠学着降龙罗汉，恶狠狠假冒伏虎禅师。项下数珠疑是人骨剉就，手中禅杖料应生血裹成。不是五台山上鲁智深，却是瓦官寺里生铁佛。

这和尚不是别人，便是五年前追赶来御史入井的和尚。今日和尚便认不出来御史，那来御史却认得明白，便假意道：“我昨夜梦见观音大士对我说，明日有恁般模样的一个和尚来，便是有德行的高僧。如今这位僧人正如梦中所言，一定是个好和尚。可请到我衙门里去吃斋。”说罢，便令人引这和尚到衙门首。门役道：“衙门里带不得禅杖进去。”教他把手中禅杖放了，然后引至后堂坐下。来御史随即打轿回衙，一进后堂，便喝左右：“将这和尚绑缚定了！”和尚大叫：“贫僧无罪”。来御史喝道：“你还说无罪，你可记得五年前赶落井中的书生么？”那和尚把来御史仔细看了一眼，做声不得。来御史道：“你当时怎生便弄死了这妇人，好好供招，免动刑法。”和尚道：“小僧法名道虚，当年曾同师兄道微行脚至桐乡县城外一

个古庙前，偶见一少年妇人独自行走，一时起了邪念，逼她到庙里去强奸，不防老爷来撞见了，因此大胆把老爷赶落井中。及至回到庙里，妇人已死，师兄已不知去向。其实赶老爷的是小僧，杀妇人的却不是小僧。”来御史道：“如今这道微在哪里？”道虚道：“不知他在哪里？”来御史沉吟了一回，便取宝应寺所造应募僧人名册来查看，只见道微名字已于三日前先到了。来御史随即差人到寺里将道微拿到台下，喝道：“你五年前在古庙中谋杀妇人的事发了。你师弟道虚已经招认，你如何说？”道微道：“小僧并不曾与道虚作伴，他与小僧有隙，故反害小僧。伏乞爷爷详察。”道虚一口咬定说：“那妇人明明是你杀死，如何抵赖？”来御史喝教把道微夹起来，一连夹了两夹，只是不招，来御史仔细看那道微时，却记得不甚分明，盖因当日被赶之时，回头屡顾，所以道虚的面庞认得明白，那庙中和尚的面庞其实记不起来。当下来御史见道微不招，便把道虚也夹了两夹，要他招出真正同伴的僧人。

道虚只是咬定道微，更不改口。来御史想了一想，便教将两个和尚分作两处收监，另日再审。

且说那道微到了监中，独自睡在一间狱房里，心中暗想道：“道虚却被御史认得了，白赖不过。我幸而不曾被他认得，今只一味硬赖，还可挣扎得性命出去。明日审时，拚再夹两夹，我只不招，少不得放我了。”算计已定。挨到三更时分，忽听得黑暗里隐隐有鬼哭之声，初时尚远，渐渐哭近将来。道微心惊，侧耳细听，只听得耳边低低叫道：“道微你杀得我好苦，今番须还我命来。”那道微心虚害怕，不觉失声道：“你是妇人冤魂么？我一时害了你，是我差了。你今休来讨命，待我挣扎得性命出去，多做些好事超度你罢。”言未已，只见火光明亮，两个穿青的公人走到面前，大喝道：“好贼秃！你今番招

认了么？我们不是鬼，是御史老爷差来的两个心腹公人，装作鬼声来试你的。你今真情已露，须赖不过了。”道微听罢，吓得目瞪口呆。正是：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无人之处，真情自见。

当下两个公人便监押住了道微，等到天明，带进衙门，稟复御史。来御史笑道：“我昨日夹你不招，你昨夜不夹自招了，如今更有何说？”道微料赖不过，只得从实供招。来御史取了口词，仍令收监。一面传谕宝应寺，即日启建道场。随后便亲赴寺中，先将施惠卿、曾小三剃度了，替他起了法名，一个叫做真通，一个叫做真彻，就请他两个为主行大和尚，令合寺僧众都拜了他。真空、真彻稟道：“我二人只会念佛，不会诵经，如何做得主行和尚？”来御史道：“你两个是真正有德行高僧，只消念佛便足超度孤魂了。”于是请二人登台高坐，朗声念佛，众僧却在台下宣念诸品经咒，奏乐应和。如此三昼夜，道场圆满。

来御史吩咐设立下三个大龕子，狱中取出去非并道虚、道微三个和尚，就道场前打了一百，请入龕中，四面架起干柴，等候午时三刻举火。当时寺中挤得人山人海的看。到了午时，只见来御史袖中取出一幅纸儿，递与真通、真彻两个，叫他宣念。真通、真彻也曾识得几个字，当下展开看时，却是一篇偈语，便同声宣念道：

你三人作事不可说，不可说。我今为你解冤结，解冤结。
焚却贪嗔根，烧断淫杀孽。咄！从兹好去证无生，切莫重来堕

恶劫。

宣偈毕，来御史喝令把三个龕子一齐举火，不一时把三个和尚都荼毗了。正是：

焚却坐禅身，烧杀活和尚。
一齐入涅槃，已了无常帐。

原来那来御史已预先着人于道场中另设下两个牌位，一书“受害周氏灵魂”，一书“受害商氏灵魂”，面前都有香烛斋供。

烧过了和尚，便请真通、真彻到二妇人灵前奠酒化纸。来御史又在袖中取出一幅纸儿，付与二人宣诵道：

怜伊已作妇人身，何故又遭惨死劫。想因前孽未消除，故使今生受磨灭。冥冥幽魂甚日安，冤冤相报几时绝。我今荐你去超生，好向西方拜真佛。

宣毕，焚化灵牌，功德满散。

次日，来御史召集各处游方僧人，谕令还俗。如有不愿还俗者，须赴有司领给度牒。如无度牒，不许过州越县，违者查出，即以强盗论。发放已毕，众僧各各叩谢而去。

此时恰好前任桐乡知县胡浑为事降调广东龙门县县丞，原任广东参将高勋在高俅处用了关节，仍来复任，被来御史都唤到台下，喝问胡浑如何前年枉断井中之狱，胡浑吓得叩头请死，来御史喝骂了一番，罚他出银一千两，将二百两给与仰阿闰，其余为修葺寺院之用。又叫高勋过来，说他纵兵害民，重利放债，要特疏题参。高勋惶恐恳求，情愿也出银一千两修造佛殿。

来御史道：“你克剥民脂民膏来施舍，纵造七级浮屠，不过是涂膏衅血。今可将银一千两赈济穷民，再罚你一千两买米贮常平仓，以备救荒之用。”二人皆依命输纳。来御史又令知县沈伯明与胡浑、高勋三人同至宝应寺中拜见真通、真彻，择了吉日，送他上五台山，命合寺僧人用鼓乐前导，一个知县、一个县丞、一个参将步行奉送出城，又差书吏贲了盘费，直护送他到五台山上。正是：

欲求真和尚，只看好俗人。
两现比丘相，一现宰官身。

当时广东百姓无不称颂来御史神明，朝中张枢密闻他政声日盛，特疏荐扬，朝廷加升为殿中侍御史。来御史奉命还朝，广东士民卧辙攀辕，自不必说。来御史回到桐乡县，迎取夫人并水员外一家老小同至京中。朝廷恩典，父母妻子都有封赠，来御史又替水员外谋干了一个小前程，也有冠带荣身。后来又扶持他儿子读书入泮，以报他昔日知己之恩。正是：

有冤在世必明，有恩于我必报。
能智能勇能仁，全义全忠全孝。

看官听说：来御史剃度了两个和尚，是护法；烧杀了三个和尚，也是护法；又令无数和尚还了俗，一发是真正护法。他姓来，真正是再来人；他号叫本如，真正是能悟了本愿人。于世生佛佛连声，逢僧便拜，名为活佛，反是死佛。世人读此回书，当一齐合掌同称“菩萨”。

〔回末总评〕

前番冤枉，一替人鞫，一己自鞫。或速或迟，各自不同。
又三个和尚，三样捉法，三样审法。玩具旨趣，可当一卷《佛经》读；观其文字，可当一部《史记》读。

卷之四 白钩仙

投崖女捐生却得生 脱桔囚赠死是起死

激浊李膺风，挽辔陈蕃志。安得当年释党人，增长贤良气。
千古曹娥碑，幼妇垂文字。若使香魂得再还，殊快今人意。

右调《卜算子》

古来最可恨的是宦竖专权，贤人受祸。假令萧望之杀了弘恭、石显，陈仲举、李元礼杀了张让、赵忠，李训、郑注杀了仇士良，又使刘贡得中状元，陈东得为宰相，岂不是最快人心的事？古来最可恨的又莫如娇娃蒙难，丽女遭殃。假令虞姬伏剑之时，绿珠堕楼之日，有个仙人来救了，他年项王不死，季伦复生，再得相聚，又岂非最快人心的事？如今待在下说一个绝处逢生的佳人，再说一个死中得活的贤士，众位一一听。

话说成化年间，陕西紫阳县有个武官，姓陆名世功，由武进士出身，做到京卫指挥。妻杨氏，生一子一女，子名逢贵，女字舜英。那舜英自幼聪慧，才色兼美，乃兄逢贵却赋性愚鲁，目不识丁。舜英自七岁时与哥哥在后园鱼池边游戏，逢贵把水瓯向池中取水玩耍，偶然撒起一条小白蛇，长可二寸，头上隐隐有角，细看时，浑身如有鳞中之状。逢贵便要打杀它，舜英连忙止住道：“此蛇形状甚异，不可加害。”夺过瓯来，把蛇连水的倾放池里。只见那蛇盘旋水面，忽变有三尺来长，跳跃而去。

舜英道：“我说此蛇有异，早是不曾害他。”逢贵也十分

惊讶。

过了一日，舜英正随着母亲在内堂闲坐，丫鬟传说外边有个穿白衣的道姑求见夫人、小姐。夫人听了，便教唤进。不一时，那道姑飘飘然走将进来，你道她怎生模样？

头戴道冠，手持羽扇。浑身缟素，疑着霓裳舞裙；遍体光莹，恍似雪衣女子。微霜点髟髻，看来已过中年；长袖飘香，不知何物老嫗。若非天上飞琼降，定是云边王母来。

夫人见她仪容不俗，起身问道：“仙姑何来？”道姑稽首道：“贫道非为抄化而来，因知贵宅小姐将来有灾难，我有件东西送与她佩带了，可以免难消灾。”说罢，袖中取出一个白玉钩来，递与舜英道：“小姐好生悬带此钩，改日再得相见，贫道就此告辞了。”夫人再要问时，只见那道姑转身下阶，化作一阵清风早不见了。夫人与舜英俱各惊怪不已。细看那白玉钩，澄彻如冰，光莹似雪，皎然射目，真是可爱。夫人对舜英道：“这道姑既非凡人，你可依她言语，将此钩佩在身边，不要遗失了。”舜英领命，自此把这玉钩朝夕悬带，不在话下。

光阴迅速，不觉过了五六年。舜英已十三，一发出落得如花似玉。哥哥逢贵已娶了一个岳指挥家的女儿为室，舜英却还未有姻事。有个姑娘叫做陆筠操，是父亲同胞之妹，嫁在白河县任家，不幸早寡，生一子名唤任蓂，字君芳，年长舜英三岁。

筠操最爱内侄女舜英才貌，意欲以中表联姻，却反嫌自己儿子才貌不及舜英，恐未足为舜英之配，故尔踌躇未定。不想舜英到十四岁时父母双亡，陆逢贵守过了制，谋干了一个京卫千户之职，领了舜英并妻子岳氏一同赴任。

到京之后，逢贵专意趋承权势，结交当道，因此虽是个小

小武官衙门，却倒有各处书札往来，频频不绝。逢贵自己笔下来不得，要在京中请个书记先生，有人荐一四川秀才到来。那人姓吕名玉，字琼仙，蜀中梓潼县人氏，年方二十，负才英迈，赋性疏狂，因游学在京，也要寻个馆地读书，当下就应了陆逢贵之聘。逢贵便把一应往来书札都托他代笔，吕玉应酬敏捷，不假思索，逢贵恐怕他草率，每每把他所作去请问妹子舜英，直待舜英说好，细细解说了其中妙处，然后依着妹子言语，出来称赞吕玉几句。吕玉暗想道：“此人文墨欠通，每见吾所作，初时读不断、念不出，茫然不解其意；及至进去了一遭，便出来说几句在行的话，却又像极晓得此中奥妙的，不知他请教哪个来？”一日等逢贵他出，私问馆童道：“你的家主每常把我写的书文去请问何人？”馆童笑道：“吕相公还不晓得，我家舜英小姐无书不读，她的才学怕也不输与吕相公哩。我主人只是请教自己妹子，更没别人。”吕玉失惊道：“原来你家有这一位好小姐，可有姻事也未？”馆童道：“还未有姻事。我听得主人说，要在京中寻个门当户对官宦人家与她联姻。”吕玉听罢，私忖道：“如何这一个蠢俗的哥哥，却有这一个聪明的妹子？她既称许我文字，便是我的知己了。我今弱冠未婚，或者姻缘倒在此处也未可知。”又转一念道：“他要攀官宦人家，我是个寒素书生，一身飘泊，纵然小姐见赏，他哥哥是势利之徒，怎肯攀我？”又一个念头道：“只愿我今秋乡试得意，这头姻事不愁不成。”却又疑虑道：“倘我未乡试之前，她先许了人家，如何是好？”当下正在书馆中左思右想，只见陆逢贵走将进来，手持一幅纸儿，递与吕玉道：“先生请看这篇文章。”吕玉接来看时，第一行刻着道：“恭贺任节母陆老夫人五襄华诞乞言小序”，再看序文中间，都是些四六骈丽之语，大约称述任节母才德双全之意。吕玉看了一遍，对逢贵道：

“这是一篇徵文引。是哪里传来的？”逢贵道：“这任节母陆氏，就是家姑娘。今有表弟任君芳寄到手札一封在此，先生请看。”言罢，袖中取出书来，只见上面写道：

自去岁别后，兄嫂暨表妹想俱康胜。兹者家慈寿期已近，蒙同学诸兄欲为弟广徵瑶篇，表扬贞节。吾兄在都中，相知必多，乞转求一二名作，以为光宠，幸甚。徵文引附到。弟今秋拟赴北雍，相见当不远也。

表弟任蓐顿首陆表兄大人

吕玉看毕，谓逢贵道：“任节母既系令姑娘，又有令表弟手札徵文，合该替他多方转求。”逢贵道：“徵文一事不是我的熟路，他既秋间要来坐监，待他来时自去徵求罢。目下先要遣人送寿礼去作贺，敢烦大才做首寿诗附去何如？”吕玉应允，便取出花笺一幅，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写下古风八句道：

乐安高节母，世系出河南。
青松寒更茂，黄鹄苦能甘。
华胄风流久坠矣，逊、抗、机、云、难再起。
从兹天地锤灵奇，不在男子在女子。

吕玉一头写，逢贵一头在旁乱赞道：“莫说文章，只这几个草字就妙极了。”等他写完，便拿进内边，请教妹子舜英道：“这诗可做得好？”舜英看了，笑道：“诗虽好，但略轻薄些。”逢贵细问其故，舜英道：“前四句是赞姑娘守节，后面所言逊、抗、机、云，是四个姓陆的古人，都是有才有名的奇

男子。他说四人已往之后，陆家更没有恁般奇男子，秀气都聚在女子身上去了。这等意思，岂非轻薄？”逢贵听罢，不喜道：“这般说，是他嘲笑我了。”便转身再到书房，对吕玉道：“先生此诗如何嘲笑小弟？”吕玉道：“怎么是嘲笑？”逢贵便将妹子对他说的话依样说了一遍，道：“这不是明明嘲笑？”吕玉道：“这猜想差了。小弟赞令姑娘是女中丈夫，不愧四古人之后，奇女子便算得奇男子，此正极致称颂之意，并没什嘲笑在里边。”逢贵见说，却便不疑，暗想道：“他是个饱学秀才，我妹子虽则知文，到底是女儿家，或者解说差了也不可。”遂转口道：“是我一时错认，先生休怪。明日将这诗笺并寿礼一同送去便是。”说罢，自去了。

吕玉暗暗喝采道：“好个解事的慧心小姐。我诗中之谜，又被她猜着了。此诗不但赞她姑娘，连小姐也赞在内。她晓得我赞她，自然欢喜。只不知她可晓得我还未婚聘否？”到得晚间，逢贵陪着吕玉夜膳，吕玉闲话间对逢贵道：“小弟今秋要给假两三月，一来回籍乡试，二来因姻事未定，要到家中定亲。”逢贵道：“先生何不援了例，就在北京进场？”吕玉道：“小弟贫士，哪里援得例起？”逢贵道：“既如此，先生到贵省乡试后，可就入京，不消为姻事担搁。但得秋闹高捷，还你京中自有好亲事便了。”吕玉听说，心中欢喜，笑道：“今秋倘能侥幸，定要相求作伐。”当晚吃过夜膳，各自安歇。次日，逢贵对舜英说道：“秋间吕琼仙要假馆几月，他去后书柬无人代笔，须要妹子与我权时支应。”舜英道：“吕生为什么要假馆？”逢贵把吕玉昨夜所言述与舜英听了。舜英笑道：“我女儿家哪里支应得来？到那时任表兄若来坐监，央他支应便了。”逢贵道：“我听得姑娘说，任君芳的肚里还到你不来，这事一定要借重你。”舜英笑而不答，暗想道：“吕琼仙原来未曾婚

娶，找若嫁得这样一个才子也不枉了。但他文才虽妙，未知人物如何？”过了一日，吕玉与逢贵在堂中闲活，舜英乃于屏后潜身偷觑，见他丰姿俊朗，眉宇轩昂，端地翩翩可爱。正是：

以玉为名真似玉，将仙作字洵如仙。
自知兄长非刘表，却羡郎君是仲宣。

不说舜英见了吕玉十分爱慕，且说吕玉欢羨舜英的敏慧，道是有才者毕竟有貌，时常虚空摹拟，思欲一见。一日，正值端阳佳节，逢贵设席舟中，请吕玉去看龙船。至晚席散，逢贵又被几个同僚邀去吃酒了，吕玉独步而回。不想舜英是日乘吕玉出外，竟到书馆中翻阅他的书集，恰好吕玉自外闯将进来，舜英回避不迭，刚刚打个照面。吕玉慌忙退了几步，让舜英出了书房，看她轻移莲步，冉冉而进，临进之时，又回眸斜眺，真个丰韵动人，光艳炫目。有诗为证：

已知道蕴才无对，更慕文君貌少双。
撇下一天风韵去，才郎从此费思量。

吕玉见了舜英，不觉手舞足蹈，喜而欲狂，恨不得便与配合。这一夜千思万想，通宵不寐。

次日起来梳洗方毕，馆重来说主人在堂中请吕相公讲话。吕玉走到堂中，逢贵迎着道：“有篇要紧寿文，敢求大笔。”吕玉道：“又是什么寿文？”逢贵道：“内相汪公公五月十五日寿诞，小弟已备下许多寿礼，只少一篇寿文。今有个上好金笺寿轴在此，求先生做了文字，就写一写。”吕玉道：“可是太監汪直么？这阍狗窃弄威福，小弟平日最恨他。今断不以此

辱吾笔。”逢贵听了，好生怫然。原来逢贵一向极其趋奉汪直，连这前程也是打通汪直关节得来的。今见吕玉骂他，如何不愠？当下默然了半晌，却想道：“这狂生难道真个不肯做？待我还慢慢地央他。”到晚间，命酒对饮。饮得半酣，逢贵道：“今早所求寿文，原不劳先生出名，千乞不吝珠玉。”吕玉被他央免不过，又乘着酒兴，便教童子取过笔砚，将寿轴展放桌上，醉笔淋漓，写下一首绝句。道是：

净身宜了此身缘，无复儿孙俗虑牵。
跨鹤不须夸指鹿，守雌尽可学神仙。

写毕，后又大书“陆逢贵拜祝”，逢贵看了大喜。吕玉掷笔大笑，逢贵又劝了他几杯，酩酊大醉，馆童扶去书房中睡了。逢贵见轴上墨迹未干，且不收卷，随请妹子舜英出来，秉烛观之。

舜英看了，笑道：“这首诗送不得去的。”逢贵道：“如何送不得去？你可解说与我听。”舜英道：“总是吕生醉笔轻狂，不必解说。只依我言语，休送去罢了。”逢贵见说，心中疑惑。次早，令人持了轴子，亲到一最相知的同僚解少文家里。这解少文虽是武官，颇通文墨，当下逢贵把轴上的诗与他看，解少文一见了，摇头咋舌道：“谁替你做这诗？你若把去送与汪公，不是求福，反取祸了。”逢贵惊问何故，解少文道：“这诗第一句笑他没鸡巴；第二句笑他没后代；第三句是把赵高比他，那赵高是古时极恶的太监；第四句说他不是雄的，是雌的。这是何人所作，却恁般利害？”逢贵大恨道：“这是我家西席吕琼仙做的，不想那畜生这等侮弄我。”解少文道：“这样人还要请他做西席，还不快打发他去！”逢贵恨了一口气，

别了解少文，赶将回来，径到书馆中，见了吕玉，把轴儿掷于地上，乱嚷道：“我请你做西席，有什亏你处？你却下此毒手！”吕玉愕然惊讶。原来吕玉醉后挥毫，及至醒来，只依稀记得昨夜曾做什么诗，却不记得所做何诗，诗句是怎样的了。今见逢贵发怒，拾起轴来看了，方才记起。乃道：“此我醉后戏笔，我初时原不肯做的，你再三强逼我去做，如何倒埋怨我？”逢贵嚷道：“若不是我去请教别人，险些儿把我前程性命都送了。你这样人留你在此，有损无益，快请到别处去，休在这里缠帐！”吕玉大怒道：“交绝不出恶声，我与你是宾主，如何这般相待？我如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只今日就去便了。”逢贵道：“你今日就去，我也不留。”吕玉道：“量你这不识字的蠢才，也难与我吕琼仙做宾主。”逢贵听了这话，十分忿怒，躁暴如雷，两个大闹了一场。吕玉立刻收拾了书箱行李，出门而去。正是：

醉后疏狂胆气粗，只因傲骨自难磨。
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当下逢贵气忿忿地走进内边，埋怨妹子舜英道：“吕家畜生做这等无礼的诗，你却不明对我说，只葫芦提过去，好生糊涂。”舜英道：“我原说是醉笔轻狂，送不得去的。”逢贵道：“哪里是醉笔，这是他明明捉弄我。我方才赶他去时，他还口出狂言，我教这畜生不要慌！”舜英见说，低头不语，暗忖道：“我看吕生才貌双美，正想要结百年姻眷，谁料今朝这般决撒。此段姻缘，再也休提了。”正是：

好事恨多磨，才郎难再得。

宾主两分颜，只为一汪直。

不说舜英思念吕玉，时时背着兄嫂暗自流泪。且说逢贵十分怨恨吕玉，想出一个毒计道：“我就把他这首诗到汪府中出首了，教汪公拿这厮来问他一个大罪，既出了我的气，又讨了汪公的好，却不大妙。”算计已定，等贺过了汪直生辰之后，便把吕玉所写的诗轴面献汪直，细诉前情。汪直大怒，便要擒拿吕玉。却想诗轴上没有吕玉名字，且又不好因一首私诗辄便拿人，只牢记着他姓名，要别寻事端去奈何他。哪知吕玉自从出了逢贵之门，更不在京中担搁，便即日归四川去了。

光阴荏苒，看看过了八月场期，各直省都放过乡榜，只有陕西因贡院被火焚烧，重新建造，改期十月中乡试，其他各处试卷俱陆续解到礼部。吕玉已中了四川第二名乡魁。舜英闻了此信，好生欢喜。料得乃兄最是势利，今见吕生高捷，或者等他到京会试之时，宾主重讲旧好，那时再要成就姻缘，便不难了。却不料逢贵早把前诗出首，汪直正在那里恨他。今见他中了举人，便授旨于礼部尚书宁汝权，教他磨勘吕玉试卷。那宁汝权是汪直的心腹，奉了汪直之命，就上一本，说四川新中举人吕玉第三场试策中多有讥讪朝政之语，殊为妄上，合行议处，其房考成都府推官文举直并正副主考官俱难辞咎。汪直票旨吕玉革去举人，着彼处有司火速提解来京究问，房考文举直着革职，正副主考分别降级罚俸。旨下之日，逢贵欣欣得意，对舜英说知，拍手道：“今日才出得我这口气。”舜英听了，吃惊不小，想道：“我兄如何这般狠心？他骂汪直，也是他的气骨；你附汪直，不是你的长策。一旦冰山失势，不知后事如何，怎生把个有才的文人平白地坑陷了？”心中愁痛，寸肠如割。有一曲《啄木儿》单说舜英此时的心事：

心私痛，泪暗零，难将吴越谐秦晋。正相期萝葛欢联，恨无端宾主分争。鹿鸣幸报秋风信，只道鸾交从此堪重订。

又谁知顿起戈矛陷俊英。

却说陆逢贵倾陷了吕玉，汪直喜欢他会献媚，就升他做了四川指挥使。逢贵大喜，即日谢过了汪直，领了家小出京赴任，迤迤望四川进发。行个多日，路经陕西北界，时值陕西分防北路总兵尚士豪为克减军粮，以致兵变，标下将校杀了总兵，结连土贼流民一齐作乱，咸阳一带地方都被杀掠。这里陆逢贵不知高低，同了妻子岳氏、妹子舜英并车仗人马正到咸阳界口。逢贵乘马先走，教家眷随后慢慢而行，不提防乱兵冲杀过来，逢贵竟为乱兵所杀，从人各自逃命。舜英与岳氏见不是头，慌忙弃了车仗，步行望山谷小路逃奔。岳氏又为流矢所中而死，单只剩舜英一人，也顾不得山路崎岖，尽力爬到一个山岩之上，只闻四面喊声渐近，又听得贼人喊道：“不要放箭，看有少年女子，活捉将来。”舜英度不能免，不如先死，免至受辱。转过岭后，见一悬崖峭壁，下临深潭，乃仰天叹道：“此我尽命之处矣”却又想道：“以我之才貌，岂可死得冥冥无闻，待我留个踪迹在此，也使后人知有陆舜英名字。”便咬破舌尖，将指蘸着鲜血去石壁上大书九字道：

陆氏女舜英于此投崖

写罢，大哭了一场，望着那千尺深潭踊身一跳。正是：

玉折能离垢，兰摧幸洁身。
投崖今日女，仿佛堕楼人。

看官你道舜英拼命投崖，这踊身一跳，便有一百条性命也不能再活了。谁知天下偏有稀奇作怪的事，舜英正跳之时，只见身边忽起一道白光，状如长虹，把舜英浑身裹住，耳边但闻波涛风雨之声，两脚好像在空中行走一般。约有一盏茶时，白光渐渐收敛，舜英已脚踏实地。那白光收到衣带之间，化成一物，看时，却原来就是自幼悬佩的这个白玉钩儿。舜英心中惊怪，抬头定睛细看，却见自己立在一个洞府门前，洞门匾额上题着“蛟神之府”四个大字。正看间，呀的一声，洞门早开，走出一个白衣童子，见了舜英，说道：“恩人来了，我奉老母之命，特来相请。”说罢，引着舜英直入洞内。只见洞中奇花异草，怪石流泉，非复人间景致。中堂石榻之上，坐着一个白衣道姑，仔细看时，依稀像是昔年赠钩的老姬。那道姑起身笑道：“小姐还认得我么？小儿曾蒙活命之恩，故我今日特来相救，以报大德。”舜英愕然，不解其故。道姑指着那白衣童子道：“小姐，你十年前池边所放小白蛇，便是此儿，如何忘了？”舜英方才省悟。正是：

别有洞天非人世，似曾相识在何处？
回思昔日赠钩时，始记当年池畔事。

当下舜英伏地再拜，道姑忙扶起道：“你且休拜，可随我到洞后来。”舜英随着道姑走至洞后，出了一头小角门，来到一个去处，只见一周遭树木寥杂，却是一所茂林之内，隐隐听得隔林有钟磬之声。道姑对舜英道：“我送你到此处，还你三日内便有亲人相见。我这玉钩仍放你处，另日却当见还。”说罢，用手指着林外道：“那边有人来了。”舜英转顾间，早不见了道姑，连那洞府也不见了。舜英恍恍惚惚，想道：“莫非

是梦里么？若不是梦，或者我身已死，魂魄在此游荡么？”伸手去摸那玉钩，却果然原在衣带上。正惊疑间，忽闻林外有人说话响，定睛看时，却又见两个道姑走进林子来，一见了舜英，相顾惊讶道：“好奇怪，果然有个女郎在此。”便问舜英是谁家宅眷，因何到此，舜英把上项事细细陈诉，两个道姑十分欢谑。舜英问道：“这里是什么所在？”道姑道：“是白河县地方。我两个便是这里瑶芝观中出家的道姑。昨夜我两人同梦一仙姑，好像白衣观音模样，说道：‘明日有个女郎在观后林子里，你们可收留她在观中暂住三日，后来当有好处。’因此今日特来林内寻看，不想果然遇见小娘子，应了这奇梦。”舜英听了，也暗暗称奇。两个道姑引舜英入观中，那观中甚是幽雅，各房共有六七个道姑，都信仙姑脱梦的灵异，敬重舜英，不敢怠慢。

舜英在观中住了两日，到第三日，正在神前烧香拜祷，只见一个道姑来传报道：“任家太太来进香，已在门首下轿了。”言未已，早见一个苍头斋着香烛，两个女使随着一个中年妇人走进观来。舜英看那妇人，不是别人，却是姑娘陆筠操，便叫道：“这不是我姑娘么？”筠操见了舜英，大惊道：“这是我侄女舜英小姐，如何却在这里？”舜英抱着姑娘放声大哭，筠操询问来因，舜英把前事述了一遍。筠操听罢，一悲一喜，悲的是侄儿、侄妇都已遇害，喜的是侄女得遇神仙，救了性命。当下对舜英道：“你表兄赴京援例，还是五月间起身的，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音耗？两月前我差人到京探问，却连那家人也不见回来。因此我放心不下，特来这观里烧香保佑，不想却遇见了你。你今可随我到家中去。”说罢，烧了香，谢了道姑，另唤轿子抬了舜英，一齐回家。自此舜英只在任家与姑娘同住。

话分两头。且说吕玉才中举人，忽奉严旨革斥提问，该地方官不敢迟慢，登时起了批文，点差解役两名，押解吕玉星夜

赴京。不则一日，来到陕西咸阳地面，早闻路上行人纷纷传说，前边乱兵肆行杀掠，有个赴任的四川指挥陆逢贵一家儿都被杀了。吕玉听说，想道：“逢贵被杀不打紧，不知舜英小姐如何下落了？”心下十分惊疑。两个解役押着吕玉，且只顾望前行走，走不上二三十里，只见路上杀得尸横遍野，吕玉心慌，对解役说道：“我们往小路走罢。”正说间，尘头起处，一阵乱兵冲将过来，吕玉躲得快，将身钻入众死尸中，把死尸遮在身上，两个解役躲避不及，都被杀死。吕玉等贼人去远，方从死尸中爬出，却待要走，只见死尸里边有个像秀才打扮的，面上被刀砍伤，胸前却露出个纸角儿。吕玉抽出看时，却是一角官文书，护封上有陕西提学道印信，外又有路引一纸，上写道：

咸阳县为恳给路引，以便归程事：据白河县生员任蒨稟称前事，为此合行给付路引，听归原籍，所过关津客店，验引安放，不得阻遏。须至引者。

原来那任蒨自从五月间领了提学道批行的纳监文书起身赴京，只因路上冒了暑气，生起病来，挨到咸阳县中，寻下寓所，卧病了两个多月，始得痊可，把入京援例乡试的事都错过了。却闻陕西贡院被烧，场期已改在十月中，他想要仍回本省乡试，正待行动，不意跟随的两个家人也都病起来，又延挨了两月有余。

这年是闰八月，此时已是九月中旬，任蒨急欲回去料理考事，却又闻前途乱兵猖獗，官府防有奸细，凡往来行人都要盘诘，他便在咸阳县中讨了一纸路引，出城而行。行不多路，早遇了乱兵，主仆都被杀害。却不料吕玉恰好在他身边拾了文书路引，想道：“这任蒨不就是陆逢贵家亲戚么？如何被杀在

此？”当下心生一计，把文书路引藏在自己身边，脱那任蒨的衣巾来穿戴了，把自己囚服却穿在仕蒨身上，那两个杀死的解役身边自有批文，吕玉却拖他的尸首与任蒨尸首一处卧着。安置停当，放开脚步，回身望山谷小路而走。爬过了一个峰头，恰好走到陆舜英投崖之处，见了石壁上这九个血字，十分惊痛，望着深潭，欷歔流涕。正是：

石壁题痕在，香魂何处寻？
临风肠欲断，血泪满衣襟。

吕玉在崖边哭了半日，然后再走，走到个山僻去处，取出那角文书拆开看了，方知是任蒨纳监的文书，想因路上阻隔，不曾入京，仍回原籍，“我今且冒了他名色，躲过盘诘，逃脱性命，再作区处。”计较已定，打从小路竟望兴平、武功一路逃奔。

且说这些乱兵猖獗了一番，却被陕西巡抚晋名贤亲提重师前来尽行剿灭，其余乌合之众四散奔窜。晋抚公将贼兵所过地方杀死官民人等俱各查点尸首，随路埋葬。查得新任四川指挥陆逢贵并解京钦犯吕玉及解役二名都被杀死，有割付与批文为据，随即具疏申奏去了。一面班师，一面行文附近地方，严缉奸宄，倘有面生可疑之人，擒解军前审究。此时吕玉正逃到兴平县界，投宿客店，店主人查验路引是白河县人，听他语音却不像那边人声口，疑是奸细，即行拿住。恰值晋抚公经过本处，便解送军门。吕玉见了晋抚公，把路引文书呈上，晋抚公看了，问道：“你既往北京纳监，如何倒走回来？”吕玉道：“正为路上有警，故此走回。”晋抚公道：“你既是陕西白河县人，如何语音有异？”吕玉道：“只因出外游学已久，故此乡语稍

异。”晋抚公道：“若果系秀才，不是奸人，待我出题试你一试。”便命左右给与纸笔，出下三个题目，吕玉手不停挥，三义一时俱就。晋抚公看了，大加称赏道：“你有这等文学，自然高捷，既不能入京援例入场，现今本省贡院被烧，场期改于十月中，本院如今就送你去省中乡试便了。”吕玉本要躲过了盘诘，自去藏身避难，不想抚公好意，偏要送他进场，不敢违命，只得顿首称谢。晋抚公随即起了文书，给发盘费，差人送至省中应试。吕玉三场既毕，揭晓之日，任蒨名字又高高地中在第三名。吕玉恐本处同年认得他不是任蒨，不敢去赴鹿鸣宴，只推有病，躲在寓中。

凡有同年来拜的，俱不接见。连房师、座师也直待他临起身时，各同年都候送过了，然后假装病态，用暖轿抬到舟中一见，见过仍即回寓，闭门托病。正是：

冒名冒籍，出头不得。

人愁落第，我苦中式。

话分两头。且说报录的拿了乡试录，竟到白河县任家报喜。

任母陆筠操闻儿子中了，好不喜欢。却又想道：“他已援北例，如何倒中在本省？此必因路上遇乱，故仍回省中乡试。他今既中了，少不得即日回来省亲。”过了几日，却不见音耗。任母心中疑虑，即差老苍头到省去接他。此时吕玉已离了旧寓，另赁下一所空房居住，就本处收了两个家僮伏侍，吩咐他：“凡有客来，只说有病，不能接待；就是我家里有人来，也先禀知我，方放他进来相见。”那任家老苍头来到省中，要见主人。两个家僮便先到里面禀知，吕玉慌忙卧倒床上，以被蒙首，苍头走到榻前问候，吕玉只在被中作呻吟之声，更没话说。苍

头心慌，出来询问家僮道：“相公为什患病？一向跟随相公的两个家人如何不见？”家僮道：“相公正因病中没人伏侍，收用我们，并不见有什家人跟随。但闻相公路遇乱兵，只身逃难，亏得巡抚老爷送来进场的。那跟随的家人莫不路上失散了？”苍头听罢，认道主人途中受了惊恐，所以患病，便星夜赶回家里，报知老安人。

任母听了，甚是惊忧。即日吩咐侄女陆舜英看管家中，自己带了两个女使、一个老苍头，买舟亲到省中看视任菡。那吕玉闻任母到了，教家僮出来传说相公病重，厌闻人声，女使、苍头都不要进房门，只请老安人一个到榻前说话。当下任母进得房门，吕玉在床上滚将下来，跪伏于地，叫声：“母亲，孩儿拜见。”任母道：“我儿病体，不消拜跪。”一头说，一头便去扶他。

吕玉抬起头来，任母定睛一看，惊道：“你不是我孩儿！”吕玉忙摇手，低叫道：“母亲禁声，容孩儿细禀。”任母道：“你是何人？”吕玉道：“孩儿其实不是令郎，是四川秀才，因路上失了本身路引，特借令郎的路引到此中式。今乞母亲确认我做孩儿，切莫说明是假的，使孩儿有冒名冒籍之罪。”任母道：“你借了我儿的路引，如今我儿却在哪儿？”吕玉道：“母亲休要吃惊，孩儿方敢说。”任母道：“你快说来。”吕玉道：“令郎已被贼兵所害，这路引我在死尸身上取的。”任母听了，大叫一声，蓦然倒地。吕玉慌忙扶她到床上睡了。过了半晌，然后哽哽咽咽哭将转来。吕玉再三劝解，又唤家僮进来吩咐道：“老安人因路途劳顿，要安息一回。传谕家人女使们只在外边伺候，不得进房惊动。”吩咐毕，闭上房门，伏于床前，殷勤侍奉。任母连连发昏了几次，吕玉只顾用好言宽慰。到夜来，衣不解带，小心伏侍。任母见他这般光景，叹口气道：

“我儿子没命死了，也难得你如此孝敬。”吕玉道：“令郎既不幸而死，死者不可复生。孩儿愿代令郎之职，奉养老亲，愿母亲善自宽解，以终余年。”任母听罢，沉吟了一回，对吕玉说道：“我认你为子，到底是假骨肉，不若赘你为婿，方是真瓜葛。我今把个女儿配你，你意下如何？”吕玉道：“孩儿既冒姓了任，怎好兄妹为夫妇？”任母道：“这不妨，我女原不姓任，是内侄女陆氏嗣来的。”吕玉道：“既如此，母亲把内侄女竟认做媳妇，不要认做女儿；把我原认做孩儿，切莫说是女婿便了。”任母道：“究竟你的真名姓叫什么？”吕玉暗想道：“我的真名性，岂可便说出？还把个假的权应她罢。”便将“吕玉”二字倒转说道：“我姓王名回，乞母亲吩咐家人，切莫走漏消息。”原来任家有几个家人，两个随着任蕖出去杀落了，后来又差两个去路上迎候主人，都不见回来，今只剩个老苍头，任母唤来细细吩咐了一番。

过了一日，任母要同吕玉回到白河县家中与侄女陆舜英成亲，吕玉恐怕到那里被人认出假任蕖，弄出事来，乃恳求任母接取小姐到省中寓所完婚，任母允诺。选下吉日，差人回家迎娶舜英小姐。

舜英闻说姑娘要把她配与表兄任蕖，私自嗟叹道：“真个势利起于家庭，姑娘向以任表兄才貌不如我，不堪为配，今日见他中了举人，便要择日成婚。我今在他家里度日，怎好违他？只可惜吕琼仙这段姻缘竟成画饼了。”当下自嗟自叹了一回，只得收拾起身。不则一日，来至省中寓所。任母与她说明就里，方知所配不是任蕖，却是王回。到得结亲之夜，两个在花烛下互相窥觑，各各惊讶。吕玉见了新人，想道：“如何酷似陆舜英小姐？我前在山崖上亲见她所题血字，已经投崖死了，如何这里又有个陆舜英？”又想道：“任母原是陆氏，她的内侄女

或者就是舜英的姊妹，故此面庞厮象也不可知道。”又想到：“便是姊妹们面庞厮象，也难道厮象得一些儿不差？”这边舜英看了新郎，也想道：“这明明是吕玉，如何说是王回？据他说是四川人，难道偏是同乡又同貌？”二人做过花烛，入帏就寝。吕玉忍耐不住，竟问道：“娘子你可是陆舜英小姐么？”舜英也接问道：“官人你可是吕琼仙么？”吕玉见她说破，忙遮掩道：“我是王回，并不是什么吕琼仙。”舜英道：“你休瞒我，你若不是吕琼仙，如何认得我是陆舜英？”吕玉料瞒不过，只得把实情说了。因问道：“据我路上所见，只道小姐投崖自尽了，不想依然无恙，莫非那投崖的又别是一个陆舜英么？”舜英笑道：“投崖自尽的也是我，依然无恙的也是我。”便也把前情细细诉说了一遍。两个大家欢喜无限，解衣脱带，搂入被窝，说不尽这一夜的恩情美满。正是：

春由天降，笑逐颜开。
前从背地相思，各怀种种；
今把离愁共诉，说与般般。

前于书馆靚芳容，恨不一口水吞将肚里去；今向绣帏偎粉面，且喜四条眉斗合枕边来。前就诗谜中论短论长，唯卿识我的长短；今在被窝里测深测浅，唯我知伊的浅深。前见白衣儿洞府欢迎，今被赤帝子核心直捣。前日丹流莺舌，染绛文于山间；今宵浪滚桃花，落红雨于席上。前日姻传玉镜，谁道温家不是温郎；今宵唇吐丁香，却于吕生凑成“吕”字。何幸一朝逢旧识，几忘两下是新人。

此时任母身子稍安，舜英夫妇定省无缺。吕玉叮嘱舜英：

“在姑娘面前切莫说出我真名字。”舜英道：“你这等藏头露尾，如何遮掩得了？”吕玉道：“汪直恶贯满盈，自当天败，我且权躲片时，少不得有出头日子。”舜英自此依他言语，更不说破。

过不多几日，早有送报人送京报来。时吕玉正在房中昼寝，舜英先取来看时，见上面写道：

十三道御史合疏题为逆 谋为不轨等事：奉圣旨汪直着拿送法司从重治罪。

礼科一本，乞赠直言之士，以作敢谏之风事：奉圣旨据奏四川举人吕玉，试策切中时弊，不幸为小人中伤，被逮道死，殊为可悯。着追复举人，赠翰林院待诏。其主考、房考各官，着照原官加级起用。宁汝权革职拿问。

吏部一本，推升官员事：原任成都府推官文举直拟升陕西道监察御史。奉圣旨文举直着即巡按陕西，写敕与他。

舜英看了，慌忙唤醒吕玉，递与他看。吕玉以手加额道：“谢天地，今日是我出头的日子了。且喜文老师就做了这里代巡，我的事少不得要他周全。今不要等他入境，待我先迎候上去。”便教家僮雇下船只，连夜起身前往。到得前途，迎着了按院座船。吕玉乃先将陕西新科中式举人任蒨的名揭投进，文按君教请相见。

吕玉走过官船参谒，文按君一见大惊，连叫：“奇怪，奇怪！莫不是我见了鬼么？”吕玉道：“举人是人，如何是鬼？”文按君道：“尊容与敝门生吕玉毫厘无二，所以吃惊。”吕玉道：“乞屏左右，有言告禀。”文按君便喝退从人，引吕玉进

后舱。吕玉才向袖中取出门生的名揭呈上，说道：“门生其实是吕玉，不是任菑。”文按君惊问道：“都传贤契已死，如何得活？”吕玉把前事细细呈告。文按君大喜道：“本院便当替你题疏。”吕玉道：“求老师隐起门生冒名冒籍、重复中式一节，门生一向托病不出，如今只说任菑近日身故，吕玉赘在任家为婿便了。”文按君点头应允。

吕玉拜别了文按君回家，仍旧闭门静坐，等候好音。

光阴迅速，不觉已是十二月中旬。忽一日，听得门前喧闹，拥进一簇报人，贴起喜单，单上大书道：

捷报贵府老爷吕：前蒙圣旨追复举人，赠翰林院待诏。
今复蒙圣旨召赴京师会试。

吕玉闻报，亲自出来打发了报人去后，入见任母。任母问道：“你是王回，如何报单上却又是什么老爷吕？”吕玉至此方把实情说明，任母才晓得他是吕玉，不是王回。当下吕玉对任母道：“岳母如今休认我做孩儿，原认我做女婿罢。一向为小婿之故，使岳母未得尽母子之情，我今当为任兄治丧开吊，然后去会试。”任母含泪称谢。吕玉便教合家挂了孝，堂中设棺一口，将任菑衣冠安放棺内，悬了孝幕，挂起铭旌，旌上写道：“故孝廉君芳任公之柩”，门前挂上一面丧牌，牌上说道：“不幸内兄孝廉任公君芳于某月某日以疾卒于正寝”，后书道“护丧吕玉拜告。”这一治丧，远近传说开去，都说任举人一向患病，今日果然死了，妹夫吕玉在那里替他开丧。于是本处同年俱来作奠，按院亦遣官来吊，一时丧事甚是整齐。正是：

谎中调谎，虚里驾虚。

东事出西头，张冠换李戴。

任家只有一个儿子，忽然弄出两个儿子来；吕生中了两个举人，隐然分却一个举人去。姑借侄为假媳，侄又借姑为干娘，两下俱为借名；吕冒任之秀才，任又冒吕之乡榜，一般都是冒顶。吕经魁一封赠诏，本谓锡于死后，不料锡于生前；任春元半幅铭旌，只道中在生前，谁知中在死后。假王回纳妇成亲，适为真吕玉入赘张本；活琼仙闭门托病，巧作死君芳设幕缘由。这场幻事信稀闻，此种奇情真不测。

吕玉治丧既毕，兼程进京，赴过会试。放榜之日，中了第五名会魁，殿试状元及第，除授翰林院修撰。上疏乞假回籍葬亲，朝廷准奏。吕玉便同舜英到四川拜了祖茔，葬了父母，然后回到陕西白河县，却于瑶芝观里又设两上空棺，挂一对铭旌，一书“故指挥使逢使陆公之柩”，一书“故指挥陆公元配岳孺人之柩”，也替他设幕治丧。正是：

人虽修怨于我，我当以德报之。
总看夫人面上，推爱亦其所宜。

吕玉一面治丧，一面就在观中追荐父母，并任、陆两家三位灵魂。道场完满之日，任母与舜英都到观中烧香礼佛。只见观门外走进一个白衣道姑，携着一个白衣童子来到庭前，见了舜英，笑道：“小姐今日该还我玉钩了。”舜英看时，认得是前日救她的仙姑。未及回言，早见自己身边飞出一道白光，化作白云一片，那道姑携着重子跨上白云，冉冉腾空而起。一时观里观外的人，俱仰头观看。舜英忙排香案，同吕玉、任母望

空礼拜，约有半个时辰，方才渐渐不见。舜英伸手去摸那玉钩时，已不在身边了。正是：

仙驾来时玉佩归，瑶芝观里白云围。
惊看天上蛟龙变，正值人间鸾凤飞。

吕玉唤高手匠人塑仙姑、仙童神像于观中，给香火钱与本观道姑，教她朝夕供养。舜英又唤过昔日在林子里遇见的两个道姑，多给银钱，酬其相留之德。吕玉把三个空柩都安厝了，然后同家小进京赴任。后来舜英生三子，将次子姓了任，第三子姓了陆，接待两家香火。吕玉官至文华殿太学士，舜英封一品夫人。吕玉又替任母题请表扬贞节，此是后话。

看官听说，隋侯之珠，杨香之环，相传以为灵异，岂若蛟神白玉钩更自稀奇。至于佳人死难，贤士捐生，不知费了吊古者多少眼泪。今观陆小姐绝处逢生，吕状元死中得活，安得不鼓掌大笑，掀髯称快。

〔回末总评〕

蛇为仙，玉化灵，奇矣。然神仙之幻不奇，人事之幻乃奇。托任是假，姓王亦是假；认儿是假，呼婿亦是假，是一假再假也。任藕本有，王回却无，是两假之中，又有一真一假也。假子难为子，侄婿可为婿，是同假之中，又有半假半真也。至于任之死是真，若死在中式之后，则死亦是假；吕之病是假，乃病在治丧之前，则病又疑真。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总非人意想之所到。

卷之五 续箕裘

吉家姑捣鬼感亲兄 庆藩子失王得生父

血诚不当庭帏意，伯奇孝已千秋泪。号泣问苍天，苍天方醉眠。有人相救援，感得亲心转。离别再团圆，休哉聚顺欢。

右调《菩萨蛮》

从来家庭之间，每多缺陷。以殷高宗之贤，不能察孝已。以尹吉甫之贤，不能活伯奇。又如戾太子被谮而死，汉武帝作思子宫，空余怅望，千古伤心。至于宜臼得立，不能再见幽王，而与褒姒、伯服势不并存；重耳归国，亦不能再见献公，而与奚齐、卓子亦势不两立，又岂非可悲可涕之事？如今待在下说个被谗见杀、死而复生的孝子，哭子丧目、盲而复明的慈父，再说个追悔前非、过而能改的继母，无端抛散、离而复合的幼弟，与众官听。

这桩事在正统年间，河南卫辉府有个监生，姓吉名尹，号殷臣，妻高氏，生一子，名孝字继甫。幼时便定下一房媳妇，就是吉尹妹丈喜全恩的女儿。那喜全恩是勋卫出身，现在京师做个掌管羽林卫的武官。夫人吉氏，便是吉尹的胞妹。所生女儿，小字云娃，与吉孝同年同月而生，两家指腹为婚的。不想吉孝到十二岁时，母亲高氏一病而亡。吉尹娶妾韦氏，一年之内即生一子，乳名爱哥，眉清目秀，乖觉异常，吉尹最所钟爱，替他起个学名，叫做吉友。自古道“母以子贵”。吉尹喜欢吉友，遂将韦氏立为继室。原来吉家旧本殷富，后因家道衰落，

僮仆散去，只留一旧仆高懋，原系前妻高氏随嫁来的。到得韦氏用事，把这旧仆打发出去。另自新收个养娘刁氏。那刁姬最会承顺主母颜色，揣候意旨，搬说是非，韦氏甚是喜她。正是：

彼一时兮此一时，新人用事旧人辞。

只缘主母分前后，顿使家奴兴废殊。

却说吉孝一向附在邻家书馆中读书，朝去夜回，全亏高懋担茶担饭，早晚迎送。自从高懋去了，午膳晚茶没人送去，都要自回来吃。那刁姬只愿抱着小官人，哪里来理会大官人。吉孝匍匐道途，不得安逸，或遇风雨之时，一发行走不便，时常歔嗟叹。刁姬便在韦氏面前搬口道：“大官人道主母逐了高懋去，甚是怨怅。”韦氏变色道：“难道一个家人，我做娘的作不得主？”便对吉尹说了，唤吉孝来数说了几句，吉孝不敢回言，情知是刁姬搬了是非。一日归来吃午膳，饭却冷了，忍耐不住，不合把刁姬痛骂了一场，刁姬十分怀恨，便去告诉韦氏道：“相公大娘不曾骂我，大官人却无端把我来辱骂。”韦氏道：“晓得是娘身边得用的人，看娘面上就不该骂你了。”刁姬道：“这是骂不得大娘，所以骂我。大官人正不把大娘当娘哩，他背后还有极好笑的话。”韦氏问是什话，刁姬假意不敢说。直待盘问再三，方才说道：“大官人在背后说相公没主意，不该以妾为妻。”

又说大娘出身微贱，如今要我叫娘，算是勉强。”韦氏听了，勃然大怒，便要发作。刁姬止住道：“大娘若为了我与大官人寻闹，他毒气便都射在我身上，不如只记在心里，慢慢计较便了。”韦氏自此深恨吉孝，时常对吉尹说他的不是处。正是：

信谮何容易，只因心两般。
可怜隔腹子，如隔一重山。

常言道：“口能铄金。”浸润之谮，最是易入。吉孝本没什不好，怎当得韦氏在丈夫面前，朝一句晚一句，冷一句热一句，弄得吉尹把吉孝渐渐厌恶起来。看官听说：大凡人家儿子为父母所爱的，虽有短处，也偏要曲意回护；若一被父母厌恶了，便觉他坐又不是，立又不是，语又不是，默又不是。可怜一个吉孝，只因失爱于父母，弄得手足无措，进退不得。思量无可奈何，唯有祷告天地神明，或可使父母回心转意。于是常到夜半，悄悄起来跪在庭中，对天再拜，涕泣祷告。又密写疏文一纸，在家庙前焚化。却不想都被刁姬窥见，一五一十地报与韦氏道：“这不知做的是什把戏？”韦氏怒道：“畜生一定是咒我夫妇两个了。”便对吉尹说知。吉尹初时尚不肯信，到夜间起来偷看，果见吉孝当天跪拜，口中喃喃呐呐，不知说些什么。吉尹大喝道：“你这忤逆畜生，在这里诅咒爹娘么？”吉孝吃了一惊，跪告道：“孩儿自念不肖，不能承顺父母，故祷告上苍，愿天默佑，使父母心回意转。岂有诅咒之理？”吉尹道：“你既非诅咒，何消夜半起来，避人耳目。我今亲眼见了，你还要花言巧语，勉强支饰。”便把吉孝着实打了一顿。

吉孝负痛含冤，有口莫辩。自想母党零落，高家已是无人，只有喜家姑娘是父亲胞妹，又是自己的丈母，除非她便可以劝得父亲。因捉个空，瞒着父母，私自走到喜家去，拜见姑娘，诉说衷情。原来喜全恩因上年土木之变，护驾死战，身受重伤，此时景泰御极，兵部于尚书嘉其忠勇，升他做了挂印总兵，镇守边关。不得回来，只有夫人吉氏在家。当下喜夫人听了侄儿所言，便道：“原来有这等事，待我婉转劝你父亲，教他休信

谗言便了。”吉孝垂泪道：“全赖姑娘劝解则个。”喜夫人又安慰了他几句，吉孝不敢久留，谢别了姑娘，自回家去。

过了一日，吉尹因欲问妹夫喜全恩信息，步到妹子家里。喜夫人接着，置酒相待。吉尹问道：“近日妹丈可有家信回来，边关安否如何？”喜夫人道：“你妹夫近日有信来，说边关且喜宁静。但牵挂家中骨肉，放心不下，询问女婿吉继甫近来学业如何？”吉尹道：“不要说起，这畜生十分无礼。我正待告诉你，一言难尽。”便把吉孝夜半对天诅咒的话说了一遍。喜夫人道：“我也闻得哥哥近日在家中惹气，可念父子至亲，先头的嫂嫂只留得这点骨血，休要听了闲言闲语，错怪了他。若做儿子的诅咒爹娘，天地有知，必不受此无理之诉，这是自告自身了。我看侄儿是读书人，决无此事。”吉尹听了，只管摇头，口虽不语，心里好生不然。正是：

枕边能灵，膝下见罪。

儿且不信，何有于妹。

当下吉尹别过妹子，回到家中，把上项话与韦氏说知。韦氏道：“若不是这畜生去告诉姑娘，何由先晓得我家中惹气？原来那忤逆种要把丈母的势来压量我。罢了，他道找出身微贱，做不得他的娘，料想姑娘也只认得先头的嫂嫂，未必肯认我为嫂，他女儿也不肯到我手里做媳妇。她说父子至亲，你们父子到底是父子，我不过是闲人，你从今再休听我的闲言闲语，我今后但凭你儿子怎样诅咒，再来对你说了。”这几句话分明是激恼丈夫，吉尹听了如何不怒？便唤过吉孝来喝问道：“你怎生在姑娘面前说我听了闲言闲语？”韦氏便接口道：“你夜半对天诅咒，是你父亲目击的，须不干我事。你就教姑娘来发

作我，我也有辩，我晓得你只多得我与小弟兄两个，今只打发我两个出去便了，何必连父亲也咒在里面？”吉尹听说，愈加着恼，又把吉孝打了一顿，锁在后房骂道：“省得你再到姑娘家去告诉，我且教你这畜生走动不得！”自此吉孝连书馆中也不能去，终日在房里涕泣。

那刁姬却私与韦氏计议道：“相公与大官人闹了这几场，大官人心里不怪相公，只怪大娘。今大娘年正青春，小官人又只得两三岁，相公百年之后，大娘母子两个须要在大官人手里过活，况大官人又有喜家夫人的脚力，那时须受他的累。常言道：‘斩草不除根，萌芽依旧发。’依我算计，不如先下手为强。”韦氏沉吟道：“你所言甚是，但今怎生计较便好？”刁姬道：“我有一计，不知大娘可依得么？”韦氏道：“计将安出？”刁姬道：“大娘可诈病卧床，教大官人侍奉汤药。待我暗地把些砒霜放在药里，等他进药之时，大娘却故意把药瓯失手跌落地上，药中有毒，地上必有火光冒起。那时说他要药死母亲，这罪名他须当不起。相公自然处置他一个了当。”韦氏道：“此计大妙。”商议已定，次日便假装做心疼，倒在床上，声唤不止。吉尹着忙，急请医生看视，讨了两贴煎剂，便付与刁姬，教快煎起来。韦氏道：“刁姬只好抱爱哥，没工夫煎药。若论侍奉汤药，原是做儿子的事。今可央烦你大孩儿来替我煎煎。”吉尹听说，遂往后房开了锁，放出吉孝，吩咐道：“母亲患病，要你煎药。只看你这番，若果小心侍奉，便信你前日不是诅咒，可以将功折罪。”吉孝领命，忙向刁姬取了药，看药封上写道：水二钟，煎八分，加姜二片，不拘时服。吉孝随即吹起炭火，洗净药罐，置水加姜，如法煎好。将来倾在瓯内，双手捧着，恭恭敬敬走到韦氏床前，叫声：“母亲，药在此。”那时吉尹正坐在房内，教刁姬引骗着爱哥作耍，替韦氏消遣。

见吉孝煎得药来，即令刁姬把爱哥放在床上，且伏侍韦氏吃药。韦氏才接药在手，却便故意把手一撇，将药瓯跌落地上，只见地上刺栗一声，一道火光直冲起来。吉孝见了，吓得目瞪口呆。刁姬只顾咋舌道：“好利害，好利害！”韦氏便呜呜咽咽地哭道：“大官人呵，你好狠心也！你恨着我，只去对你姑娘说，教你父亲出了我便罢。何苦下恁般毒手，药里不知放了什东西，这等利害。早是我该死，险些把我肝肠也迸裂了。”吉尹此时怒从心起，一把拖过吉孝来跪下，大喝道：“你要药死母亲，当得何罪？”吉孝大叫冤屈。吉尹道：“待我剥了你衣服，细细地拷问。”刁姬便假意走过来解劝，却从闹里把个毒药纸包暗暗塞在吉孝袖中。吉尹把吉孝衣服扯落，见袖中滚出个纸包儿，取来看时，却是一包砒霜。吉尹大怒道：“药包现证，还有何说！”韦氏道：“若只要药死我一个，不消又留这许多砒霜，他想还要药死父亲与兄弟哩。”吉尹听了，咬牙切齿，指着吉孝骂道：“你这弑逆之贼，我今日若不处你个死，将来定吃你害了！”韦氏道：“你休说这话，伤了父子至亲，不如倒来处死了我，中了他的意罢。我是闲人，死了一百个也不打紧。况我今日不死，后日少不得要死在他手里的，何不趁你眼里死了，倒得干净。”吉尹听了这话，越发躁暴如雷，便解下腰里汗巾来，扣在吉孝颈项下。吉孝慌了，放声号哭。这边爱哥在床上见哥哥这般光景，不觉惊啼起来。韦氏恐怕吓了他，忙叫刁姬抱了开去。刁姬借这由头，竟抱了爱哥出房去了，并不来解劝主人。

吉尹一时性起，把吉孝按倒在地，拴紧了他颈里汗巾，只一拽，可怜吉孝挺了两挺，便直僵僵不动了。韦氏见吉孝已死，假意在床上儿天儿地的哭将起来道：“我那一时短见的孩儿，我那自害自身的孩儿，倒是我教你煎药的不是，送了你性命。

恨我不先死，连累了你了。”吉尹道：“他咒你不死，又来药你，这样逆子，还要哭他则什。”韦氏道：“你还念父子至亲。买口好棺木殓送了他。”吉尹道：“弑逆之人，狗彘不食，要什棺木。只把条草蓆裹了，扛他出去。”韦氏道：“姑娘晓得，须不稳便。”吉尹道：“是我养的儿子，她也管不得我。”说罢，便走出去唤人扛尸。原来吉家有几个邻舍，日前都被刁姬把吉孝诅咒父母的话谗毁过的，今又闻说他要毒死母亲，被他亲爹处死的，哪个敢来说什话，只得由他唤两个脚夫把尸首扛到荒郊抛掉了。正是：

井廩无辜犹遇难，况乎弑逆罪通天。
独伤孝子蒙冤谴，殒命还将尸弃捐。

却说那日喜家夫人吉氏闲坐室中，觉得满身肉颤，耳热眼跳，行坐不安，心里正自疑忌，早有吉家邻舍把吉孝殒命抛尸的事传说开来，喜家的家人知了这消息，忙报与主母。喜夫人听了，大惊啼哭，云娃小姐也在房里吞声暗泣。喜夫人道：“此事必然冤枉，我哥哥如何这般卤莽？”慌忙差几个家人，速往郊外看吉孝尸首的下落。家人领命，赶到荒郊看时，见吉孝面色如生，伸手去摸他身上，心头尚热，候他口中，还微微有些气息。家人连忙奔回报知主母。喜夫人便教取一床被去，把吉孝裹了，连夜抬到家中，安放一张榻上，把姜汤灌入口内，只听得喉间咯咯有声，手足渐渐转动。喜夫人道：“好了，好了。”便连叫：“侄儿苏醒。”叫了一回，吉孝忽地睁开双眼，定睛看了姑娘半晌，方才哽哽咽咽地说道：“莫不是我魂魄与姑娘相会么？”喜夫人哭道：“我儿，你姑娘在此救你，你快苏醒则个。”当下扶起吉孝，姑侄两个诉说冤苦，相对而泣。

旁边看的奴婢亦无不下泪。正是：

历山有泪向谁挥，痛念穷人无所归。
此日若非姑氏救，幽魂化作百劳飞。

吉孝对姑娘说道：“这毒药不知从何而来？想必又是刁姬所为。侄儿今负一个弑逆罪名在身上，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今日虽蒙姑娘救了，若不能辨明心迹，再与父亲相见，生不如死。”喜夫人劝道：“你且在我家暂避几时，在我身上教你父亲回心转意，日后再与你相见便了。”于是吩咐家人，不许走漏消息与吉家知道。

次日，喜夫人唤两个会讲话的女使来吩咐了，遣她到哥哥家里，见了吉尹夫妇说道：“我家夫人闻大官人凶信，特遣我们来探问。”吉尹把前事细述了一遍。女使道：“我家夫人说，大官人不但是我侄儿，又是女婿。相公要处置他，也该对我说声。

及至处置死了，又不来报。不知是何缘故？”吉尹道：“他诅咒爹娘，又要药死继母，大逆不道。吾已不认他为子，你家夫人也不必认他为侄为婿了。故此不曾来说。”女使道：“夫人、小姐都道大官人死得不明不白，十分哀痛。相公也忒造次了些。”吉尹道：“他身边现有毒药为证，如何说不明白？你家小姐还喜得不曾过门，如今竟另寻好亲事便了。”女使道：“夫人说大官人受屈而死，小姐情愿终身不嫁。”吉尹道：“嫁与不嫁我总不管，悉凭你夫人主张。”女使道：“相公倒说得好太平话儿。”吉尹更不回言，竟自走开去了。女使亦即辞别而去。从此两家往来稀疏，吉尹也不到喜家去，喜家也再不使人来。

韦氏与刁姬自吉孝死后，私相庆幸，以为得计。不想小孩子爱哥终日寻觅哥哥不见，时常啼哭，百般哄诱他不住。韦氏没奈何，教刁姬抱他去街坊上玩耍。正是：

孩提之童，具有至性。
天伦难昧，于兹可信。

自此刁姬怕爱哥在家啼哭，日日抱着他在街上闲行。原来吉家住在城外，与皇华亭相近。那时是天顺元年，南宫复位，有陕西、宁夏的藩封庆王进京朝贺，经过本处地方。城中各官都到皇华亭迎接，街上甚是热闹，刁姬便抱着爱哥去闲看。正抱到一个开画店的门首，爱哥忽然要讨糖果儿吃。刁姬要抱他到铺子上去买，爱哥不肯道：“我要在这里看画，你自去买来我吃。”刁姬再要强他时，爱哥便哭起来。刁姬欲待央托画店里的人替他照管，却见那画店里也只有个十数岁的小厮坐着看店，并不见有店主人在内。刁姬不得已，只得叫爱哥坐在店前横板上，嘱咐道：“你不要走动，我去买了就来。”说罢，向人丛中挨去。走过两条巷，买了糖果，才待转来，恰遇街上官过，又等了半晌，方才奔回画店前，却不见爱哥在那里了。刁姬吃惊，问那店里小厮时，说道：“他不见你来，走来寻你了。”“急得刁姬叫苦不迭，四下里簪寻，但见人来人往，挨挨挤挤，哪里寻得见？又东央西问，各处寻唤了一回。看看天晚，奔到家中，汗流满面，哭告与韦氏知道。韦氏大惊失色，埋怨道：你所干何事？一个小官人不看管好了！”吉尹听得不见了爱哥，大骂刁姬：“老乞婆，你昏了头，不看好了他，让他走失了！”刁姬自知不是，不敢做声。韦氏啼啼哭哭，一夜不曾合眼。次早吉尹起来，写下招子数十张，各处粘贴。招子写道：

出招子吉殷臣，自不小心，于天顺元年十月初一日走失小孩儿一个。年方三岁，小名爱哥。面白无麻，头戴乌段帽兜，上有金寿字一枚，珠子一颗，银刚铃子十粒。颈持小银项箝，臂带小银镯。身穿大红小绵袄，外着水红洒线道袍。下身白绸绵裤，脚穿虎头靴。身边并无财物。如有收留者，谢银十两。报信者，谢银三两。决不食言。招子是实。

吉尹一面贴招子，一面教刁姬各处寻访。一连寻了数日，并没音耗。韦氏终日哭骂刁姬。看看又过了几日，眼见得爱哥是寻不着的了，韦氏肝肠如割，真个害起心疼病来。那时却没人侍奉汤药，只得教刁姬支持。病人心中又苦又恼，伏侍的人甚难中意。正是：

当初是假疾，今日是真病。
试问侍奉人，何如长子敬。

刁姬受了一肚皮气，说不得，话不得，缠累了两日，也头疼脑痛起来。床上病人未愈，伏侍的人又病倒了。吉尹一个人哪里支持得来，只得再去寻问旧仆高懋，指望唤他来奔走几日，不想高懋自被主人打发出门后，便随着个客商往北京去了。吉尹心中烦闷，只在家里长吁短叹。

这边吉孝在喜家闻知父母近日有这许多不堪之事，心上甚是放不下，便恳求姑娘差个人去看看。喜夫人应允，即令一个老姬、一个苍头到吉家去服役。吉尹十分感谢，便教这老姬伏侍韦氏，随便也看看刁姬。那韦氏因服药调治，渐渐平愈。这刁姬却倒感得沉重，热极狂语，口中乱嚷道：“大官人来索命了。”忽又像吉孝附在身上的一般，咬牙怒目地自骂道：“你

这老淫妇，做陷得我好！你如何把砒霜暗放药里，又把砒霜纸包塞在我衣袖里，致使我受屈而死？我今在阴司告准，一定要捉你到酆都去了！”一会儿又乱叫道：“大官人不要动手，这也不独是我的罪，大娘与我同谋的。”说罢，又自打自的巴掌，喝道：“你不献这计策，大娘也未必便起此念，我今先捉了你去，慢慢与大娘算账。”韦氏听了这些说话，吓得一身冷汗，毛骨悚然。喜家的苍头、老姬都道奇怪，吉尹听了，将信将疑。正是：

贼人心虚，虚则心馁。

不打自招，无鬼见鬼。

刁姬准准地乱了三日三夜，到第四日，呜呼哀哉，伏惟尚飨了。临死之时，颈里现出一道绳痕，舌头拖出几寸。韦氏见了，好生害怕。当下吉尹买口棺木，把她盛殓，抬去烧化了。韦氏自此心神恍惚，睡梦中常见吉孝立在面前。忽一夜，梦见吉孝抱着爱哥在手里，醒来想道：“我那爱哥一定被大孩儿阴空捉去了。”心中凄惨，不觉直哭到天明。看官听说：大凡人亏心之事断不可做，韦氏不合与刁姬谋害吉孝，今见刁姬这般死法，只道真个吉孝的冤魂利害，因猜疑到爱哥也一定被冤魂缠了去，于是便形之梦寐，此正与刁姬无鬼见鬼的一般。哪知吉孝原不曾死，那爱哥也另自有个好处安身。说话的少不得渐渐说来。

如今且说韦氏因梦中所见，心怀疑忌，与喜家老姬商量，要寻个关亡召神的女巫来问问。老姬道：“我家老仓头认得两个女巫，一个姓赵的，极会关亡；一个姓纽的，最调得好神。”韦氏听说，便央求老苍头去请她两个来。苍头领命，先回到喜

家，把上项事细细对喜夫人说知。喜夫人笑道：“我如今可以用计了。”便教苍头先密唤那两个女巫到来，各送与白金一两，吩咐了她言语。又教吉孝亲笔写下一纸祷告家庙的疏文，后书景泰七年十二月的日期，付与纽婆藏在身边，附耳低言，教她如此如此。

两个女巫各领命而去。有篇口号，单说那些女巫的骗人处：司巫作怪，邪术跷蹊。看香头，只说见你祖先出现；相水碗，便道某处香愿难迟。肚里说话时，自己称为灵姐；口中呵欠后，公然妆做神祇。假托马公临身，忽学香山匠人的土语；妄言圣母附体，却呼南海菩萨是娘姨。官话蓝青，真成笑话；面皮收放，笑杀顽皮。更有那捉鬼的瓶中叫响，又听那召亡的瓮里悲啼。说出在生时犯什症候，道着作享日吃什东西。哄得妇人泪落，骗得儿女心疑。究竟这般本事，算来何足称奇。樟柳神，耳报法，是她伎俩；研头仙，练熟鬼，任彼那移。过去偶合一二，未来不准毫厘。到底是脱空无算，几曾见明哲被迷。

当日两个女巫到了吉家，见了吉尹夫妇。韦氏先要关亡，赵婆便讨两只桌子，将一桌放着了壁，桌下置空瓮一个，桌上缚裙一条来遮了。一桌另放一边，上置一空盘，赵婆把个茶壶盖儿去盘中团团磨转，口中念念有词。磨不多时，早听得瓮中谡谡有声，细听时，像有人在内咳嗽的一般。赵婆问道：“你是什么人？”瓮中答道：“我是土地。”赵婆道：“吉姓香火，要请家先亡人，烦你去召来。”瓮中寂然了半晌，忽听得嚶嚶地哭将来。

赵婆又问：“是谁？”瓮中答道：“我是吉殷臣的前妻高氏。我儿吉孝死得好苦！”赵婆道：“怎么死的？”瓮中答道：“韦氏听了刁姬，设计陷他，被他父亲用汗巾扣死的。”赵婆道：“如今刁姬在哪里？”瓮中答道：“已被我儿捉杀了。”

如今正好在阴司受苦哩。”赵婆道：“今本家小官人爱哥不见了，你可知他在何处？”瓮中答道：“他的娘陷害了前儿，故罚她与亲儿不能相见，再过几时，少不得知道，今且不须问。”赵婆再要问时，只听得瓮中道：“我忙些个，去也去也。”韦氏听罢，吓得通红了脸，做声不得。吉尹道：“这是假的，问他爱哥的消息，便葫芦提过去。以前的话，不过晓得刁姬临终乱言，故附会其说。若大儿下毒是虚，难道夜半诅咒也是虚的？我只不信。”韦氏道：“关亡不肯说爱哥下落，再问调神的，或者说出也未可知。”便教调神的调起神来。那纽婆便把香烛供起，焚了一道符，自己掇条凳子坐着。坐了一回，忽然连打几个呵欠，把一双眼反插了，大声道：“我乃扬威侯刘猛将是也，你家屈杀了大孩儿，却只来问我小孩儿做什么？”吉尹听了，忍耐不住，开口问道：“大孩儿如何是屈杀了？”纽婆道：“这毒药须不是他下的，是有人诬陷他的。你如何不仔细详察，错怪了他？”吉尹道：“他夜半起来对天诅咒父母，背地在家庙前焚化诅咒的疏文，这须不是别人诬陷他。”纽婆笑道：“怎么不是诬陷他？他的疏文不是诅咒，是求祷父母回心转意的意思。”吉尹摇头不信，纽婆道：“你不信么，他的原疏焚在家庙前，我神已收得在此。”一头说，一头便向袖中取出一幅黄纸儿，掷于地上道：“你自去看，我神去也。”说罢，又连打几个呵欠，把头倒在桌上睡去了。吉尹就地拾起那黄纸，展开看时，认得兰吉孝的笔迹，上写道：

信童吉孝，虔诚拜祷于家庙众圣座前：伏以顾瞻萱室，后母无异于前；仰恋椿庭，鞠子本同其闵。特以谗人交构，致令骨肉乖张；痛思我罪伊何，必也子职未尽。不见容于怙恃，何以为人？既负耻于瓶垒，不如其死！但念高堂无人侍奉，非轻

捐一命之时；还期上苍开我愚蒙，使能转二人之意。苟或予生不幸，终难望慈父回心；唯愿弱弟成人，早得代劣兄补过。此时虽瞑目而靡憾，然后可捐躯以报亲矣。临疏不胜哀恻之至。

看官听说：从来读书人不信鬼神，未有不信文字。鬼话假得，文字须假不得。况这一道疏文，明明是吉孝亲笔。吉尹看了，如何不感动？当下不觉失声大哭道：“我那孝顺的孩儿，是我屈死了你也！看你这篇疏文，岂有药死母亲之理？调神的说话不是假，连那关亡的说话也一定是真的了。”韦氏问道：“这疏文上说些什么？”吉尹一头哭，一头把疏文念将出来。韦氏听到保佑弱弟成人之语，也不觉满眼垂泪，大哭起来道：“原来大孩儿一片好心，是我误听刁姬，送了他性命。他在九泉之下，怎不怨我也！”那喜家的老姬便接口道：“这疏文既是大官人焚化过的，如何却在纽婆袖里？我说她调的神最是灵异。”韦氏去看他纽婆时，纽婆恰好醒将转来，佯为不知，把手擦着双眼道：“神道曾来过么？”韦氏道：“你袖里这疏文哪里来的？”纽婆佯摸袖中道：“没什疏文。”韦氏道：“你方才取出来的疏文。”纽婆道：“我一些不晓得，方才昏昏沉沉，只如睡梦一般。原来神道已来过了？又取出什么疏文来，好奇怪！”韦氏听说，一发信道是真。自把钱谢了两个女巫，打发去了。

且说吉尹把这疏文看了哭，哭了又看，追想前日屈杀他的时节，十分懊悔。又想刁姬死了，倒有棺木盛殓，我儿受冤而死，棺木也不曾与他，展转思维，愈怨愈痛。哭了几日，泪尽血枯，竟把两目都哭瞎了。正是：

既悲幼子离，又痛氏儿死。

洒泪似西河，丧明如卜子。

话分两头。却说吉孝在喜家读书，时常思想父亲，废书而泣。及闻父母见了疏文，回心转意，便想归家。后又闻父亲为他哭瞎了双目，十分哀痛。哭告姑娘道：“为着一纸疏文，使父亲两目失明，倒是孩儿累了父亲，孩儿一发是罪人了。今日心迹既明，父母俱已悔悟，合当拜别姑娘，归见父母。”说罢，便要辞去。喜夫人道：“你且慢着，你父亲虽已回心转意，未知你继母的悔过可是真的。我还有个计较试她一试，看是如何。若她果然悔悟，那时我亲自送你回去便了。”过了一日，喜夫人差个女使去邀请韦氏，只说我家夫人因欲占问家事，请得一个极灵验的女巫在那里，那女巫不肯到人家去的，我夫人再三敦请，方请得来，大娘若要问小官人下落，可速到我家来亲自问她。韦氏正想前日关亡、调神都不曾说得爱哥下落，今闻喜家女使之言，便唤乘轿子坐了，来到喜家。喜夫人接着，相见过了，邀进内室坐定，动问哥哥为何近日两目失明，韦氏呜呜地哭起来道：“只为屈死了大孩儿，心中哀痛，故此哭损了双目。”喜夫人道：“当初屈杀大侄儿的时节，嫂嫂何不苦劝。”韦氏哭道：“当时我也误听刁姬，错怪了他，只道他夜半诅咒。及到前日听他疏文上的说话，并不曾怨着父母，倒暗暗保佑小兄弟，方知他是一片好心。可怜受冤而死，今日悔之不及。”喜夫人道：“大侄儿死的那日，我若知道，还可救得。如何不来报我一声？”韦氏哭道：“便是那日失了计较，不曾来报得姑娘。你哥嫂合当做个无后之人，绝祀之鬼。”喜夫人道：“小侄儿若在，还不至于无后绝祀，如何又走失了？”韦氏哭道：“小孩儿只为寻不见哥哥，在家中啼哭，故教刁姬抱他出去的。若大孩儿不死，小孩儿也不见得走失了。都是刁姬

这老淫妇送了我两个孩儿。”喜夫人道：“死者不可复生，去者还可再返。若访着小侄儿的去处，还可寻得回来。”韦氏哭道：“如今便寻得回来，也不济事了。”喜夫人道：“这却为何？”韦氏哭道：“你哥哥为思想小孩儿，哭瞎了双目。我为你哥哥失了双目，一发思想小孩儿。便寻得小孩儿回来，三岁的娃娃替得父亲什么力？瞽目之人，寸步难行，须有长子在家，方是替力的，如今教我靠着哪个？”说到苦处，不觉捶胸顿足，大哭起来。喜夫人劝道：“若寻得小侄儿回家，我哥哥心上宽了一半，两目或不至全盲。”韦氏哭道：“小孩儿不知死活存亡，前日两个女巫都不肯说。”喜夫人道：“我今寻得个极灵验的女巫在此，她能使鬼魂现形。若小侄儿不幸而死，她便召得魂来。若不曾死，她便召别个鬼魂来明说他在何处。”韦氏道：“如此最妙，如今这女巫在哪里？”喜夫人便教女使去后房请来。只见后房走出一个老婆子，韦氏与她相见毕，说与访问爱哥的缘故。那婆子教把一顶帐于张挂密室中，喜夫人却暗令吉孝伏于帐内。那婆子书符念咒，做作了半晌，说道：“帐中已召得鬼魂来了，可揭起帐来看。”韦氏忙教丫鬟把帐儿揭起，只见吉孝从帐里走将出来，径到韦氏身边，跪下叫道：“母亲，孩儿在此。”韦氏吓得跌倒在地，哭叫道：“你休来索命。”吉孝上前扯住道：“母亲休惊。”韦氏爬起，在地下乱拜道：“当初谋害你，都是刁姬替我算计的，不干我事。你饶我罢。”吉孝连忙扶定道：“母亲休要如此，孩儿不是索命的。”韦氏道：“你既不来索命，可说与我小兄弟在哪里？”吉孝道：“孩儿不是鬼，哪里晓得兄弟的下落？”韦氏道：“你明明是鬼，怎说不是鬼？”喜夫人走过来，扶起韦氏坐定，说道：“他其实不是鬼，你不须惊恐。”便把向日救活吉孝情由细细说了。韦氏重复下拜道：“多谢姑娘如此周全，我夫妇何以

为报？”喜夫人慌忙扶起。

当下韦氏与吉孝、喜夫人一处坐地，韦氏对吉孝道：“我当初误听刁姬，错害了你，你休记怀。”吉孝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恨孩儿不孝，不能承顺膝前，岂有记怨之理？”韦氏道：“你父亲两日为损了双目，终日焦躁，哭一回，恨一回，痛骂刁姬一回，又埋怨我一回，朝夕不得安静，我也难过日子。要请个眼科医生看治，你道这心上的病，可是医药救疗得的？你今快回去拜见爹爹，使他心中欢喜，胜似服药。”吉孝听说，便起身欲回。喜夫人道：“我当亲送你去。”遂与韦氏各乘轿子，带了吉孝，竟到吉家。

先使人报知吉尹道：“喜家夫人送大官人回来了。”吉尹道：“大官人已死，还有什么大官人？”说言未绝，只听得吉孝声音叫道：“父亲，孩儿拜见。”吉尹道：“莫非你们道我哭瞎了眼，寻个声音厮象的来哄我么？”随后听得韦氏同着喜夫人进来，韦氏道：“我教你欢喜，大孩儿不曾死。”喜夫人叫道：“哥哥恭喜，侄儿在这里了。”吉尹道：“不信有这事。”吉孝钻入吉尹怀里，抱住哭道：“父亲何故失了双目？”吉尹把吉孝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哭道：“莫非我在梦里会你么？韦氏把姑娘暗救的事细说与听了。吉尹大喜，离坐望空下拜道：“妹子多亏了你了。”喜夫人忙扶起道：“哥哥今后宽心养目，两个侄儿且喜一个先回来了。死别的尚可复生，生离的少不得有再见的日子。”又对韦氏说道：“父子娘儿难得如此再聚，嫂嫂今后须要始终恩育，再休伤了天伦。”韦氏含着眼泪，指天设誓道：“这等孝顺的孩儿，我今若不把他做亲生的一般看待，天诛地灭！”当下夫妇二人把喜夫人千恩万谢。喜夫人别了哥嫂自回家去了。吉尹父子两个重复相抱而哭，准准地哭了半日。正是：

喜极而悲，痛定思痛。
相见之时，哀情愈重。

吉尹自吉孝归家之后，心中宽慰，便觉两目渐有微光。吉孝又日日拜祷天地，保佑父亲开瞽复明。过了月余，两目竟豁然光明，仍复如旧，举家相庆。看官听说：人当否极之日，没兴一齐来；及至泰来之时，喜事也一齐到。吉尹正喜两目复明，恰好妹丈喜全恩在京有书寄来，要接取家眷并舅子一家儿赴京同住。原来喜全恩因天顺皇帝念他护驾旧劳，从边关召回京师，适值京中有叛将曹钦作乱，全恩杀贼有功，朝廷敕封为靖寇伯，十分荣贵。京报人到喜家报喜，随后就有喜府差人寄书与舅子吉尹。书中说两家儿女都已成长，可就在家中毕了姻，两家宅眷都到京中来一同居住。吉尹见了书，便亲到妹子家中贺喜。喜夫人见哥哥两目已明，十分欣慰。即择下吉日，入赘侄儿吉孝，与女儿云娃成亲。满月之后，两家都收拾起身。两号大官船，一路起送夫马，不则一日，到了京师。来年会试，中了下武进士。

喜夫人到京后，生下一个儿子，尚在襁褓。喜全恩权教女婿料理府中一应公务，内外诸人都称吉孝为喜大爷。那吉尹本是监生出身，喜全恩替他谋选京职，做了光禄寺典簿，不多时升了鸿胪寺寺丞。此时旧仆高懋跟一个客商在京开店，闻得主人做了官，前来参见。吉尹念他是旧人，仍收用了。正是：

父见生儿主见仆，一家欢乐称多福。
独怜幼子杳无踪，只此一事心未足。

光阴迅速，不觉过了十年有余。吉孝官至督府僉事。吉尹

仗着妹丈与儿子脚力，累升至行人司行人。是年宁夏藩封庆王薨逝，王子合当嗣立，朝廷议遣行人一员赍敕到彼赐封。吉尹便谋了这个差使，领了敕书，离了京师，迤迤来至宁夏地方。那边王子闻天使至，出郭迎接。吉尹齐敕到王府中开读，王子受敕谢恩毕，设宴款待天使。饮酒中间，王子从容对吉尹道：“孤家今日承袭此位，失而复得，大非容易。”吉尹道：“老殿下薨逝，自当殿下嗣立，何谓失而复得。”王子道：“原来天使不知，孤乃先王之侄，非先王之子也。先王无子，于天顺元年进京朝贺之时，路经卫辉府地方，拾得一个螟蛉之子，养于府中，只说是亲生的，无人知觉。直至临薨遗命，方才说明，以为天潢宗派，王位至重，不当以他姓冒立，故特命孤承袭此位。岂非几失而复得？”吉尹听了，沉吟道：“原来如此。”因问老殿下天顺元年路经卫辉府拾得螟蛉是在那一日，王子道：“闻说是十月初一日拾的。”吉尹听说，不觉潸然泪下。王子道：“天使何故垂泪？”吉尹道：“使臣于是年十月朔日失了个亲生之子，今闻老殿下却是日收了个螟蛉之子，一得一失，苦乐不同，心中有感，所以下泪。”王子道：“天使所失令郎，是年几岁了？”吉尹道：“是年已三岁，今日若在，已十六岁了。”王子点头嗟叹，更不再问。

吉尹酒过数巡，恐失了礼仪，起身拜辞。王子遣王官送出府门。吉尹回到寓中，想起幼儿爱哥杳无踪迹，倘或有人收养，也像得这王府螟蛉之子，方才造化。若遇了个不良之人，正不知流落在何处受苦。又一个念头道：“就是这王府螟蛉之子，他的父母谅也在家中悬念，也像我思想爱哥一般。纵使我爱哥此时幸得安乐，不致失所，亦何由再得与我相见？”忽又想道：“庆王抬得螟蛉，恰好在卫辉府，恰好是十月朔日，莫非他拾的就是我爱哥么？”却又自叹道：“我差了，天下小孩子千千

万万，难道恰好是我的孩儿？”左思右想，一夜睡不着。正是：

失去多时难再会，今朝提起肝肠碎。
十个指头个个疼，可怜一夜不曾睡。

吉尹次日起身梳洗毕，为心中郁闷，换了方巾便服，唤个家僮跟了，信步走出寓中，在街上闲行散闷。走不过三五十步，只见一个人拿着几件小儿穿戴的东西，插个草标儿在那里叫卖。

见了吉尹，便立住脚，问道：“客官可要买他？”吉尹取过来看时，却是一件水红洒线道袍，一件大红小绵袄，一条小细绵裤，一双虎头靴，一个珠子金寿字刚铃子的乌段帽兜，一副小银镯，一个银项簪，认得是幼儿爱哥昔日穿戴的物件，不觉两眼垂泪，忙问那人道：“这都是我家之物，你从何处得来的？”那人道：“是我家主人教我拿出来卖的，如何说是你家之物？”吉尹道：“你主人是谁？住在何处？”那人道：“客官要买，只与我讲价钱便了，问我主人做什么？”吉尹道：“这几件东西你要多少价钱？”那人道：“我主人说，这几件东西是无价的，若遇了真主顾，一百两也是他，一千两也是他。”吉尹见他说话蹊跷，便道：“你实对我说，你主人姓什名谁？为什么把这几件东西出来卖？”那人道：“这几件东西是我家小主人幼时穿戴的，今要寻他心上一个要紧人，故教我将出来斗主顾。”吉尹道：“烦你引我去见你小主人，我重重谢你。”那人道：“客官，你若真个要见我小主人，可便随我来。”吉尹随着那人走过了几条巷，竟走到王府门前。那人道：“客官且等一等，我主人在王府里做些勾当，待我去请他出来见你。”说罢，竟进去了。

吉尹等了半晌，不见那人出来。正在 徨，只见府中走出两个王官，迎着吉尹道：“殿下有命，请天使入见。”吉尹因便服在身，忙唤家僮到寓所取冠带来换了，随着王官直进到一个偏殿前，早见那王子坐着相待。吉尹上前施礼毕，王子命椅赐坐，开言道：“孤家义弟一向为先王收养，已不知另有本生父母。”

自从先王临终说明之后，他便日夜涕泣，思想回乡拜见亲生爹妈。几番要差人到卫辉府寻访踪迹，因不知姓名，不便寻访。昨闻天使失落令郎之日，正与先王拾取螟蛉之日相合，故今早特遣人将这幼时原穿戴的几件衣饰来试着天使，今天使既认得是令郎的，孤家义弟就是令郎无疑了。”说罢，便命左右快请二爷出来拜见他的亲父。不一时，只见许多侍从拥出一个少年，头戴金冠，身穿锦服，望着吉尹便拜。吉尹慌忙答礼。那少年扶住道：“孩儿拜见父亲，何须答礼？”吉尹仔细看那少年时，与爱哥幼时面庞依稀仿佛。两个又喜又悲，相对而泣。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原来爱哥自天顺元年十月初一那日，与刁姬在画店门首玩耍，因要吃糖果教刁姬去买，自己坐着等她，等了半晌不见刁姬来，便要走去寻看。小孩子家不知路径，竟从人丛里一直走到皇华亭。那时庆王的大船正泊在亭前，爱哥见船边热闹，便走将去东张西看。恰好庆王闲坐在舱口，望见岸上这小孩子生得眉清目秀，且又打扮整齐，便吩咐小内侍：“与我抱他到船里来。”内侍领命，把爱哥蓦地抱到船里。那爱哥见了庆王，并不啼哭，只管对着他嘻嘻地笑。庆王心中欢喜，因想道：

“好个聪俊的孩子，不知谁家走失在这里的？我今尚未有子，何不就养他做个螟蛉之子。日后我若自有子，便把这孩子来做支庶看待；若没子时，就教他袭了封爵，国祀也不至断绝。”算计已定，便将爱哥留在舟中，密谕侍从人等，不许把此事传说出去。自此爱哥养于王府，府中诸人都认他是庆王世子。直至一十六岁，庆王抱病，临终忽传遗命，立侄为嗣，承袭王位。说明爱哥是螟蛉之子，只不知他是哪家的。不想今日无意之中，却得父子重逢。当下王子排设庆喜筵席，教他父子两个共坐饮酒。王子对吉尹道：“先王昔日把义弟最是钟爱，赐名朱承义，已聘下京师魏国公之女为配。今虽不得为王，既为先王养子，又为国公郡马，应授镇国将军之职。孤当修书与国公，说明缘故，就在京师择吉成亲便了。”吉尹再拜称谢。

是晚席散之后，王子就留吉尹宿于府中。次日又设席饯行，将出许多礼物奉酬天使。又别具金银币帛，送与爱哥作成亲之费。又将先王昔日赐与爱哥许多金珠宝玩，都教取去。吉尹父子称谢不尽。临别之时，王子又亲自排驾送出城外。爱哥谢别了王子，因感激先王收养之恩，又到他墓所洒泪拜别了，然后起行。

父子两个回到京中，爱哥拜见母亲与哥子，韦氏如获珍宝，喜出望外。吉孝也十分欣幸。喜全恩夫妇也来庆贺。当下喜全恩对吉孝道：“我子年尚幼小，不堪任事。你今既有令弟归家，双亲不忧无人侍奉，你又现在姓喜，何不竟承袭了我的伯爵？”吉孝泣谢道：“藩封王位，不可以他姓冒立。岳父世勋、又岂可以异姓暗奸？况表弟渐已氏成，这伯爵自当使他承袭，小婿只合回家与兄弟共侍双亲。”喜夫人道：“我侄儿是个孝子，不肯背本，不要强他。”喜全恩依言，便具疏将吉孝向日孝行及爱哥近日归宗之事奏闻朝廷，奉旨吉孝准即出姓，加升前军

都督，特赐孝子牌额以旌其孝；朱承义着复姓名吉友，给与应得爵禄。此时吉家一对儿子，人人欢羨。正是：

坝簾迭奏，伯仲双谐。一个从泉下重归，一个自天边再返。一个明珠还浦，不作碎玉埋尘；一个落叶归根，无复浮萍逐浪。一个遗下疏文一篇，写孝子行行血泪；一个留得小衣几件，引慈父寸寸柔肠。一个心恋椿萱，宁辞伯爵；一个喜归桑梓，不羨王封。一个呼姑夫岳丈，便当呼老子舅翁，还魂后亲上加亲；一个为王府义儿，又得为国公郡马，回乡时贵中添贵。这场会合真难得，此日团圆信异闻。

且说魏国公初时与庆府联姻，今接王子手书，晓得吉友不是庆王亲儿，然虽如此，却是行人司吉尹之子，前军都督吉孝之弟，又是靖寇伯喜全恩的内侄，也不算辱没了郡主，便欢天喜地，听吉家择了吉日，送郡主过来成亲。花烛之后，韦氏看那郡主时，生得十分美丽，正与长媳喜云娃不相上下。喜夫人过来见了，也与韦氏称庆。后来吉孝、吉友都有军功，加官进爵。韦氏与前母高氏生封死赠，十分荣耀。正是：

悲时加一倍悲，喜时添一倍喜。
昔年死别生离，今日双圆并美。

看官听说：这是父子重逢，娘儿再聚，兄弟两全，坝簾已缺而复谐，箕裘已断而复续，是家庭最难得的事。比那汉武帝归来望思之台，晋重耳稽颡对秦之语，殆不啻天渊云。

〔回末总评〕

人情慈长孝短，父母未有不慈者。纵使一时信谗，后来自然悔悟。若子之于亲则不然，有以亲之弃我而怗其亲者矣，有以受恩之处为亲而忘其亲者矣。今观吉家兄弟，至死不变，虽远必归，方信此回书不专劝慈，正是劝孝。

卷之六 选琴瑟

三会审辨出李和桃 两纳聘方成秦与晋

文士既多膺鼎，佳人亦有虚名。求凰未解绮琴声，哪得相如轻信。选婿固非容易，择妻更费推评。闺中果系女长卿，一笑何妨面订。

右调《西江月》

从来夫妇配合，百年大事。虽有美妾，不如美妻；虽有多才之妾，不如多才之妻。但娶妾的容你自选，容你面试，娶妻的却不容你自选，不容你面试，只凭着媒婆之口。往往说得丽似王嫱，艳如西子，及至娶来，容貌竟是平常；说得敏如道韞，慧似班姬，及至娶来，胸中竟是无有。只为天下有这一等名过其实、虚擅佳人声誉的，便使真正佳人反令人疑她未必是佳人。

譬如真正才子被冒名的混乱了，反令人疑他未必是才子。这岂不是极天冤枉！如今待在下说个不打狂语的媒人，不怕面试的妻子，自己不能择婿、有人代他择婿的妇翁，始初被人冒名、终能自显其名的女婿，与众官听。

话说南宋高宗时，浙江临安府富阳县，有个员外姓随名育宝，号珠川，是本县一个财主。生一女儿，小字瑶姿，仪容美丽，姿性聪明，拈针刺绣，作赋吟诗，无所不妙。她的女工是母亲郗氏教的，她的文墨却是舅舅郗乐教的。那郗乐号少伯，做秀才时曾在姐夫家处馆，教女婿读书。后来中了进士，官授翰林承旨。因见国步艰难，仕途危险，便去官归家，绝意仕进。

他也生一女，名唤娇枝，年纪与瑶姿差不多，只是才貌一些不及。

两个小姐到十一二岁时，俱不幸母亲死了。再过了两三年，已是十五岁，却都未有姻事。郗公对珠川道：“小女不过中人之姿，容易择配。若我那甥女，姿才盖世，须得天下有名才子方配得她。我闻福建闽县有个少年举人，叫做何嗣薪，是当今第一个名士。因自负其才，要寻个与他一样有才的佳人为配，至今尚未婚娶。惜我不曾识荆，未知可能名称其实。我想临安府城乃帝都之地，人物聚会，况来年是会试之年，各省举子多有先期赴京者。我欲亲到临安，访求才俊，替甥女寻个佳偶。姊丈意下如何？”珠川道：“若得如此，极感大德。我是个不在行文墨的人，择婿一事，须得老舅主张方妙。”说罢，便去女儿头上取下一只金凤钗来递与郗公，道：“老舅若有看得入眼的，便替我受了聘，这件东西便作回聘之敬。”郗公收了凤钗，说道：“既承见托，若有快婿，我竟聘定，然后奉复了。但甥女平日的制作，也须多付几篇与我带去。”珠川便教女儿将一卷诗稿送与舅舅收了。当下郗公别过珠川，即日起身望临安来。正是：

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

须知为女求婚，亦如为子求妻。

郗公来到临安，作寓于灵隐寺中。寺里有个僧官，法名云闲，见郗公是个乡绅，便殷勤接待，朝夕趋陪。一日，郗公与僧官闲话，偶见他手中所携诗扇甚佳。取过来看时，上面写着七言律诗一首，是贺他做僧官的诗，其诗曰：

华盖重重贵有加，宰官即现比丘家。
青莲香里开朝署，紫竹丛中坐晚衙。
泛海昙摩何足羨，爱山支遁未堪夸。
空门亦有河阳令，闲看庭前雨好花。

后面写着“右贺云闲上人僧官，钱塘宗坦题。”都公看了，大赞道：“此诗词意清新，妙在句句是官，又句句是僧，真乃才人之笔。我两日到西湖闲步，哪一处酒楼茶馆没有游客题词，就是这里灵隐寺中各处壁上也多有时人题咏，却未曾有一篇当意的。不想今日在扇头见此一首绝妙好诗，不但诗好，只这一笔草书也写得龙蛇飞舞。我问你：这宗坦是何等样人？”僧官道：“是钱塘一个少年秀才，表字宗山明。”都公道：“可请他来一会。”僧官道：“他常到寺中来的，等他来时，当引来相见。”次日，都公早膳毕，正要同僧官出寺闲行，只见一个少年，飘巾阔服，踱将进来。僧官指道：“这便是宗相公。”都公忙邀入寓所，叙礼而坐，说起昨日在云师扇头得读佳咏，想慕之极。

宗坦动问都公姓名，僧官从旁代答了。宗坦连忙鞠躬道：“晚生不知老先生在此，未及具刺晋谒。”都公问他青春几何，宗坦道二十岁了。都公问曾毕姻否，宗坦答说尚未。都公又问几时游庠的，宗坦顿了一顿，方答道：“上年游庠的。”说罢，便觉面色微红。都公又提起诗中妙处，与他比论唐律，上下古今，宗坦无甚回言，惟有唯唯而已。都公问他平日喜读何书，本朝诗文当推何人为首，宗坦连称“不敢”，如有羞涩之状。迁延半晌，作别而去。

都公对僧官道：“少年有才的往往浮露，今宗生深藏若虚，恂恂如不能语，却也难得。我有头亲事，要替他做媒，来日面

试他一首诗，若再与扇上诗一般，我意便决。”僧官听了，便暗暗使人报知宗坦。宗坦便托僧官预先套问面试的题目。看官听说：原来扇上这首诗是宗坦倩人代作的，不是他真笔。那宗坦貌若恂恂，中怀欺诈，平日专会那移假借，哄骗别人。往往抄那人文字认做自己的，去哄这人；又抄这人文字认做自己的，去哄那人。所以外边虽有通名，肚里实无一字。你道僧官何故与他相好？只为他幼时以龙阳献媚，僧官也与他有染的。故本非秀才，偏假说他是秀才，替他妆幌，欺诳远方游客。有篇文字单道那龙阳的可笑处：

解愠尚南风，干事用乾道。本非红袖，却来断袖之欢；岂是天桃，偏市馀桃之爱。相君之面女非女，相君之背男不男。将入门时，忒忒令挨着粉孩儿；既了事后，滴滴金污了红袖袄。香罗帕连腹束鸡巴，一样香腮偎脸；黄龙府冲锋陷马首，哪怕黄袍加身。一任乌将军阵势粗雄，不顾滕国君内行污秽。毕竟是倘秀才，当不得红娘子。纵使花发后庭堪接客，只愁须出阳关无故人。

且说郗公那日别过宗坦，在寓无聊，至晚来与僧官下象棋消遣。僧官因问道：“古人有下象棋的诗么？”郗公笑道：“象棋尚未见有诗。我明日面试宗生，便以此为题，教他做首来看。”僧官闻言，连忙使人报与宗坦知道。次日，宗坦具帖来拜郗公，郗公设酌留饮。饮酒中间，说道：“昨偶与云师对奕，欲作象棋诗一首，敢烦大笔即席一挥何如？”宗坦欣然领诺。郗公教取文房四宝来，宗坦更不谦让，援笔写道：

竹院间房昼未阑，坐观两将各登坛。
关河咫尺雌雄判，壁垒须臾进退难。
车马几能常拒守，军兵转盼已摧残。

古来征战千年事，可作楸枰一局看。

宗坦写毕，郗公接来看时，只见诗中“壁”字误写“璧”字，“摧”字，误写“推”字，“枰”字误写“秤”字，便道：“尊制甚妙，不但咏棋，更得禅门虚空之旨，正切与云师对奕意。但诗中写错几字，却是为何？”宗坦稽首道：“晚生醉笔潦草，故致有误。”郗公道：“老夫今早也胡乱赋得一首《满江红》词在此请教。”说罢，取出词笺，递与宗坦观看。词曰：营列东西，河分南北，两家势力相当。各施筹策，谁短又谁长。一样排成队伍，尽着你、严守边疆。不旋踵，车驰马骤，飞砲下长江。逾沟兵更勇，横冲直捣，步步争强。看雌雄顿决，转眼兴亡。彼此相持既毕，残枰在、松影临窗。思今古，千场战斗，仿佛局中忙。

当下宗坦接词在手，点头吟咏，却把长短句再读不连牵，又念差了其中几个字，乃佯推酒醉，对郗公道：“晚生醉了，尊作容袖归细读。”言罢，便把词笺袖着，辞别去了。郗公对僧官道：“前见尊扇上宗生所写草书甚妙，今日楷书却甚不济，与扇上笔迹不同，又多写了别字。及把拙作与他看，又念出几个别字来。恐这诗不是他做的。”僧官道：“或者是酒醉之故。”郗公摇头道：“纵使酒醉，何至便别字连片。”当时有篇文字，诮那写别字、念别字的可笑处：

先生口授，讹以传说。声音相类，别字遂多。“也应”则有“野鹰”之差错，“奇峰”则有“奇风”之揣摩。若乃誊写之间，又见笔画之失。“鸟”“焉”莫辨，“根”“银”不白。非讹于声，乃谬于迹。尤可怪者，字迹本同，疑一作两，分不通。“般革”为“般”“革”，“暴”为“曰”“恭”。

斯皆手录之混淆，更闻口诵之奇绝。不知“毋”之当作“无”，不知“说”之或作“悦”。“乐”“乐”罔分，“恶”“恶”无别。非但“阍”之读“葵”，岂徒“腊”之读“猎”。至于句不能断，愈使听者难堪。既闻“特其柄”之绝倒，又闻“古其风”之笑谈。或添五以成六，或减四以为三。颠倒若斯，尚不自觉。招彼村童，妄居塾学。只可欺负贩之小儿，奈何向班门而冒托。

看官，你道宗坦这两首诗都是哪个做的？原来就是那福建闽县少年举人何嗣薪做的。那何嗣薪表字克传，幼有神童之名，十六岁便举孝廉，随丁了艰。到十九岁春间服满，薄游临安，要寻个幽僻寓所读书静养，以待来年大比。不肯在寺院中安歇，怕有宾朋酬酢，却被宗坦接着，留在家中作寓。论起宗坦年纪，倒长何嗣薪一岁。只因见他是个有名举人，遂拜他为师。嗣薪因此馆于宗家，谢绝宾客。吩咐宗坦：“不要说我在这里。”宗坦正中下怀，喜得央他代笔，更没一人知觉。前日扇上诗就央他做，就央他写，所以一字不错，书法甚精。今这咏棋的诗只央他做了，熟记在胸，虽有底稿藏在袖中，怎好当着郗公之面拿出来对得，故至写错别字。

当日宗坦回家，把郗公的词细细抄录出来，只说自己做的，去哄嗣薪道：“门生把先生咏棋的诗化作一词在此。”嗣薪看了，大加称赏，自此误认他为能文之徒，常把新咏与他看。宗坦因便抄得新咏绝句三首：一首是《读小弁诗有感》，两首是《读长门赋漫兴》。宗坦将这三诗录在一幅花笺上，写了自己的名字，印了自己的图书。过了一日，再到灵隐寺谒见郗公，奉还原词，就把三诗呈览。郗公接来，先看那读《小弁》的一绝道：

天亲系恋泪难收，师传当年代写愁。
宜臼若能知此意，忍将立己德申侯。

郗公看毕，点头道：“这诗原不是自己做的，是先生代做的。”宗坦听了，不晓得诗中之意是说《小弁》之诗不是宜臼所作，是宜臼之传代作，只道郗公说他，通红了脸，忙说道：“这是晚生自做的，并没什先生代做。”郗公大笑，且不言。再看那读《长门赋》的二绝，其一曰：

情真自可使文真，代赋何堪复代颦。
若必相如能写怨，白头吟更倩谁人。

其二曰：

长门有赋恨偏深，缘鬓何为易此心。
汉帝若知司马笔，应须责问白头吟。

郗公看罢，笑道：“请人代笔的不为稀罕，代人作文的亦觉多事。”宗坦听了，又不晓得二诗之意，一说陈后不必央相如作文，一说相如不当为陈后代笔，又认做郗公说他，一发着急，连忙道：“晚生并不曾请人代笔，其实都是自做的。”郗公抚掌大笑道：“不是说兄，何消这等着忙？兄若自认了去，是兄自吐其实了。”宗坦情知出丑，满面羞惭。从此一别，再也不敢到寺中来。正是：

三诗认错，恰好合着。
今番数言，露尽马脚。

且说郗公既识破了宗坦，因想：“替他代笔的不知道是何人？此人才华出众，我甥女若配得如此一个夫婿也不枉了。”便问僧官道：“那宗坦与什人相知，替他作诗的是哪个？”僧官道：“他的相知甚多，小僧实不晓得。”郗公听说，心中闷闷。又想到：“此人料也不远，我只在这里寻访便了。”于是连日在临安城中东游西步，凡遇文人墨客，便冷眼物色。一日，正在街上闲行，猛然想到：“不知宗坦家里可有西宾否？若有时，一定是他代笔无疑了。我明日去答拜宗坦，就探问这个消息。”一头想，一头走，不觉走到钱塘县前。只见一簇人拥在县墙边，不知看些什么。郗公也踱将去打一看，原来枷着一个人在那里。定睛看时，那人不是别人，却就是宗坦。枷封上写道：“枷号怀挟童生一名宗坦示众，限一月放。”原来钱塘知县为科举事考试童生，宗坦用传递法，复试案上取了第一。到复试之日，传递不得，带了怀挟，当被搜出，枷号示众。郗公见了，方知他假冒青衿，从前并没一句实话。

正自惊疑，忽有几个公差从县门里奔将出来，忙叫开枷释放犯人，“老爷送何相公出来了。”闲看的人都一哄散去。郗公闪在一边看时，只见一个美少年，儒巾圆领，举人打扮，与知县揖让出门，打躬作别，上轿而去。郗公便唤住一个公差，细问他：“这是何人？”公差道：“这是福建来的举人，叫做何嗣薪。那枷号的童生，便是他的门人。他现在这童生家处馆，故来替他讲分上。”郗公听罢，满心欢喜。次日，即具名帖，问到宗坦家中拜望何嗣薪。

却说嗣薪向寓宗家，并不接见宾客，亦不通刺官府，只为师生情分，不得已见了知县。因他名重四方，一晓得他寓所，便有人来寻问他。他懒于酬酢，又见宗坦出丑，深悔误收不肖之徒，使先生面上无光，不好再住他家，连夜收拾行李，径往

灵隐寺中，寻一僻静僧房安歇去了。郗公到宗家，宗坦害羞，托病不出。及问嗣薪，已不知何往。郗公怅然而返。至次日，正想要再去寻访，只见僧官来说道：“昨晚有个福建李秀才，也来本寺作寓。”郗公想道：“若是福建人，与何嗣薪同乡，或者晓得他踪迹也未可知。我何不去拜他一拜。”便教家僮写了帖儿，同着僧官，来到那李秀才寓所。僧官先进去说了。少顷，李秀才出来，相见叙坐，各道寒暄毕。郗公看那李秀才时，却与钱塘县前所见的何嗣薪一般无二，因问道：“尊兄贵乡是福建，有个孝廉何兄讳嗣薪的是同乡了。”李秀才道：“正是同乡敝友何克传。”郗公道：“今观尊容，怎么与何兄分毫无异？”李秀才道：“老先生几时曾会何兄来？”郗公便把一向闻名思慕，昨在县前遇见的缘故说知。又将屡次为宗坦所诋，今要寻访真正作诗人的心事一一说了。李秀才避席拱手道：“实不相瞒，晚生便是何嗣薪。只因性好幽静，心厌应酬，故权隐贱名，避迹于此。不想蒙老先生如此错爱。”便也把误寓宗家，宗坦央他作诗的事述了一遍。郗公大喜，极口称赞前诗。嗣薪谢道：“拙咏污目，还求大方教政。”郗公道：“老夫亦有拙作，容当请教。”嗣薪道：“幸得同寓，正好朝夕祇领清诲。但勿使外人得知，恐有酬酢，致妨静业。”郗公道：“老夫亦喜静恶嚣，与足下有同志。”便嘱咐僧官，教他莫说作寓的是何举人，原只说是李秀才。正是：

童生非衿冒衿，孝廉是举讳举。
两人窃名避名，贤否不同尔许。

当下郗公辞出，嗣薪随具名刺，到郗公寓所来答拜。叙坐间，郗公取出《满江红》词与嗣薪看了。嗣薪道：“此词大妙，

胜出拙诗数倍。但晚生前已见过。宗坦说是他做的，原来却是尊作。不知他从何处抄来？”郗公笑道：“此人善于撮空，到底自露其丑。”因说起前日看三绝句时，不打自招之语，大家笑了一回。嗣薪道：“他恰好抄着讥诮倩笔的诗，也是合当败露。”郗公道：“尊咏诮长门倩人，极消得是。金屋贮阿娇，但以色升，不以才选，若使有自作《长门赋》之才，便是才色双绝，断不至于失宠，《长门赋》可以不作矣。”嗣薪道：“能作《白头吟》，何愁绿鬓妇，欲为司马之配，必须卓氏之才。”郗公道：“只可惜文君乃再嫁之女，必须处子如阿娇，又复有才如卓氏，方称全美。”嗣薪道：“天下安得有如此十全的女郎？”郗公笑道：“如此女郎尽有，或者未得与真正才再相遇耳。”两个又闲话了半晌，嗣薪起身欲别，郗公取出一卷诗稿，送与嗣薪道：“此是拙咏，可一寓目。”嗣薪接着，回到寓中，就灯下展开细看，却大半是闺情诗。因想道：“若论他是乡绅，诗中当有台阁气。若论他在林下，又当有山林气。今如何却似闺秀声口，倒像个女郎做的？”心下好生疑惑。当夜看过半卷，次早起来再看那半卷时，内有《咏蕉扇》一诗云：

一叶轻摇处，微凉出手中。
种来偏喜雨，撷起更宜风。
绣阁烦凭遣，香肌暑为空。
新诗随意谱，何必御沟红。

嗣薪看了，拍手道：“绣阁香肌，御沟红叶，明明是女郎无疑了。”又见那首咏象棋的《满江红》词也在其内，其题曰《与侍儿缘鬟象戏偶题》。嗣薪大笑道：“原来连这词也是女郎之笔。”便袖着诗稿，径到郗公寓中，见了郗公，说道：

“昨承以诗稿赐读，真乃琳琅满纸。但晚生有一言唐突，这些诗词恐不是老先生做的。”郗公笑道：“宗坦便倩人代笔，难道老夫也倩人代笔？”嗣薪道：“据晚生看来，却像个女郎声口。”郗公笑道：“足下大有眼力，其实是一女郎做的。”嗣薪道：“这女郎是谁，老先生从何处得来？”郗公道：“兄道他才思何如？”嗣薪道：“才思敏妙，《长门赋》、《白头吟》俱拜下风矣。不瞒老先生说，晚生欲得天下才女为配，窃恐今生不复有偶，谁想天下原有这等高才的女郎！”郗公笑道：“我说天下才女尽有，只惜天下才子未能遇之。此女亦欲得天下才子为配，足下若果见赏，老夫便为作伐何如？”嗣薪起身作揖道：“若得玉成，感荷非浅。乞示此女姓名，今在何处？”郗公道：“此女不是别人，就是老夫的甥女，姓随小字瑶姿，年方二八，仪容窈窕。家姊丈随珠川托老夫寻觅快婿，今见足下高才，淑女正合配君子。”嗣薪大喜，便问：“几时回见令姊丈？”郗公道：“不消回见他，他既以此事相托，老夫便可主婚受聘。倘蒙足下不弃，便求一聘物为定，老夫自去回复家姊丈便了。”嗣薪欣然允诺，随即回寓取出一个美玉琢成的双鱼卺来，要致与郗公作聘。却又想道：“他既是主婚之人，必须再寻一媒人方好。”正思想间，恰好僧官过来闲话，嗣薪便将此事与僧官说知。僧官笑道：“小僧虽是方外之人，张生配莺莺，法本也吃得喜酒，就是小僧作伐何如？”嗣薪道：“如此最妙。”便同僧官到郗公寓中，把双鱼卺呈上。郗公亦即取出金凤钗来回送嗣薪，对嗣薪道：“这是老夫临行时，家姊丈交付老夫作回聘之敬的。”嗣薪收了，欢喜无限。正是：

舅翁主婚，甥婿纳聘。
金凤玉鱼，一言为定。

郗公既与嗣薪定亲，本欲便问富阳，而复姊丈。因贪看西湖景致，还要盘桓几日，乃先修书一封，差人回报随员外，自己却仍寓灵隐寺中，每日出去游山玩水。早晚得暇，便来与嗣薪评论诗文，商确今古，不在话下。

且说嗣薪纳聘之后，初时欢喜，继复展转寻思道：“那随小姐的诗词倘或是舅翁代笔，也像《长门赋》不是阿娇做的，却如之奈何？况仪容窈窕，亦得之传闻。我一时造次，竟未详审。还须亲到那边访个确实，才放心得下。”想了一回，次日便来辞别郗公，只说场期尚远，欲暂回乡，却径密往富阳，探访随家去了。

话分两头。却说随珠川自郗公出门后，凡有来替女儿说亲的，一概谢却，静候郗公报音。一日，忽有一媒婆来说道：“有个福建何举人，要上临安会试，在此经过，欲娶一妾。他正断弦，若有门当户对的，便娶为正室。有表号在这里。”说罢，取出一幅红纸来。珠川接来看时，上写道：“福建闽清县举人何自新，号德明，年二十四岁。”珠川便对瑶姿小姐道：“你母舅曾说福建何举人是当今名士，此人姓名正合母舅所言，我当去拜他一拜，看他人物如何。”小姐含羞不答。珠川竟向媒婆问了何举人下处，亲往投帖，却值那何自新他出，不曾相见。珠川回到家中，只见侍儿绿鬟迎着说道：“小姐教我对员外说，若何举人来答拜时，可款留着他，小姐要试他的才学哩。”珠川点头会意。

次日，何自新到随家答帖，珠川接至堂中，相见叙坐。瑶姿从屏后偷觑，见他相貌粗俗，举止浮嚣，不像个有名的才子。

及听他与员外叙话，谈吐亦甚俚鄙。三通茶罢，珠川设酌留款，何自新也不十分推辞，就坐着了。饮酒间问道：“宅上

可有西席？请来一会。”珠川道：“学生只有一女，幼时曾请内兄为西席，教习经书。今小女年已长成，西席别去久矣。”何自新道：“女学生只读《四书》，未必读经。”珠川道：“小女经也读的。”何自新道：“所读何经？”珠川道：“先读毛诗，其外四经，都次第读过。”何自新道：“女儿家但能读，恐未必能解。”珠川未及回言，只见绿鬟在屏边暗暗把手一招，珠川便托故起身，走到屏后，瑶姿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说了两遍。珠川牢牢记着，转身出来，对何自新道：“小女正为能读不能解，只毛诗上有几桩疑惑处，敢烦先生解一解。”何自新问那几桩，珠川道：“二南何以无周、召之言，比、卫何以列卫风之外，风何以黜楚而存秦，鲁何以无风而有颂，《黍离》何以不登于变雅，商颂何以不名为宋风，先生必明其义，幸赐教之。”何自新思量半晌，无言可对，勉强支吾道：“做举业的不消解到这个田地。”珠川又道：“小女常说《四书》中最易解的莫如《孟子》，却只第一句见梁惠王便解说不出了。”何自新笑道：“这有何难解？”珠川道：“小女说，既云不见诸侯，何故又见梁惠王？”何自新面红语塞。珠川见他窘促，且只把酒来斟劝。原来那何自新因闻媒婆夸奖随小姐文才，故有意把话盘问员外，哪知反被小姐难倒了。当下见不是头，即起身告辞。珠川送别了他，回进内室，瑶姿笑道：“此人经书也不晓得，说什名士？”珠川道：“他既没才学，如何中了举人？”瑶姿叹道：“考试无常，虚名难信，大抵如斯。”正是：

盗名欺世，妆乔做势。
一经考问，胸无半字。

自此瑶姿常与侍儿绿鬟笑话那何自新，说道：“母舅但慕其虚名，哪知他这般有名无实。”忽一日，接到郗公书信一封，并寄到双鱼札一枚。珠川与瑶姿展书看时，上写道：

前承以姻事见托，今弟已为姊丈觅得一快婿，即弟向日所言何郎。弟今亲炙其人，亲读其文，可谓名下无虚士。

以此配我甥女，真不愧双玉矣。谨先将聘物驰报，余容归时晤悉。

瑶姿看毕，大惊失色，对父亲道：“母舅是有眼力的，如何这等草率。百年大事，岂可徒信虚名？”珠川道：“书上说亲读其文，或者此人貌陋口讷，胸中却有文才。”瑶姿道：“经书不解之人，安得有文才，其文一定是假的。母舅被他哄了。”说罢，潸然泪下。珠川见女儿心中不愿，便修书一封，璧还原聘。即着来人速赴临安，回复郗公去了。

且说何嗣薪自在临安别过郗公，即密至富阳城中，寻访到随家门首。早见一个长须老者，方巾阔服，背后从人跟着，走入门去。听得门上人说道：“员外回来了。”嗣薪想道：“随员外我倒见了，只是小姐如何得见？”正踌躇间，只见邻家一个小儿，望着随家侧边一条小巷内走，口中说道：“我到随家后花园里闲耍去。”那邻家的妇人吩咐道：“他家今日有内眷们在园中游玩，你去不可啰唆。”嗣薪听了，想道：“这个有些机会。”便随着那小儿，一径闯入园中，东张西望。忽听得远远地有女郎笑语之声，嗣薪慌忙伏在花阴深处，偷眼瞧看。只见一个青衣小婢把手向后招着，叫道：“小姐这里来。”随后见一女郎走来，年可十五六岁。你道她怎生模样？

傅粉过浓，涂脂太厚。姿色既非美丽，体态亦甚平常。

扑蝶打莺难言庄重，穿花折柳殊欠幽闲。乱蹴弓鞋有何急事，频摇纨扇岂是暑天。侍婢屡呼，怕不似枝吟黄鸟千般媚；云鬟数整，比不得髻挽巫山一片青。

原来那小姐不是瑶姿，乃郗公之女娇枝，那日来探望随家表姊，取便从后园而入，故此园门大开。瑶姿接着，便陪她在花园中闲步，却因员外呼唤，偶然入内。娇枝自与小婢采花扑蝶闲耍，不期被嗣薪窥见，竟错认是瑶姿小姐。

当下娇枝闲耍一回，携着小婢自进去了。嗣薪偷看多时，大失所望。想道：“有才的必有雅致，这般光景，恐内才也未必佳。我被郗老误了也。”又想道：“或者是瑶姿小姐的姊妹，不就是瑶姿也未可知。”正在疑虑，只见那青衣小婢从花阴里奔将来，见了嗣薪，惊问道：“你曾拾得一只花簪么？”嗣薪道：“什么花簪？”小婢道：“我小姐失了头上花簪，想因折花被花枝摘落了。你这人是从哪里来的？若拾得簪儿，可还了我。”嗣薪道：“我不曾见什花簪。”小婢听说，回身便走。嗣薪赶上，低声问道：“我问你，你家小姐可叫做瑶姿么？”小婢一头走，一头应道：“正是娇枝小姐。”嗣薪又问道：“瑶姿小姐可是会做诗的么？”小婢遥应道：“娇枝小姐只略识几个字，哪里会做诗？”嗣薪听罢，十分愁闷，快地走出园门。即日离了富阳城，仍回临安；日寓。

心中甚怨郗公见欺，一时做差了事。正是：

媒妁原不错，两边都认差。

只因名字混，弄得眼儿花。

却说郝公在灵隐寺寓中闻嗣薪已回旧寓，却不见他过来相会。正想要去问他，忽然接得随员外书信一封，并送还原来聘物。郝公见聘物送还，心里大疑，忙拆书观看，书上写道：

接来教，极荷厚爱。但老舅所言何郎，弟近日曾会过。

观其人物，聆其谈吐，窃以为有名无实，不足当坦腹之选。

小女颇非笑之。此系百年大事，未可造次。望老舅更为裁酌。原聘谨璧还，幸照入，不尽。

郝公看罢，吃了一惊，道：“这般一个快婿，如何还不中意？我既受了他聘，怎好又去还他？”心中懊恼，自己埋怨道：“这原是我差，不是我的女儿，原不该乔做主张。”沉吟了半晌，只得去请原媒僧官来，把这话告诉他。僧官道：“便是何相公两日也不傲不睬，好像有什不乐的光景，不知何故？大约婚姻须要两愿，老爷要还他聘物若难于启齿，待小僧陪去代为宛转何如？”郝公道：“如此甚好。”便袖了双鱼，同着僧官来到嗣薪寓中，相见了，动问道：“足下可曾回乡？怎生来得恁快？”嗣薪道：“未曾返舍，只到富阳城中去走了一遭。”郝公道：“尊驾到富阳，曾见过家姊丈么？”嗣薪道：“曾见来。”郝公道：“既见过家姊丈，这头婚事足下以为何如？”嗣薪沉吟道：“婚姻大事，原非仓卒可定。”郝公道：“老夫有句不识进退的话不好说得。”僧官便从旁代说道：“近日随老员外有书来，说他家只有一女，要在本处择婿，不愿与远客联姻，谨将原聘璧还在此。郝老爷一时主过了婚，不便反悔，故事在两难。”嗣薪欣然笑道：“这也何难，竟将原聘见还便了。”郝公听说，便向袖中取出双鱼来，递与嗣薪道：“不是老夫孟浪，只因家姊丈主意不定，前后语言不合，以致老夫

失信于足下。”嗣薪接了聘物，便也把金凤钗取出送还郝公。正是：

鱼 送还来，凤钗仍璧去。
和尚做媒人，到底不吉利。

郝公自解了这头姻事，闷闷不乐。想道：“不知珠川怎生见了何郎，便要璧还聘物？又不知何郎怎生见了珠川，便欣然情愿退婚？”心中疑惑，随即收拾行囊，回家面询随员外去了。

且说那个何自新，自被瑶姿小姐难倒，没兴娶妾续弦，竟到临安打点会场关节。他的举人原是夤缘来的，今会试怕笔下来不得，既买字眼，又买题目，要预先央人做下文字，以便入场抄写，却急切少个代笔的。也是合当有事，恰好寻着了宗坦。

原来宗坦自前番请嗣薪在家时，抄袭得他所选的许多刻文，后竟说做自己选的，另行发刻，封面上大书“宗山明先生评选”。

又料得本处没人相信，托人向远处发卖。为此，远方之人大半错认他是有意思的。他又专一打听远方游客，到来便去钻刺，故得与何自新相知。

那年会场知贡举的是同平章事赵鼎，其副是中书侍郎汤思退。那汤思退为人贪污，暗使人在外贩卖科场题目。何自新买了这个关节，议价五千两，就是宗坦居间说合。立议之日，汤府要先取现银，何自新不肯，宗坦奉承汤府，一力担当，劝何自新将现银尽数付与。何自新付足了银，讨得题目字眼，便教宗坦打点文字。宗坦抄些刻文，胡乱凑集了当。何自新不管好歹，记诵熟了，到进场时，挥在里边。汤思退闹中阅卷，寻着何自新卷子，勉强批“好”，取放中式卷内，却被赵鼎一笔涂

抹倒了。汤思退怀恨，也把赵鼎取中的第一名卷子乱笔涂坏。赵公大怒，到放榜后，拆开落卷查看，那被汤思退涂坏的却是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赵公素闻嗣薪是个少年才子，今无端被屈，十分懊恨，便上一疏，道“同官怀私挟恨，摈弃真才事”，圣旨批道：“主考设立正副，本欲公同较阅。据奏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虽有文名，必须彼此共赏，方堪中式。赵鼎不必争论，致失和衷之雅。”赵公见了这旨意，一发闷闷。乃令人邀请嗣薪到来相会，用好言抚慰，将银三百两送与作读书之费。嗣薪拜谢辞归，赵公又亲自送到舟中，珍重而别。

且说那个何自新因关节不灵，甚是烦恼，拉着宗坦到汤府索取原银，却被门役屡次拦阻。宗坦情知这银子有些难讨，遂托个事故，躲开去了。再寻他时，只推不在家。何自新无奈，只得自往汤府取索。走了几次，竟没人出来应承。何自新发极起来，在门首乱嚷道：“既不中我进士，如何赖我银子？”门役喝道：“我老爷哪里收你什么银子？你自被撞太岁的哄了去，却来这里放屁！”正闹间，门里走出几个家人，大喝道：“什么人敢在我老爷门首放刁！”何自新道：“倒说我放刁，你主人贿赂科场关节，诓骗人的银子，当得何罪？你家现有议单在我处，若不还我原银，我就到官府首告去。”众家人骂道：“好光棍！凭你去首告，便到御前背本，我老爷也不怕你。”何自新再要说时，里面赶出一群短衣尖帽的军牢持棍乱打，何自新立脚不住，一径往前跑奔。

不上一二里，听得路旁人道：“御驾经过，闲人回避。”何自新抬头看时，早见旗旌招毡，绣盖飘扬，御驾来了。原来那日驾幸洞霄宫进香，仪仗无多，朝臣都不曾侍驾。当下何自新正恨着气，恰遇驾到，便闪在一边，等驾将近，伏地大喊道：“福建闽清县举人何自新有科场冤事控告！”天子在銮舆上听

了，只道说是福建闽县举人何嗣薪，便传谕道：“何嗣薪已有旨了，又复拦驾称冤，好生可恶。着革去举人，拿赴朝门外打二十棍，发回原籍。”何自新有屈无伸，被校尉押至朝门，受责了二十。

汤思退闻知，晓得朝廷认错了，恐怕何自新说出真情，立刻使人递解他起身。正是：

御棍打了何自新，举人退了何嗣薪。

不是文章偏变幻，世事稀奇真骇闻。

却说赵鼎在朝房中闻了这事，吃惊道：“何嗣薪已别我而去，如何又在这里弄出事来？”连忙使人探听，方知是闽清县何自新，为汤府赖银事来叫冤的。赵公便令将何自新留下，具疏题明此系闽清县何自新，非闽县何嗣薪，乞敕部明审。朝廷准奏，着刑部会同礼部勘问。刑部奉旨将何自新监禁候审。汤思退着了急，令人密唤原居间人宗坦到府中计议。宗坦自念议单上有名，恐连累他，便献一计道：“如今莫若买嘱何自新，教他竟推在闽县何嗣薪身上，只说名字相类，央他来代告御状的，如此便好脱卸了。”汤思退大喜，随令家人同着宗坦，私到刑部狱中，把这话对何自新说了。许他事平之后，“还你银子，又不碍你前程。”宗坦义私嘱道：“你若说出购买进士，也要问个大罪，不如脱卸在何嗣薪身上为妙。”正是：

冒文冒名，厥罪犹薄。

欺师背师，穷凶极恶。

何自新听了宗坦言语，到刑部会审时，便依着他所教，竟

说是闽县何嗣薪指使。刑部录了口词。奏闻朝廷，奉旨着拿闽县何嗣薪赴部质对。刑部正欲差人到彼提拿，恰好嗣薪在路上接着赵公手书，闻知此事，复转临安，具揭向礼部诉辨。礼部移送刑部，即日会审。两人对质之下，一个一口咬定，一个再三折辨，彼此争执了一回。问官一时断决不得，且教都把来收监，另日再审。嗣薪到狱中，对何自新说道：“我与兄素昧平生，初无仇隙，何故劈空诬陷？定是被人哄了，兄必自有冤愤欲申，只因名字相类，朝廷误认是我，故致责革。兄若说出自己心事，或不至如此，也未可知。”何自新被他道着了，只得把实情一一说明。嗣薪道：“兄差矣。夤缘被骗，罪不至死。若代告御状，拦驾叫喊，须要问个死罪。汤思退希图卸祸，却把兄的性命为儿戏。”何自新听说，方才省悟，谢道：“小弟多有得罪，今后只从实供招罢了。”过了一日，第三番会审。何自新招出汤思退贿卖关节，诳去银子，后又授旨诬陷他人，都有宗坦为证，并将原议单呈上。问官看了，立拿宗坦并汤府家人到来，每人一夹棍，各各招认。勘问明白，具疏奏闻，有旨：汤思退革了职，谪戍边方，赃银入官。何自新革去举人，杖六十，发原籍为民。

宗坦及汤家从人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何嗣薪无罪，准复举人。

礼刑二部奉旨断决毕，次日又传出一道旨意：将会场中式试卷并落卷俱付礼部，会齐本部各官公同复阅，重定去取。于是礼部将汤思退取中的大半都复落，复于落卷中取中多人，拔何嗣薪为第一。天子亲自殿试，嗣薪状元及第。正是：

但有磨勘举人，不闻再中落卷。
朝廷破格翻新，文运立时救转。

话分两头。且说郗少伯回到富阳，细问随员外，方知错认何郎是何自新，十分怅恨。乃将何郎才貌细说了一遍，又将他诗文付与瑶姿观看，瑶姿甚是欣赏。珠川悔之无及。后闻嗣薪中了状元，珠川欲求郗公再往作伐，重联此姻。郗公道：“你当时既教我还了他聘物，我今有何面再对他说。”珠川笑道：“算来当初老舅也有些不是。”郗公道：“如何倒是我不是？”珠川道：“尊翰但云何郎，并未说出名字，故致有误。今还求大力始终玉成。”郗公被他央恳不过，沉吟道：“我自无颜见他，除非央他座师赵公转对他说。幸喜赵公是我同年，待我去与他商议。”珠川大喜。郗公即日赴临安，具柬往拜赵公，说知其事。

赵公允诺。次日，便去请嗣薪来，告以郗公所言，并说与前番随员外误认何自新，以致姻事联而忽解的缘故。嗣薪道：“翁择婿，婿亦择女。门生访得随家小姐有名无实，恐她的诗词不是自做的。若欲重联此姻，必待门生面试此女一番，方可准信。”说罢，起身作别而去。

赵公即日答拜郗公，述嗣薪之意。郗公道：“舍甥女文才千真万真，如何疑她是假？真才原不怕面试，但女孩儿家怎肯听郎君面试？”赵公道：“这不难。年翁与我既系通家，我有别业在西湖，年翁可接取令甥女来，只以西湖游玩为名，暂寓别业。竟等老夫面试何如？”郗公道：“容与家姊丈商议奉复。”便连夜回到富阳，把这话与珠川说知。珠川道：“只怕女儿不肯。”遂教绿鬟将此言述与小姐，看她主意如何。绿鬟去不多时，来回复道：“小姐说既非伪才，何愁面试，但去不妨。”珠川听说大喜，遂与郗公买舟送瑶姿到临安。

郗公先引珠川与赵公相见了，赵公请郗公与珠川同着瑶姿在西湖别业住下。次日即治酒于别业前堂，邀何嗣薪到来，指

与珠川道：“门下今日可仔细认着这个何郎。”珠川见嗣薪丰姿俊秀，器宇轩昂，与前番所见的何自新不啻霄壤，心甚爱慕。郗公问嗣薪道：“前日殿元云曾会过家姊丈，及问家姊丈说，从未识荆。却是为何？”嗣薪道：“当时原不曾趋谒，只在门首望见颜色耳。”赵公对郗公道：“今甥女高才，若只是老夫面试，还恐殿元不信。今老夫已设一纱幮于后堂之西，可请令甥女坐于其中，殿元却坐于东边，年翁与老夫并令姊丈居中而坐。老夫做个监场，殿元做个房考。此法何如？”郗公与珠川俱拱手道：“悉依尊命。”当下赵公先请三人入席饮酒，酒过数巡，便邀入后堂。只见后堂已排设停当，碧纱幮中安放香几笔砚，瑶姿小姐已在幮中坐着，侍儿绿鬟侍立幮外伺候。赵公与三人各依次坐定。嗣薪偷眼遥望纱幮中，见瑶姿丰神绰约，翩翩可爱，与前园中所见大不相同，心里又喜又疑。赵公道：“若是老夫出题，恐殿元疑是预先打点，可就请殿元出题。”便教把文房四宝送到嗣薪面前。嗣薪取过笔来，向赵公道：“承老师之命，门生斗胆了。即以纱幮美人为题，门生先自咏一首，求小姐和之。”说罢，便写道：

绮罗春倩碧纱笼，彩袖摇摇间杏红。
疑是嫦娥羞露面，轻烟围绕广寒宫。

写毕，送与郗公，郗公且不看，即付侍儿绿鬟送入纱幮内。瑶姿看了，提起笔来，不假思索，立和一首道：

碧纱权倩作帘笼，未许人窥彩袖红。
不是裴航来捣药，仙娃肯降蕊珠宫？

和毕，传付绿鬟送到嗣薪桌上。嗣薪见她字画柔妍，诗词清丽，点头赞赏道：“小姐恁般酬和得快，待我再咏一首，更求小姐一和。”便取花笺再题一绝，付与绿鬟送入纱幮内。瑶姿展开看时，上写道：

前望巫山烟雾笼，仙裙未认石榴红。
今朝得奏霓裳曲，仿佛三郎梦月宫。

瑶姿看了，见诗中有称赞她和诗之意，微微冷笑，即援笔再和道：

自爱轻云把月笼，隔纱深护一枝红。
聊随彩笔追唐律，岂学新装广汉宫。

写毕，绿鬟依先传送到嗣薪面前。嗣薪看了，大赞道：“两番酬和，具见捷才。但我欲再咏一首索和，取三场考试之意，未识小姐肯俯从否？”说罢，又题一绝道：

碧纱争似绛帏笼，花影宜分烛影红。
此日云英相见后，裴航愿得托瑶宫。

书讫，仍付绿鬟送入纱幮。瑶姿见这诗中，明明说出洞房花烛，愿谐秦晋之意，却怪他从前故意作难，强求面试，便就花笺后和诗一首道：

珠玉今为翠幕笼，休夸十里杏花红。
春闱若许裙钗入，肯让仙郎占月宫？

瑶姿和过第三首诗，更不令侍儿传送，便放笔起身，唤着绿鬟，从纱幮后冉冉地步入内厢去了。郗公便起身走入纱幮，取出那幅花笺来。赵公笑道：“三场试卷可许老监场一看否？”郗公将诗笺展放桌上，与赵公从头看起，赵公啧啧称赞不止。嗣薪看到第三首，避席向郗公称谢道：“小姐才思敏妙如此，若使应试春闱，晚生自当让一头地。”赵公笑道：“朝廷如作女开科，小姐当作女状元。老夫今日监临考试，又收了一个第一门生，可谓男女双学士，夫妻两状元矣。”郗公大笑。珠川亦满心欢喜。

赵公便令嗣薪再把双鱼送与郗公，郗公亦教珠川再把金凤钗回送嗣薪。赵公复邀三人到前堂饮酒，尽欢而散。

次日，嗣薪即上疏告假完婚。珠川谢了赵公，仍与郗公领女儿回家，择定吉期，入赘嗣薪。嗣薪将行，只见灵隐寺僧官云闲前来作贺，捧着个金笺轴子，求嗣薪将前日贺他的诗写上边，落正了款。嗣薪随即挥就，后书“状元何嗣薪题赠”，僧官欢喜拜谢而去。嗣薪即到富阳，入赘随家，与瑶姿小姐成其夫妇。正是：

瑶琴喜奏，宝瑟欢调。绣阁香肌，尽教细细赏鉴；御沟红叶，不须款款传情。金屋阿娇，尤羡他芙蓉吐萼；白头卓氏，更堪夸豆蔻含香。锦被中亦有界河，免不得驱车进马；罗帏里各分营垒，一凭伊战卒麇兵。前番棋奕二篇，两下遥相酬和；今日纱幮三首，百年乐效唱随。向也《小弁》诗，为恶徒窃去，招出先生；兹者《霓裳曲》，见妙手拈来，愿偕仙侣。又何疑赠玉鱼鱼得水，依然是钗横金凤凤求凰。

毕姻过了三朝，恰好郗家的娇枝小姐遣青衣小婢送贺礼至。嗣薪见了，认得是前番园中所见的小婢，便问瑶姿道：“此婢何来？”瑶姿道：“这是郗家表妹的侍儿。”嗣薪因把前日园中窥觑，遇见此婢随着个小姐在那里闲耍，因而错认是瑶姿的话说了一遍。

瑶姿道：“郎君错认表妹是我了。”那小婢听罢，笑起来道：“我说何老爷有些面熟，原来就是前日园里见的这个人。

“嗣薪指着小婢笑道：“你前日如何哄我？”小婢道：“我不曾哄什么？”嗣薪道：“我那日问你说，你家小姐可唤做瑶姿？你说正是瑶姿小姐。”小婢道：“我只道说可是唤娇枝，我应道正是娇枝小姐。”嗣薪点头笑道：“声音相混，正如找与何自新一般，今日方才省悟。”正是：

当时混着鲢和鲤，此日方明李与桃。

嗣薪假满之后，携了家眷还朝候选。初授馆职，不上数年，直做到礼部尚书。瑶姿诰封夫人，夫妻偕老。生二子，俱贵显。郗公与珠川亦皆臻上寿。此是后话。

看官听说：天人才人与天下才女作合，如此之难，一番受钗，又一番回钗，一番还，又一番纳。小姐初非势利状元，状元亦并不是曲从座主，各各以文见赏，以才契合。此一段风流佳话，真可垂之不朽。

〔回末总评〕

一科两放榜，一妻两纳聘，落卷又中新状元，主考复作女监试，奇事奇情，从来未有。他如郗公论诗，宗生着急；宗生辨诗，郗公绝倒，不谓文章巧妙乃尔。其尤幻者，郗公初把女

郎之诗为自己所作；后却说出自己之诗乃女郎所作，何郎初猜郗公之诗为女郎所作，后反疑女郎之诗是郗公所作。至于瑶姿、娇枝，嗣薪、自新，彼此声音互混，男女大家认错。又如彼何郎代此何郎受杖，此何郎代彼何郎除名，彼何郎将此何郎诬陷，此何郎教彼何郎吐实，种种变幻，俱出意表。虽春水之波纹万状，秋云之出没千观，不足方其笔墨也。

卷之七 虎豹变

撰哀文神医善用药 设大誓败子猛回头

桑榆未晚，东隅有失还堪转。习俗移人，匪类须知不可亲。忠言逆耳，相逢徒费箴规语。忽地回头，自把从前燕僻收。

右调《木兰花》

人非圣人，谁能无过？过而能改，便是君子。每怪那不听忠言的人，往往自误终身；有勉强迁善的人，又往往旧病复发，岂不可叹可惜。至若劝人改过的，见那人不肯听我，便弃置了，不能善巧方便，委曲开导；更有那善巧化人的，到得那人回心，往往自身已死，不及见其改过，又岂不可恨可涕。如今待在下说一个发愤自悔、不蹈前辙的，一个望人改弦、及身亲见的，与众位听。

话说嘉靖年间，松江府城中有个旧家子弟姓宿名习，字性成，幼时也曾读过几年书，姿性也不甚冥钝，只因自小父母姑息，失于教导，及至长成，父母相继死了，一发无人拘管，既不务生理，又不肯就学，日逐在外游荡，便有那一班闲人浪子诱引他去赌场中走动。从来赌钱一事，易入难出的，宿习入了这个道儿，神情志气都被汨没坏了。当时有个开赌的人叫做程福，专惯哄人在家赌钱，彼即从中渔利。宿习被人引到他家做了安乐窝，每日赌钱耍子。原来宿习的丈人，乃是松江一个饱学秀才，姓冉名道，号化之，因屡试不中，弃儒学医，竟做了个有名的医生。初时只为宿习是旧家子弟，故把女儿璧娘嫁了

他。谁想璧娘倒知书识礼，宿习却偏视书文为仇敌，一心只对赌钱掷色其所不辞，扯牌尤为酷好，终日把梁山泊上数十个强盗在手儿里弄，眼儿里相。正是：

别过冤家“子曰”，撇下厌物“诗云”。

只有纸牌数叶，是他性命精神。

璧娘屡次苦谏丈夫，宿习哪里肯听，时常为着赌钱，夫妻反目。

再化之闻知，也几番把正言规训女婿，争奈宿习被无赖之徒渐染坏了，反指读书人为撇脚红鞋子，笑老成人板老头巾，丈人对他说的好话，当面假意顺从，一转了背，又潜往赌场里去了。你道赌场里有什尊卑，凭你世家子弟，一进赌场，便与同赌之人“尔”“汝”相呼，略无礼貌，也有呼他做小宿的，也有呼他做宿阿大的，到赌帐算不来时，大家争论，便要厮打。宿习常被人打了，瞒着丈人，并不归来对妻子说。正是：

学则白屋出公卿，不学公孙为皂隶。

习于下贱是贱人，安得向人夸骨气。

看官听说：凡好赌的人，如被赌场里摄了魂魄去得一般，受打受骂总无怨心，早上相殴，晚上又复共赌，略不记怀。只有家里规谏他的，便是冤家对头。至于家中日用所费，与夫亲戚往来酬酢，朋友缓急借贷，都十分吝啬。一到赌钱时，便准千准百地输了去，也不懊悔。端的有这些可怪可恨之处，所以人家子弟切不可流入赌钱一道。当下宿习一心好赌，初时赌的是银钱，及至银钱赌尽，便把田房文契都赌输与人，后来渐渐

把妻子首饰衣服也剥去赌落了。璧娘终日啼啼哭哭，寻死觅活，冉化之气忿不过，与女婿闹了一场，接了女儿回去。指着女婿立誓道：“你今若再不改过，你丈人妻子誓于此生不复与你相见！”宿习全不在意，见妻子去了，索性在赌场里安身，连夜间也不回来。正是：

赌不可医，医赌无药。

若能医赌，胜过扁鹊。

冉化之见女婿这般光景，无可奈何，思量自己有个极相契的好友，叫做曲谕卿，现充本府总捕厅吏员，“我何不去与他计议，把那开赌的人，与哄骗女婿去赌的人讼之于官？”却又想自家女婿不肖，不干别人事。欲待竟讼女婿，一来恐伤翁婿之情，致他结怨于妻子；二来也怨风俗不好，致使女婿染了这习气，只索叹口气罢了。原来此时斗牌之风盛行，不但赌场中无赖做此勾当，便是大人家宾朋叙会，亦往往以此为适兴，不叫做斗牌，却文其名曰“角”，为父兄的不过逢场作戏，子弟效之，遂至流荡忘反，为害不小。冉化之因作《哀角文》一篇以惊世。其文曰：

哀哉角之为技也，不知始于何日。名取梁山，形图水泊。量无君子，喜此盗贼。以类相求，唯盗宜习。盈至万贯，缩至空没。观其命名，令人怵惕。不竭不止，不穷不戢。今有人焉，耽此成癖。靡间寒暑，不遑朝夕。如有鬼物，引其魂魄。三五成群，不呼而集。当其方角，宾来不揖。同辈谩骂，莠言口出。简略礼文，转移气质。人品之坏，莫此为极。迨夫沉酣，忘厥寢食。虽有绮筵，饥弗暇即。虽有锦衾，倦弗暇息。主人移馔，就其坐侧。匆匆下箸，咪多不择。童子候眠，秉烛侍立。漏尽

钟鸣，东方欲白。养生之道，于此为失。况乎胜负，每不可必。负则求复，背城借一。幸而偶胜，人不我释。彼此纠缠，遂无止刻。悉索敝赋，疲于此役。脱骖解佩，罔顾室滴。屋如悬磬，贫斯彻骨。祭此颠连，未改痼疾。见逐父母，被摈亲戚。借贷无门，空囊羞涩。计无复之，庶几行乞。行乞不甘，穿箭凿壁。赌与盗邻，斯言金石。我念此辈，为之涕泣。彼非无才，误用足恤。我虽不角，颇明角剧。路分生熟，奇正莫测。亦有神理，斗筭接脉。何不以斯，用之文墨。或敌或邻，迭为主客。亦有兵法，虚虚实实。何不以斯，用之武策。人弃我留，随时变易。难大不贵，惟少是惜。何不以斯，用之货殖。有罚有贺，断以纪律。如算钱谷，会计精密。何不以斯，用之吏术。呜呼噫嘻！尔乃以无益之嬉戏，耗有用之心力。不惟无益，其损有百。近日此风，盛行乡邑。友朋相叙，以此为适。风俗由之寝衰，子弟因而陷溺。吾愿官长，严行禁饬。有犯此者，重加罪责。

緬维有宋之三十六人，已为张叔夜之所遏抑。彼盗贼而既降，斯其恶为已革。奈何使纸上之宋江，遗祸反甚乎往昔。

冉化之做了这篇文字，使人传与宿习看。宿习正在赌场里热闹，哪里有心去看，略一寓目，便丢开了。说话的，此时宿习已弄得赤条条，也该无钱戒赌，还在赌场中忙些什么？原来他自己无钱赌了，却替别人管稍算帐，又代主人家捉头。也因没处安身，只得仍在赌场里寻碗饭吃。冉化之闻得女婿恁般无赖，说与女儿知道。璧娘又羞又恼，气成一病，恹恹欲死。亏得冉化之是个良医，服药调治，又再三用好言多方宽解，方才渐渐痊可。宿习闻知妻子患病，却反因嗔恨她平日规谏，竟不来看视。

谁知不听良言，撞出一场横祸。

时有青浦县乡绅钮义方，官为侍郎，告假在家。因本府总捕同知王法是他门生，故常遣公子钮伯才到府城中来往。那钮伯才亦最好赌，被开赌的程福局诱到家，与这一班无赖赌了一日一夜，输去百多两银子，不期钮乡宦闻知，十分恼怒，竟查访了开赌的并同赌的姓名，送与捕厅惩治，宿习名字亦在其内，与众人一齐解官听审。王二府将程福杖五十，问了徒罪，其余各杖二十，枷号一月。你道宿习此时怎生模样？

一文钱套在头中，二文钱穿在手里。二索子系在脚上，三索子缚在腰间。向来一桌四人，今朝每位占了独桌；常听八红三献，此日两腿挂了双红。朝朝弄纸牌，却弄出硬牌一大扇；日日数码子，今数着板子二十敲。身坐府门前，不知是殿坐佛，佛坐殿；枷带肩头上，不知是贺长肩，贺短肩。见头不见身，好一似百老怀下的人首；灭项又灭耳，莫不是王英顶穿了泛供。

却说捕厅书吏曲谕卿，当日在衙门中亲见官府打断这件公事，晓得宿习是他好友冉秀才的女婿，今却被责被枷，便到冉家报与冉化之知道。化之听了，心中又恼又怜，沉吟了一回，对谕卿道：“小婿不肖，不经惩戒，决不回心。今既遭戮辱，或者倒有悔悟之机。但必须吾兄为我周旋其间。”谕卿道：“兄有何见托，弟自当效力。”化之便对谕卿说：“须如此如此。”谕卿领诺，回到家中，唤过一个家人来，吩咐了他言语，教他送饭去与宿习吃。

且说宿习身负痛楚，心又羞惭，到此方追悔前非。正徬徨间，只见一个人提着饭罐走到枷边来，宿习问是何人，那人道：“我家相公怜你是好人家子弟，特遣我来送饭与你吃。”宿习道：“你家相公是谁？”那人道：“便是本厅书吏曲谕卿相

公。”宿习谢道：“从未识面，却蒙见怜，感激不尽。但不知我丈人冉化之曾知道我吃官司否？敢烦你寄个信去。”那人道：“你丈人冉秀才与我主人极相熟的，他已知你吃官司，只是恨你前日不听好言，今誓不与你相见。倒是我主人看不过，故使我来看觑你。”宿习听说，垂首涕泣。那人劝他吃了饭，又把些茶汤与他吃了，替他揩抹了腿上血迹，又铺垫他坐稳了，宿习千恩万谢。自此那人日日来伏侍，朝飧晚膳，未尝有缺，宿习甚是过意不去。到得限满放枷之日，那人便引宿习到家与曲谕卿相见。宿习见了谕卿，泣拜道：“宿某若非门下看顾，一命难存。自恨不肖，为骨肉所弃，岳父、妻子俱如陌路。特蒙大恩难中相救，真是重生父母了。”谕卿扶起道：“兄本簪缨遗胄，且堂堂一表，何至受辱公庭，见摈骨肉？不佞与令岳颇称相知，兄但能改过自新，还你翁婿夫妻欢好如故。”宿习道：“不肖已无颜再见岳父、妻子，不如削发披缁做了和尚罢。”正是：

无颜再见一丈青，发心要做花和尚。

当下谕卿劝宿习道：“兄不要没志气，年正青春，前程万里，及今奋发，后未可量。务必博个上进，洗涤前羞，方是好男子。寒舍尽可安身，兄若不弃，就在舍下暂住何如？”宿习思量无处可去，便拜谢应诺。自此竟住在曲家，时常替谕卿抄写公文官册，笔札效劳。

一日，谕卿使人拿一篇文字来，央他抄写。宿习看时，却便是前日丈人做的那篇《哀角丈》。前日不曾细看，今日仔细玩味，方知句句是药石之言，“惜我不曾听他，悔之无及。”正在嗟叹，只见谕卿走来说道：“宿兄，我有句话报知你，你

休吃惊。尊夫人向来患病，近又闻你受此大辱，愈加气苦，病势转笃，服药无效，今早已身故了。”宿习闻言，泪如雨下，追想“妻子平日规谏我，本是好意，我倒错怪了她，今又为我而死”，转展伤心，涕泣不止。谕卿道：“闻兄前日既知尊嫂有病，竟不往看。”

令岳因此嗔恨，故这几时不相闻问。今尊嫂已死，兄须念夫妇之情，难道入殓也不去一送？”宿习哭道：“若去时恐岳父见罪。”谕卿道：“若不去令岳一发要见罪了，还须去为是。”宿习依言，只得忍着含泪，奔到冉家，却被冉家丫鬟、仆妇们推赶出来，把门闭了。听得丈人在里面骂道：“你这畜生是无赖赌贼，出乖露丑，还想我认你做女婿么？我女儿被你气死了，你还有何颜再来见我？”宿习立在门外，不敢回言。又听得丈人吩咐家僮道：“他若不去，可捉将进来，锁在死人脚上。”宿习听了这话，只得转身奔回曲家。看官听说：原来璧娘虽然抱病，却不曾死。还亏冉化之朝夕调理，又委曲劝慰道：“女婿受辱，正足惩戒将来，使他悔过，是祸焉知非福。”又把自己密托曲谕卿周旋的话说与知道，璧娘因此心境稍宽，病体已渐平复。化之却教谕卿假传死信，哄宿习到门，辱骂一场，这都是化之激励女婿的计策。正是：

欲挥荡子泪，最苦阿翁心。
故把恶言骂，只缘恩义深。

且说宿习奔回曲家，见了谕卿，哭诉其事。谕卿叹道：“夫妇大伦，乃至生无相见，死无相哭，可谓伤心极矣。令岳不肯认兄为婿，是料兄为终身无用之物，兄须争口气，切莫应了令岳所料。”宿习涕泣拜谢。

忽一日，谕卿对宿习道：“今晚本官审一件好看的人命公事，兄可同去一看。”说罢，便教宿习换了青衣，一同走入总捕衙门，向堂下侧进入丛里立着。只见阶前跪着原、被、证三人，王二府先叫干证赵三问道：“李甲妻子屈氏为什缢死的？”赵三道：“为儿子李大哄了她头上宝簪一双，往张乙家去赌输了，因此气忿缢死。”王二府道：“如今李大何在？”赵三道：“惧罪在逃，不知去向。”王二府便唤被告张乙上来，喝道：“你如何哄诱李大在家赌钱，致令屈氏身死？”张乙道：“李大自到小人家里来，不是小人去唤他来的。这宝簪也是他自把来输与小人，不是小人到他家去哄的。今李甲自己逼死了妻子，却又藏过了儿子，推在小人身上。”王二府骂道：“奴才！我晓得你是开赌的光棍，不知误了人家多少子弟，哄了人家多少财物。现今弄得李甲妻死子离，一家破败，你还口硬么？”说罢，掷下六根签，打了三十板。又唤原告李甲问道：“你平日怎不教训儿子，却纵放他在外赌钱？”李甲道：“小人为禁他赌钱，也曾打骂过几次。争奈张乙暗地哄他，因此瞒着小人，输去宝簪，以致小人妻子缢死。”王二府道：“我晓得你妻子平日一定姑息，你怪她护短，一定与她寻闹，以致她抱恨投缢。你不想自己做了父亲，不能禁约儿子，如何但去责备妇人，又只仇怨他人，也该打你几板。”李甲叩头求免，方才饶了。王二府道：“李大不从父训，又陷母于死，几与杀逆无异，比张乙还该问重重地一个罪名，着广捕严行缉拿解究。张乙收监，候拿到李大再审。屈氏尸棺发坛。李甲、赵三俱释放宁家。”判断已毕，击鼓退堂。曲谕卿挽着宿习走出衙门，仍回家中，对宿习道：“你令岳还算忠厚，尊嫂被兄气死了，若告到官司，也是一场人命。”宿习默然无言，深自悔恨，寻思“丈人怪我，是情理所必然，不该怨他。”正是：

莫嫌今日人相弃，只恨当初我自差。

过了几日，宿习因闷坐无聊，同着曲家从人到总捕厅前，看他投领文册。只见厅前有新解到一班强盗，在那里等候官府坐堂审问。内中有三个人却甚斯文模样，曲家从人便指着问道：“你这三个人不像做强盗的，如何也做强盗？”一人答道：“我原是好人家子弟，只因赌极了，无可奈何入了盗伙，今日懊悔不及。”一人道：“我并不是强盗，是被强盗扳害的。他怪我赖了赌帐，曾与我厮打一场，因此今日拖陷我。”一人道：“我一发冤枉，我只在赌场中赢了一个香炉，谁知却是强盗赃物，今竟把我算做窝赃。”曲家从人笑道：“好赌的叫做赌贼，你们好赌，也便算得是强盗了。”宿习听罢，面红耳热，走回曲家，思量《哀角文》中“赌与盗邻”一句，真是确语，方知这几张纸牌是籍没家私的火票，逼勒性命的催批，却恨当时被他误了，今日悔之晚矣。自此时常夜半起来，以头撞壁而哭。

谕卿见他像个悔悟发愤的，乃对他说道：“兄在我家佣书度日，不是长策，今考期将近，可要去赴童生试否？”宿习道：“恨我向来只将四十叶印板、八篇头举业做个功课，实实不曾读得书。今急切里一时读不下，如何是好？”谕卿道：“除却读书之外，若衙门勾当，我断不劝你做。我亦不得已做了衙门里人，终日兢兢业业，畏刑惧罪。算来不如出外为商，做些本份生意，方为安稳。”宿习道：“为商须得银子做本钱，前日输去便容易，今日要他却难了。”谕卿道：“我有个敝友闵仁宇是常州人，他惯走湖广的，如今正在这里收买布匹，即日将搭伴起身到湖广去。兄若附他的船同行最便，但极少也得三五十金做本钱方好。”宿习道：“这银子却哪里来？”谕卿道：

何不于亲友处拉一银会？”宿习道：“亲友都知不肖有赌钱的病，哪个肯见托？”谕卿道：“今知兄回心学好，或肯相助也未可知。兄未尝去求他，如何先料他不肯，还去拉一拉看。”宿习依言，写下一纸会单，连连出去走了几日，及至回来，唯有垂首叹气。谕卿问道：“有些就绪么？”宿习道：“不要说起。连日去会几个亲友，也有推托不在家，不肯接见的；也有勉强接见，语言冷淡，礼貌疏略，令人开口不得的；也有假意殷勤，说到拉会借银，不是愁穷，定是推故的。早知开口告人如此烦难，自恨当初把银子浪费了。”谕卿道：“我替兄算计，还是去求令岳，到底翁婿情分，不比别人。前当尊嫂新亡，令岳正在悲愤之时，故尔见拒。如今待我写书与他，具言兄已悔过，兄一面亲往求谒，包管令岳回心转意，肯扶持兄便了。”宿习听罢，思量无门恳告，只得依着谕卿所教，奔到冉家门首。恰遇冉化之要到人家去看病，正在门首上轿。宿习陪个小心，走到轿边，恭身施礼道：“小婿拜见。”化之也不答礼，也不回言，只像不曾见的一般，竟自上轿去了。宿习欲待再走上去，只见轿后从人一头走一头回顾宿习笑道：“宿官人不到赌场里去，却来这里做什？我相公欢喜得你狠，还要来缠帐。”宿习羞得面红，气得语塞，奔回曲家，仰天大哭。谕卿细问其故，宿习诉知其事。谕卿即沉吟道：“既令岳不肯扶持，待我与敝友们相商，设处几十金借与兄去何如？”宿习收泪拜谢道：“若得如此，恩胜骨肉。”谕卿道：“只一件，兄银子到手，万一旧病复发，如之奈何？”宿习拍着胸道：“我宿习如再不改前非，真是没心肝的人了。若不相信，我就设誓与你听。”谕卿笑道：“兄弟若真肯设誓，明日可同到城隍庙神道面前去设来。”宿习连声应诺。

次日，果然拉着谕卿走到城隍庙前，只见庙门首戏台边拥

着许多人在那里看演神戏，听得有人说道：“好赌的都来看看这本戏文。”谕卿便对宿习道：“我们且看一看去。”两个立住了脚，仰头观看。锣声响处，见戏台上扮出一个金盔金甲的神道，口中说道：“生前替天行道，一心归顺朝廷，上帝怜我忠义，死后得为神明。我乃梁山泊宋公明是也。可恨近来一班赌钱光棍，把俺们四十个弟兄图画在纸牌上耍子，往往弄得人家子弟家破人亡，身命不保。俺今已差鬼使去拘拿那创造纸牌与开赌哄人的来，押送阴司问罪，此时想就到也。”说罢，锣声又响，扮出两个鬼使，押着两个犯人，长枷铁索，项插招旗。旗上一书“造牌贼犯”，一书“开赌贼犯”，鬼使将二人推至宋公明面前，禀道：“犯人当面。”那宋公明大声喝骂：“你这两个贼徒，听我道来。”便唱道：

俺是大宋忠良，肯助你这腌撮勾当？你把人家子弟来坏了，怎将俺名儿污在你纸上？俺如今送你到阴司呵，好去听阎王阎王的发放。

唱毕，向里面叫道：“兄弟黑旋风哪里？快替我押这两个贼徒到酆都去。”道言未了，一棒锣声，扮出一个黑旋风李逵来，手持双斧，看着那两个犯人笑道：“你认得我三十士么？先教你吃我一斧！”说罢，把两个人一斧一个砍下场去。黑旋风亦即跳舞而下。宋公明念两句落场诗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台下看的人都喝采道：“好戏！”谕卿对宿习道：“闻说这本新戏是一个乡绅做的，因他公子好赌，故作此以警之。”宿习点头嗟叹，寻思道：“赌钱的既受人骂，又受天谴。既受官刑，又受鬼责。不但为好人所摈绝，并为强盗所不容。”一发深自懊悔。走到城隍神座前，不觉泪如雨下，

哭拜道：“宿习不幸为赌所误，今发愿改过自新。若再蹈前辙，神明殛之！”谕卿见他设过了誓，即与同回家中，取出白银三十两，交付宿习收讫。

次日，便设席饯行，就请那常州朋友闵仁宇来一同饮酒，告以宿习欲附舟同行之意，并求他凡事指教，仁宇领诺。席散之后，宿习拜辞起身，与仁宇同至常州。仁宇教他将银去都置买了灯草，等得同伴货物齐备，便开船望湖广一路进发。也是宿习命运合当通泰，到了湖广，恰值那专贩灯草的客船偶失了火，灯草欠缺，其价顿长，一倍卖了数倍。且喜宿习出门利市，连本利已有百余金，就在湖广置买了石膏，回到芜湖地方，又值那些贩石膏的船都遭了风，只有宿习的客船先到，凑在巧里，又多卖了几倍价钱。此时宿习已有二三百金在手，便写书一封，将原借本银加利一倍，托相知客伴寄归送还曲谕卿，一面打点就在芜湖置货。适有一山东客人带得红花数包，因船漏浸湿，情愿减价发卖。宿习便买了他的，借客店歇下，逐包打开晒浪，不想每包里边各有白银一百两。原来这红花不是那客人自己的，是偷取他丈人的。他丈人也在外经商，因路上携带银两恐露人眼目，故藏放货物内，不期翁婿不睦，被女婿偷卖货物，却把银子白白地送与宿习了。当下宿习平空得了千余金，不胜之喜。更置别货，再到湖广、襄阳等处，又获厚利。正要再置货回来，却遇贩药材的客人贩到许多药材，正在发卖，却因家中报他妻子死了，急欲回去，要紧脱货，宿习便尽数买了他的。不想是年郢阳一路有奸民倡立无为教，聚众作乱，十分猖獗，朝廷差兵部侍郎钟秉公督师征剿，兵至襄阳，军中疫病盛行，急需药物，药价腾贵，宿习又一倍卖了几倍。此时本利共三四千金，比初贩灯草时大不同了。正是：

丈人会行医，女婿善卖药。
赌钱便赌完，做客却做着。

看官听说：人情最是势利，初时小本经纪，同伴客商哪个看他在眼？今见他腰缠已富，便都来奉承他。闵仁宇也道他会做生意，且又本份，甚是敬重。那接客的行家，把宿习当做个大客商相待，时常请酒。一日设酌舟中，请宿习饮宴，宿习同着闵仁宇并众伙伴一齐赴席。席间有个侑酒的妓女，乃常州人，姓潘名翠娥，颇有姿色。同伴诸人都赶着她欢呼畅饮，只有闵仁宇见了这妓女却愀然不乐，那妓女看了仁宇也觉有羞涩之意。

仁宇略坐了片刻，逃席先回。宿习心中疑怪，席散回寓，便向仁宇叩问其故。仁宇叹道：“不好说得，那妓女乃我姨娘之女，与我是中表兄妹。因我表妹丈鲍士器酷好赌钱，借几百两客债来赌输了，计无所出，只得瞒着丈母来卖妻完债。后来我姨娘闻知，虽曾告官把女婿治罪，却寻不见女儿下落。不期今日在此相见，故尔伤心。”宿习听说，惻然改容道：“既系令表妹，老兄何不替她赎了身，送还令母姨，使她母女重逢。”仁宇道：“若要替她赎身，定须一二百金。我本钱不多，做不得这件好事。”宿习慨然道：“我多蒙老兄挈带同行，侥幸赚得这些利钱。如今这件事待我替兄做了何如？”仁宇拱手称谢道：“若得如此，真是莫大功德。”宿习教仁宇去访问翠娥身价多少，仁宇回报说原价二百两，宿习便将二百两白银交付仁宇，随即唤鸨儿、龟子到来，说知就里，把银交割停当，领出翠娥。当下翠娥感泣拜谢，自不必说。宿习又将银三十两付仁宇做盘缠，教他把翠娥送回常州，“所有货物未脱卸者，我自替你料理。”仁宇感激不尽，即日领了翠娥，拜谢起身。雇下一只船，收拾后舱与翠娥住了，自己只在前舱安歇。

行了两日，将近黄州地面，只见一只大官船，后面有二三十只兵船随着，横江而来。官船上人大叫：“来船拢开！”仁宇便教艄公把船泊住，让他过去。只见大船舱口坐着一个官人，用手指着仁宇的船说道：“目今寇盗猖獗，往来客船都要盘诘，恐夹带火药军器，这船里不知可有什么夹带么？”仁宇听说，便走出船头回复道：“我们是载女眷回去的，并没什夹带。”正说间，只见那人立起身来叫道：“这不是我闵家表舅么？”仁宇定睛仔细看时，那官人不是别人，原来就是鲍士器。当下士器忙请仁宇过船相见，施礼叙坐。仁宇问道：“恭喜妹丈，几时做了官了？”士器道：“一言难尽。自恨向时无赖，为岳母所讼，问了湖广黄州卫充军。幸得我自幼熟娴弓马，遭遇这里兵道老爷常振新爱我武艺，将我改名鲍虎，署为百长，不多时就升了守备。今因他与督师的钟兵部是同年，特荐我到彼处军前效用。不想在此得遇表舅。”仁宇道：“妹丈昔年坎坷，今幸得一身荣贵，未识已曾更娶夫人否？”鲍虎挥泪道：“说哪里话。当初是不肖，不能保其妻子，思之痛心，今已立誓终身不再娶了。”仁宇道：“今日若还寻见我表妹，可重为夫妇么？”鲍虎道：“虽我负累了她，岂忍嫌弃？但今不知流落何方，安得重为夫妇？”说罢，挥泪不止。仁宇笑道：“表妹只在此间不远，好教妹丈相会。”鲍虎惊问：“在哪里？”仁宇乃将翠娥堕落风尘，幸亏宿习赎身，教我亲送回乡的话一一说了。鲍虎悲喜交集，随即走过船来，与翠娥相见，夫妇抱头大哭。正是：

无端拆散同林鸟，何意重还合浦珠。

当下鲍虎接取翠娥过了船，连仁宇也请来官船上住了，打

发来船先回襄阳，自己随后也便到襄阳城中，且不去投见钟兵部，先同着仁宇到宿习寓所拜谢，将银二百两奉还。宿习见了鲍虎，听他叙述中情，不觉有感于中，潸然泪下道：“足下累了尊嫂，尚有夫妻相见之日，如不肖累了拙荆，已更无相见之日矣！今不肖亦愿终身不娶，以报拙荆于地下。”鲍虎询问缘由，宿习也把自己心事说与知道。两个同病相怜，说得投机，便结拜为兄弟。

正是：

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惜断肠人。

次日，鲍虎辞别宿习，往钟兵部军前投谒。钟公因是同年常兵备所荐，又见鲍虎身材雄壮，武艺熟娴，心中欢喜，便用为帐前亲随将校，甚见信用。鲍虎得暇便来宿习寓所探望。此时军中疫病未息，急欲得川芎、苍术等药辟邪疗病，恰好宿习还有这几件药材剩下，当日便把来尽付鲍虎，教他施与军士。鲍虎因即入见钟公，将宿习施药军中，并前日赎他妻子之事细细禀知，钟公道：“布衣中有此义士，当加旌擢以风厉天下。”便令鲍虎传唤宿习到来相见。那时宿习真是福至心灵，见了钟公，举止从容，应对敏捷，钟公大悦，即命为军前监计同知，换去客商打扮，俨然冠带荣身。正是：

我本无心求仕进，谁知富贵逼人来。

宿习得此机遇，平白地做了官，因即自改名宿变，改号豹文，取君子豹变之意。

过了一日，军中疫气渐平，钟公商议进兵征讨。先命宿变

往近属各府州县催趲粮草济用。是年，本省德安府云梦县饥荒，钱粮不给，宿变催粮到县，正值县官主任，本县新到一个县丞署印。那县丞正苦县中饥荒，钱粮无办，不能应济军需，却闻有监计同知到县催粮，心中甚是惶急。慌忙穿了素服，来至城外馆驿中迎接，见了宿变，行属礼相见。宿变看那县丞时，不是别人，原来就是曲谕卿。他因吏员考满，选授云梦县丞，权署县印，那时只道催粮同知唤做宿变，怎知宿变就是宿习？当下望着宿变只顾跪拜，宿变连忙趋下座来，跪地扶起道：“恩人，你认得我宿习么？”谕卿仔细定睛看了一看，不觉又惊又喜。宿变便与并马入城，直进私衙中，叙礼而坐。谕卿询问做官之由，宿变将前事细述了一遍。谕卿以手加额道：“今日才不负令岳一片苦心矣。”宿变道：“岳父已弃置不肖，若非恩人提拔，安有今日？”谕卿道：“大人误矣。当日府前送饭，家中留歇，并出外经商时赠银作本，皆出自令岳之意，卑职不过从中效劳而已。”

令岳当日与卑职往来密札，今都带得在此，大人试一寓目，便知端的。”说罢，便取出冉化之许多手书与宿变观看。宿变看了，仰天大哭道：“我岳父如此用心，我一向不知。恩深似海，恨无以报。痛念拙荆早逝，不及见我今日悔过。”谕卿道：“好教大人欢喜，尊夫人原不曾死。”宿变惊问道：“明明死了，怎说未死？”谕卿把前情备细说了。宿变回悲作喜，随即修书一封，差人星夜到冉家去通报。

谕卿置酒私衙，与宿变把盏。饮酒间，谕卿说道：“目下县中饥荒，官粮无办，为之奈何？”宿变道：“欲完官粮，先足民食。民既不足，何以完官？”谕卿遣：“民食缺乏，只为米价腾贵之故，前日已曾拿两个高抬米价的惩治了，只是禁约不住。”宿变道：“尊见差矣。本处乏粮，全赖客米相济，若

禁约增价，客米如何肯来？我今倒有个计较在此。”便自出橐中银五百两，教谕卿差人星夜去附近地方收籴客米，比时价倒增几分。于是客商互相传说，都道云梦县米价最高，贩米客人一齐都到本县来。客米既多，时价顿减。宿变乃尽出橐金，官买客米。令谕卿杀牛置酒，款待众米商，要他照新减之价更减几分发粜，一时便收得米粮若干。将一半赈济饥民，一半代谕卿解充兵饷，百姓欢声载道。钟公如期进兵，多亏宿变各处催趲粮草接济，士气饱腾。正是：

先之以药，继之以饵。

医国国安，医民民起。

商人今作医人，不愧冉家半子。

钟公统率足食之兵，进剿乱贼，势如破竹。倡立邪教贼首，被鲍虎杀戮。其余乌合之众，逃奔不迭的都被生擒活捉。钟公对宿变道：“所擒贼众，多有被贼劫掳去误陷贼中的，应从宽释。汝可为我细加审究一番，就便发落。”宿变领命，便坐公衙，将所擒贼囚一一细审，随审随放。次后审到两个同乡人，一个叫薄六，一个叫做堵四，看这二人，面庞好生厮熟，细看时，记得是前番在捕厅门首所见的盗犯，那薄六便是说被盗扳害的，那堵四便是说误取盗赃的。宿变问他何故陷入贼党，二人告道：“小人等当蒙捕厅问罪在狱，适有别犯越牢，小的两个乘势逃出狱门，躲离本省。不想遇了贼寇，被他捉去。”宿变道：“当日与你同解捕厅的，还有一个人，却怎么了？”两人道：“那人受刑不过，已毙狱了。”宿变道：“论你两人私逃出狱之罪，本该处死，姑念同乡，饶你去罢。”两个拜谢去了，末后审得一个同乡人，叫做李大，问他何故从贼，李大道：

“为赌输了钱，连累母亲缢死，被父亲，告在总捕厅。因惧罪在逃，不想途中遇了乱贼，捉去养马。”宿变道：“当日哄你去赌钱的，可是张乙么？”李大道：“正是张乙。”宿变道：“你这厮陷母于死，又背父而逃，是个大逆不孝之子。现今本处捕厅出广捕拿你，我今当押送你到本处，教你见父亲一面而死，且好与张乙对质，正其诬资害人之罪。”说罢，便起一角公文，差人押送李大到松江总捕厅去了。正是：

天理从来无爽错，人生何处不相逢。

宿变审录贼犯已毕，回复了钟公。钟公即日拔寨班师，奏凯还朝。上表报捷，表中备称宿变与鲍虎功绩。宿变又恳求钟公于叙功款项中，带入曲谕卿名字。朝廷降旨：升钟秉公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宿变特授兵部郎中之职，鲍虎升为山东济南府副总兵，曲谕卿实授云梦县知县。

命下之后，宿变即上本告假，驰驿还乡。一路经过府州县，各官都往来拜望。不则一日，路经常州，宿变具名帖往拜常州太守。那太守出到宾馆与宿变相见，宿变看那太守时，原来就是松江总捕同知王法，当下王公便不认得宿变，宿变却认得是王公。正是：

今为座上客，昔为阶下囚。

难得今时贵，莫忘昔日羞。

二人叙礼毕，宿变动问道：“老公祖旧任敝郡，几时荣升到这里的？”王公道：“近日初承乏在此。”宿变道：“治弟前在军中，曾获逃犯李大，押送台下，未识那时台驾已离任

否？”王公道：“此时尚未离任，已将李大问罪，结过张乙一案。不想来到此间，却又有一宗未结的公案，系是妇人潘氏，告称伊婿鲍士器，为赌输官债，卖妻为娼，并告张乙同谋，当初撙掇鲍士器借客债也是张乙，后来撙掇卖妻为娼也是张乙，今鲍士器已经问罪发配，张乙却在逃未获。原来这张乙本是常州人，因犯罪逃至松江，又在那里开赌害人，十分可恶。学生前日已行文旧治，吊取他来，毙之杖下了。”宿变点头称快。当下别过王公，便到闵仁宇家拜望了一遭。随后王公到船答拜讫，即开船而行。

舟行之次，听得有叫化船上，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叫唤，求讨残羹冷饭。宿变怪她声音厮熟，推开吊窗看时，认得是开赌的程福之妻，因向日在他家住久，故此认识。原来程福自被王公问徒发谪，在路上便染病死了，妻子孤身无靠，只得转嫁他人。谁知又嫁了个不成才的，遂流落做了乞丐。当下宿变唤那婆子来，问知备细，嗟叹不已。正是：

东边阙事西边补，前报差时后报真。

宿变回到松江，便到冉家，见了丈人，哭拜于地道：“小婿不才，荷蒙岳父费尽苦心，暗地周全，阳为摈绝，几番激励，方得成人。此德此恩，天高地厚。”冉化之答拜道：“贤婿前穷后通，始迷终悟，也是你命运合该如此，老夫何力之有？”说罢，请出女儿璧娘来，与女婿相见。二人交拜对位，各诉别后衷曲，再叙夫妇之情。正是：

既知今是，始悔昨非。

前日只顾手中的宋江、武松，那管家里的金莲、婆惜；今日忽然谢别了雷横、史进，不至屈死了秀英、交枝。前日几为鲁智深，险些向五台山皈依长老；今朝喜会红娘子，不致如小霸王空入罗帏。前一似林冲远行，不能保其妻子；今何幸秦明归去，依然会着浑家。若还学那攘臂下车的晋冯妇，捉老虎犹念千生；今既做了素服郊次的秦穆公，顺风旗不思红万。百老原为短命郎，前日几被活阎罗送了性命；四门本有都总管，今朝还让晁天王镇住妖魔。圣手书生的挥毫，写不出《哀角》一篇文章；玉臂匠人的篆刻，印不就戒赌一段心肠。裴孔目铁面虽严，不如曲谕卿的周旋为妙；安道全神医无对，岂若冉化之的术数尤高。直教立誓撇开八叶去，遂使无心换得五花归。

次日，宿变备了礼物，到曲谕卿家拜谢。此时谕卿在任所未归，宿变再三致谢他家内眷，又将钱钞犒赏曲家从人。过了一日，闵仁宇来答拜，并拉着初时这几个同伴客商来贺喜，宿变置酒款待，因说起鲍虎之事，宿变对冉化之道：“岳父这篇《哀角义》劝醒世人，造福不小，当即付梓，广为传布。”化之依言，便刻板发印，各处流传。

宿变与亲友们酬酢了几时，到得假限将满，携了妻子，并请丈人一同赴京。路经山东济南府，正是鲍虎的任所。鲍虎闻宿变到，亲自出城迎请他一家老少，都到私衙相叙，就教妻子翠娥，并丈母潘氏出来拜谢。欢宴了几日，宿变辞别起身，鲍虎亲送至三十里外，洒泪而别。宿变到了京师，那时的京中新推升的礼部尚书便是青浦县乡绅钮义方，他偶从那里见了这篇《哀角文》，十分称赏。原来前日那本戒赌的戏文就是钮义方做的，与化之正有同心。他访知这篇文字是兵部郎中宿变丈人冉化之所作，又晓得化之现在京师，便发名帖，邀请化之到来相会。叙话间，问起化之原系儒生学医的，便道：“先生具此

美才，岂可老于牖下。”两个说得投机，治酌留饮，唤出公子钮伯才来相见。饮至半酣，钮公对化之道：“赌钱场中不但扯牌，还有掷色，其害更甚。愚意欲再作一篇《戒掷骰文》，先生高才，乞更一挥毫。”化之欣然允诺。便教取文房四宝过来，走笔立就。其文曰：

吁嗟乎！赌之多术，其端不一。既有八张，又有六色。

六色之害，视角甚焉。呼卢呼雉，转盼萧然。庶几宴饮，用佐觴政。自酒而外，用之则病。或云此戏，从古有之。我思古人，大异今兹。桓温善算，博则必得。知其用兵，百不失一。问君之智，何如于温。苟或不及，此好当惩。刘毅慷慨，一掷百万。敌人塞心，雄豪是患。问君之胆，何如于刘。苟或不及，此好当休。壮哉袁君，脱其破帽。掉臂一呼，人识彦道。问君之技，何如于袁。苟或不及，此好当捐。掷骰子矣，莱公雅量。俯镇人民，仰安君上。问君之度，何如于莱。苟或不及，此好当裁。我愿父兄，戒厥弟子。防闲必严，毋习于此。禁之不听，伊教之疏。何以治之，是在读书。

化之写完，钮公接来看了，极口称赞道：“此文与《哀角》一篇并臻绝妙。先生这两篇妙文，当得两服妙药。他人之药，只药身病；先生之药，能药心病。忠言苦，能药人于既病之后；潜消默夺，又能药人于未病之前。只看撰文之精，便知用药之妙。”说罢，即以此文付与公子观看，教把去立时发刻，与《哀角文》一并行世。当晚钮公与化之饮酒，尽欢而散。

次日，便上一疏，特荐儒医冉道文才可用，奉旨冉道特授为翰林院撰文中书兼太医院医官。化之谢了王恩，随即同着宿变往谢钮公，自不必说。后来宿变官至卿贰，化之亦加銜部郎，

翁婿一门荣贵。女婿未尝学医，偏获药材之利。丈人已弃儒业，卒收文字之功。正是：

遇合本非人所料，功名都在不意中。

看官听说：人苦不能悔过，若能悔过，定有个出头日子。那劝人悔过的，造福既大，天自然也以福报他。奉劝世人，须要自知我病，切莫讳疾忌医；又须善救人病，切莫弃病不治。

〔回末总评〕

淋淋漓漓，为败子说法。悲歌耶？痛哭耶？晨钟耶？棒喝耶？能改过者，善补其阙者也；能劝人改过者，善补人阙者也。自补其阙、与补人之阙，皆所以补天之阙。——《哀》——《戒》，两篇妙文，便当得一片女娲石。

卷之八 凤鸾飞

女和郎各扮一青衣 奴与婢并受两丹诏

纪信荥阳全主身，捐躯杵臼赵家臣。可怜未受生时禄，赠死难回墓里春。奇女子，笃忠贞，移桃代李事尤新。

纵令婢学夫人惯，赴难欣然有几人。

右调《鹧鸪飞》

从来奴仆之内尽有义人，婢妾之中岂无高谊？每怪近日为人仆的，往往自营私囊，罔顾公家，利在则趋，势败则去。求其贫贱相守，尚且烦难；欲其挺身赴难，断无些理。至于婢妾辈，一发无情，受宠则骄，失宠则怨。她视主人主母，如萍水一般，稍不如意，便想抱琵琶，过别船。若要她到临难之时，拚身舍己，万不可得。世风至此，真堪浩叹。然吾观史册中替汉天子的纪将军，未尝为项羽所活；传奇中救宋太子的寇承御，未尝为刘后所宽。他如逢丑父有脱主之功，或反疑其以臣冒君，指为无礼；冯婕妤有当熊之勇，不闻以其奋身卫主，升为正宫。为此奴婢辈纵有好心，一齐都灰冷了。如今待我说个不惟不死、又得做显官的义奴，不唯全身、又得做夫人的义婢，与众位听。

话说唐朝宪宗时，晋州有个秀才，姓祝名凤举，字九苞，少年有才，声名甚著。母亲熊氏先亡，父亲祝圣德，号万年，现为河东节度使。祝生随父在任读书，身边有个书童，名唤调鹤，颇通文墨，与祝生年相若，貌亦相似。祝生甚是爱他，朝夕教他趋侍文几，不离左右。一日，祝公因儿子姻事未谐，想

着一个表弟贺朝康，是同省云州人，官拜司空，因与宰相裴延龄不协，告病在家，夫人龙氏只生一女，小字鸾箫，姿才双美，意欲以中表求婚。便修书一封，使祝生亲往通候贺公，书中就说求婚之意。祝生向慕贺家表妹才色，接了父书，满心欢喜，即日收拾行李起身。临行时，祝公又将出一封书，并许多礼物付与祝生，吩咐道：“我有个同年谏议大夫阳城，也因与裴相不合，弃官而归，侨居云州马邑县。今年三月，是他五稔寿诞，你今往云州，可将此书礼先到马邑拜贺了阳年伯的寿，然后去见贺表叔。”祝生领命，辞了父亲，唤调鹤随着，起身上路。路上私与调鹤计议道：“此去马邑不是顺路，不如先往贺家，且待归时到阳家去未迟。”商量定了，竟取路望贺家来。正是：

顺带公文为贺寿，意中急事是求亲。

却说贺家小姐鸾箫果然生得十分美丽，又聪慧异常。有一待儿，名唤霓裳，就是鸾箫乳母岳老姬的甥女，也能识字知文。

论她的才，虽不及鸾箫这般聪慧，若论容貌，与鸾箫竟是八两半斤，鸾箫最是爱她。那老夫人龙氏性最奉佛，有个正觉庵里尼姑法名净安的常来走动，募化夫人舍一对长幡在本庵观世音座前，夫人做成了幡，命鸾箫题一联颂语在上。鸾箫题道：

世于何观，观我即为观世。

音安可见，见音实是见心。

题毕，夫人就教鸾箫把这几个字绣了，付与净安。净安称赞道：“小姐文妙，字妙，绣线又妙，可称三绝。小尼斗胆，敢求小姐大笔，题一副对联贴在禅房里，幸勿见拒为妙。”鸾

箫说罢，便取过一幅花笺，用篆文题下一联道：

明彻无明无无明；想空非想非非想。

净安见那篆文写得古迹苍然，如刻划的一般，十分称赞，作谢而去。

不想本城有个乡绅杨迎势，乃杨炎之子，向靠父亲势力，曾为谏议大夫。父死之后，罢官在家，他的奶奶亦最奉佛，也与净安相熟，常到正觉庵随喜。一日到庵中，见了长幡，净安说是贺家小姐所题，就是她写、就是她绣的，又指禅房中那一联篆字对与杨奶奶看了，极口称扬鸾箫的才貌。杨奶奶记在心里，回去对丈夫说知，便使媒婆到贺家来替公子求亲。贺公素鄙杨迎势的为人，又知杨公子蠢俗无文，立意拒绝了。杨家奶奶又托净安来说合，贺老夫人怪她在杨奶奶面前多口，把她抢白了一场。净安好生没趣，自此也不敢常到贺家来了。正是：

女郎虽有才，未可露于外。

三姑与六婆，入门更宜戒。

贺公既拒绝了杨家，却与夫人私议道：“女儿年已及笄，婚事亦不可迟。表兄祝万年有子名凤举，年纪与吾女相当，他在韶龀时，我曾见他生得眉清目秀，后来踪迹疏阔，久未相会。近闻他才名甚盛，未知实学如何？若果名称其实，便可作东床之选。惜我迟了一步，不能面试他一试。”正说间，恰好阍人来报：河东节度祝爷差公子赍书到此求见。贺公大喜，随即整衣出迎。祝生登堂拜谒，执礼甚恭。贺公见他人物比幼时更长得秀美，心中欣悦。寒温毕，祝生取出父亲书信送上。贺公拆

开看了，见是求婚之意，便把书纳于袖中，对祝生道：“久仰贤侄才名，渴思面领珠玉，今幸惠临，可于舍下盘桓几时，老夫正欲捧读佳制，兼叙阔。”祝生唯唯称谢。茶罢，请出老夫人来拜见。夫人看了祝生人物，亦甚欢喜。

贺公道：“舍下有一梅花书屋，颇称幽雅，可以下榻。”说罢，便教家人收拾祝生行李，安放书屋中，一面即治酒在彼伺候。

不多时，家人报酒席已完。贺公携着祝生，步入那梅花书屋来。只见屋前屋后遍植梅花，果然清幽可爱。中间设下酒席，二人揖逊而坐，举觞共饮。此时已是二月下旬，梅花大半已谢，风吹落花飞入堂中。酒过数巡，贺公对着祝生道：“老夫昨见落梅，欲作一诗，曾命小女做来。今贤侄高才，未识肯赐教一律否？”祝生欣然领诺。贺公送过文房四宝，祝生握笔在手，对贺公道：“不知表妹佳咏用何韵，小侄当依韵奉和。”贺公道：“韵取七阳，用芳香霜肠四字。”祝生听罢，展纸挥毫，即题一律道：

皎皎霓裳淡淡妆，羞随红杏斗芬芳。
冲寒曾报春前信，坠粉难留雨后香。
恍似六花犹绕砌，还疑二月更飞霜。
惟余纸帐窥全影，梦忆南枝欲断肠。

题毕，呈与贺公看了，大赞道：“贤侄诗才清新秀丽，果然名不虚传。”祝生道：“小侄不惜献丑，乃抛砖引玉之意。敢求表妹佳章一读。”贺公便把祝生所作付小童传进内边，教换小姐的诗来看。小童去不多时，送出一幅花笺来。祝生接来看时，上写道：

游蜂争为杏花忙，知否寒枝有旧芳。
雨洗轻妆初堕粉，风飘素影尚流香。
沾泥似积庭余雪，点石疑飞岭上霜。
天宝当年官树畔，江妃对此几回肠。

祝生看了，极口称赏道：“表妹才情胜小侄十倍。珠玉在前，觉我形秽矣。”贺公笑道：“不必太谦，二诗可谓工力悉敌。”说罢，命酒再饮。饮至半酣，贺公欣然笑道：“老夫向为小女择配，未得其人。今尊翁书中欲以中表议婚，贤侄真足比温太真矣。”祝生大喜，起身致谢。当日二人饮酒尽欢而罢。

至晚，祝生宿于书屋中，思量小姐诗词之妙，又喜又疑，想道：“女郎如何有此美才，莫非是他父亲笔削过的？”又想道：“即使文才果美，未知其貌若何？我须在此探访个确实才好。”次早起来，去书箱中取出一幅白鲛绡，把鸾箫这首诗录在上面，时时讽咏。早晚间贺公出来与祝生叙话，或议论古人，或商榷时务，祝生应对如流。或有来求贺公诗文碑铭的，贺公便央祝生代笔，祝生挥毫染翰，无不如意，贺公十分爱敬。

祝生在贺家一连住了半月有余，调鹤私禀道：“老爷本教相公先到阳爷家贺寿，今寿期已近，作速去方好。”祝生此时未曾访得鸾箫确实，哪里肯便去。调鹤见他踌躇不行，又禀道：“相公若还要住此，不妨到阳家去过，再来便了。”祝生想道：“我若辞别去了，怎好又来？”因对调鹤道：“此间贺老爷相留，不好便别。阳爷处，你自去把书礼投下罢。”调鹤道：“老爷书中已说相公亲往，如今怎好独差小人去？”祝生想了一想道：“你与我年貌仿佛，况我与阳爷未经识面，你今竟假扮着我代我一行，有何不可。”调鹤道：“这怎使得？小人假扮着去不打紧，倘或阳爷治酒款留，问起什么难应答的话来，

教小人哪里支吾得过？”祝生道：“你只推说要到贺表叔家问侯，一拜了寿，就辞起身便了。”说罢，便取出书信礼物，并将自己的巾服付与调鹤，教地速去速回。调鹤没奈何，只得将着书礼，雇下船只，收拾起身。到了船中，换了巾服，假扮着祝生，自往马邑去了。

且说祝生住在贺家，不觉已是三月中旬。清明时候，贺公举家要去扫墓。鸾箫小姐以微恙初愈，不欲随行，夫人留霓裳在家陪侍，其余婢仆尽皆随往。贺公意欲约祝生同去墓所闲游，祝生打听得鸾箫独自在家，便想要乘此机会窥探些消息，乃不等贺公来约，先推个事故出外去了。约莫贺公与夫人等去远，即回身仍到贺家，在书斋左侧走来走去，东张西看。却又想：“小姐自在深闺，我哪里便窥视得着？”心中闷闷，只得仍走入书屋中兀坐。

却说鸾箫自见了祝生的诗，十分赏叹，把来写在一幅绛绡之上，朝夕吟味。那日夫人出外，鸾箫独与霓裳闲处闺中，复展那诗观看，因戏对霓裳道：“祝家表兄第一句诗，便暗合着你的名字，莫非他与你有缘。”霓裳笑道：“小姐若得配才郎，霓裳自当在抱衾与蕙之列。”鸾箫道：“祝表兄诗才虽妙，未知人物如何？”霓裳道：“今日乘夫人不在，小姐何不私往窥之？”鸾箫道：“倘或被她瞧见了，不当稳便。”霓裳道：“小姐与祝生既系中表兄妹，相见何妨？”鸾箫沉吟道：“我见他不妨，却不可使他见我。我今有个道理。”霓裳道：“有什么道理？”鸾箫道：“把你身上的青衣来与我换了，我假扮了你，去窥他一面。倘他见了我问时，我只说是你便了。”霓裳笑道：“祝生的诗既比着霓裳，今小姐又要扮做霓裳，使霓裳十分荣耀。”说罢，便脱下青衣与鸾箫改换停当。

鸾箫悄地步至梅花书屋，只推摘取青梅，竟走到庭前梅树

之下。祝生正闷坐无聊，忽然望见一个青衣女子，姿态异常，惊喜道：“夫人已不在家，此必是小姐的侍儿了。”忙趋上前唱个肥诺道：“小娘子莫非伏侍鸾箫小姐的么？”鸾箫看那祝生时，丰神俊爽，器宇轩昂，飘然有超尘出俗之姿，心中暗喜，慌忙回礼道：“妾正是小姐的侍儿霓裳也。”祝生听说名唤霓裳，笑道：“只霓裳两字便是妙极，小生前日诗中曾把佳名与梅花相比，何幸今日得逢解语花。”鸾箫道：“郎君尊咏，小姐极其称赏，未识小姐所作，郎君以为何如？”祝生道：“小姐诗才胜我十倍，但不知此诗可是小姐真笔？”鸾箫道：“不是真笔却倩谁来？”祝生道：“只伯是你老爷笔削过的。若小姐果有此美才，小生有几个字谜，烦小娘子送与小姐猜一猜，看可猜得着？”说罢，便去书斋中取出一幅纸来。鸾箫看时，

第一个字谜道：

上不在上，下不在下。
不可在上，且宜在下。

第二个字谜道：

兄弟四人，两个落府。
四个落县，三个落州。
村里的住在村里，市头的住在市头。

第三个字谜道：

草下伏七人，化来成二十。
将人更数之，又是二十七。

第四个字谜却是一首《闺怨》，其词曰：

一朝之忿致分离，逢彼之怒将奴置。
妾悲自揣不知非，君恩未审因何弃？
忧绪难同夏雨开，愁怀哪逐秋云雾。
可怜抱闷诉无门，纵令有意音谁寄？
若断若连惹恨长，相抛相望想徒系。
一息自挨仍自怜，小窗空掩常挥泪。

鸾箫看罢，微笑着：“这个有何难猜，还你小姐一猜便着。”言讫，便持进内边与霓裳看。霓裳未解其意，鸾箫道：“第一谜是指字中那一画，第二谜是指字中那一点，第三谜是‘花’字，第四谜是‘心’字，合来乃‘一点花心’四字。”霓裳听罢，仔细摹拟了一遍，称赞道：“此非祝郎做不出，非小姐猜不出，小姐何不也写几句破他？”鸾箫应诺，便于每一谜后各书四句，其破一画谜云：

在酉之头，在丑之足。
在亥之肩，在子之腹。

其破一点谜云：

其二在秦，其一在唐。
其四在燕，其五在梁。

其破花字谜云：

五行属于木，四时盛在春。
或以方彩笔，或以比佳人。

其破心字谜云：

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
变化总无穷，通达是其用。

鸾箫写完，将来袖了，再到书斋送与祝生观看。祝生惊叹道：“小姐才思敏妙如此，前诗的系真笔无疑矣。”鸾箫道：“方才小姐见摘去青梅，吟待四句，郎君也请吟一首。”祝生道：“愿闻小姐佳咏。”鸾箫便念遣：

如豆梅初吐，枝头青可数。
青时未见黄，酸中还带苦。

祝生听了，笑道：“这是小姐嘲笑我了。她道我尚是青矜，未登黄甲，既饶酸风，又多苦况。我今试赓俚句，聊以解嘲。”遂授笔连题二绝，其一曰：

当年煮酒论英雄，曾共曹刘肴核供。
世俗莫将酸子笑，遨游二帝藐王公。

其二曰：

耐尔流酸爱尔青，秀才风味类卿卿。
莫嫌炙得眉痕皱，调鼎他年佐帝羹。

鸾箫看了，笑道：“二诗殊壮，但只自负其才，不曾关合在小姐身上去。”祝生道：“要关合到小姐身上也不难。论我胸中抱负，自比青梅，若论我眼前遭遇，正不及青梅哩。待我再题一绝。”又题道：

香闺食果喜拈酸，妨尔常邀檀口含。
最是书生同此味，风流未得玉人谙。

鸾箫见了道：“这只就青梅关合小姐，还可竟把青梅比得小姐么？”祝生道：“这也不难。”便又题一绝道：

溅牙能使睡魔降，止渴徒教望眼忙。
中馈得伊相赞佐，和羹滋味美还长。

鸾箫见诗，笑道：“前两句略轻薄些，后二句居然指为中馈，未免唐突。”祝生道：“诗中之谜，都被小娘子猜着。小生心事，小娘子已知。量小姐心事，亦唯小娘子知之。待我再题一绝，便将青梅比着小娘子。”又题道：

倾筐当日载风诗，常伴佳人未嫁时。
实七实三频数处，深闺心事只伊知。

鸾箫见他笔不停挥，数诗立就，称叹道：“郎君如此美才，我家小姐自然敬服。我当以尊咏持送妆台。”祝生道：“我与你家小姐原系中表兄妹，可请出来一见否？”鸾箫道：“小姐怎肯轻易出来？待我替你致意便了。”说罢，转身要走，祝生向前拦住道：“难得小娘子到此，幸勿虚此良会。我若非与你

有缘，何故拙句暗合芳名。今纵未得小姐遽渡仙桥，愿得与小娘子先解玉卺。”鸾箫羞得脸儿红晕，说道：“郎君放尊重些，老爷、夫人知道，不是耍处。况小姐不时叫唤，若逗留太久，恐见嗔责。我去也！”祝生拦她不住，只得由她去了。

鸾箫回至香闺，把上项话一一对霓裳说知。霓裳听罢，触动了一片芳心，想道：“今日小姐把我妆得十分好了，祝郎心里已记着‘霓裳’两字。只是徒受虚名，却无实际。倘异日祝郎真见我时，道我不是昔日所见的霓裳，那时只怕轻觑绿衣，不施青眼。不若我今夜假妆小姐，暗地去与他相会，先定下此一段姻缘，也不枉他诗中巧合我的名字。”私计已定，便窃了鸾箫写的那幅绛绡藏在身边，只等夜深，瞒着鸾箫行事。正是：

你既妆我，我也妆你。你不瞒着我，我偏瞒着你。你妆我，不瞒我，是高抬了我。我妆你，偏瞒你，怕点辱了你。

且说祝生见了假霓裳之后，想道：“侍儿美丽若此，小姐可知。”又想道：“人家尽有侍儿美似主儿的，若小姐得与霓裳一般，也十分够了，只可惜她不肯出来一见。”痴痴地想了半晌。

到得抵暮，贺公与夫人等都回来了。当晚贺公又与祝生闲叙了一回，自进内边。祝生独宿书斋，哪里睡得着？见窗外月光明亮，便走到庭中梅树之下，仰头看月。正徘徊间，忽听书房门上轻轻叩响，低叫开门，好像女人声音。祝生连忙开看，只见一个美人掩袖而进，月光下见这美人凝妆艳服，并不是日间青衣模样。祝生惊问道：“莫非鸾箫小姐么？”霓裳也在月下仔细看了祝生，果是翩翩年少，私心甚喜，低应道：“然也。妾因慕表兄之才，故今夜瞒着侍婢霓裳，特来与兄面计终身之

约。”祝生喜出望外，作揖道：“小生得蒙垂盼，实乃三生有幸。”霓裳取出那幅绛蛟绡，送与祝生道：“此妾手录尊咏《落梅诗》在上，梅者媒也，即以此赠兄为婚券。”祝生接了，称谢道：“小生拙句，得蒙玉手挥毫，为光多矣。”便去取出那幅白蛟绡来，递与霓裳道：“小姐佳章，小生亦录在这蛟绡上，今敢以此为酬赠。”霓裳接来袖了，说道：“只此已定终身之约，妾当告退。”说罢，假意要行。祝生忙扯住道：“既蒙枉临，岂可轻去？况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一头说，一头便跪下求欢。霓裳用手扶起道：“若欲相留，兄可对月设誓来。”祝生即跪地发誓道：“我祝凤举若忘鸾箫小姐今日之情，苍天鉴之。”誓毕，把霓裳搂到卧榻前，霓裳做出许多娇羞之态，祝生为之款解罗襦，拥入衾中就寝。但见：

粉面低偎，朱唇羞吐。一个把瑶池青鸟认作王母临凡，一个是崔府红娘权代双文荐枕。一个半推半就，哪管素霓裳忽染新红；一个又喜又狂，也像青梅诗连挥几笔。一个只道日里侍儿脱去，今何幸小姐肯来；一个正为早间小姐空回，故弃我侍儿当夕。一个只因落花首句巧合阿奴小名，特背娘行偷期月下；一个自喜倾筐一篇打动深闺心事，遂将玉人引至灯前。一个把慕鸾箫的宿愿了却十分，尚有几分在霓裳身上；一个听呼表妹的低声连应几句，曾无半句入小姐耳中。两幅蛟绡凑成一幅相思帕，三星邂逅先见双星会合时。

两个恩情美满，鸡声三唱，霓裳起身辞去。祝生问以后期，霓裳道：“既已订约百年，岂可偷欢旦夕。兄今宜锐意功名，不必复作儿女眷恋。”说罢，启户徐行。祝生送了一步，珍重而别。

次日，鸾箫寻不见了绛蛟绡，只道昨日往来书斋遗失在路上，命霓裳寻觅，霓裳假意寻了一回，只说寻不着，鸾箫只索罢了，不在话下。

却说调鹤假扮祝生到阳城家中拜寿，阳公见他人物清雅，哪里晓得是假的？再三留款，调鹤只推要往贺家，连忙告辞。临别时，阳公道：“目今朝廷开科取士，贤侄到今表叔家去过，就该上京赴试了。”调鹤应诺。回见祝生，具道前事，并促祝生起身。祝生此时心事已定，亦欲归报父亲，商议行聘，即束装而行。贺公治酒饯别。祝生讨了一回书，星夜回到河东，拜见父亲。祝公见回书中已允婚事，大喜，随即遣媒议聘。一面打发祝生上京应试。祝生领了父命，携着调鹤，即日起身去了。

是年河东饥谨，百姓流离，祝公屡疏告荒。宰相裴延龄不准其奏，祝公愤怒，特疏专劾裴延龄不恤天灾，不矜民命，乞斩其首以谢天下。裴延龄大怒，使奏称祝圣德妄报灾荒，侵欺国税，不加重治，无以儆众。奉旨祝圣德逮系至京下狱治罪，其亲属流窜岭南。那时祝生正在途中，闻了这消息，吃惊不小。泣对调鹤道：“老爷忤了权相，此去凶多吉少，我又流窜烟瘴之地，未知性命如何，祝氏一门休矣。”调鹤道：“老爷平日居官清正，今必有人申救，量无大祸。倒只怕岭南烟瘴之地，相公去不得，如何是好？”祝生听了，掩面大哭。调鹤沉吟道：“老爷只有相公一子，千金之躯，岂可轻去不测之乡？小人有个计较在此，可保相公无事。”祝生急问何计，调鹤道：“小人原曾扮过相公的，今待小人仍把巾服穿了，扮做相公，竟往官司投到，听其押送岭南。相公却倒扮做从人模样，自往别处逃生。”祝生道：“这使不得，前番阳家贺寿，是没什么要紧的事，不妨代我一行。今远窜岭南，有性命之忧，岂可相代？”调鹤慨然道：“说哪里的话，小人向蒙恩养，今愿以死报。”

祝生泣谢道：“难得你有这片好心，真恩胜骨肉，我今与你结为兄弟。倘天可怜见，再有相见之日，勿拘主仆之礼，你认我为兄，我认你为弟便了。”说罢，走到僻静处，大家下了四拜，把身上衣服换转。调鹤扮了祝生，即往当地官司投到，自称是祝公子，因应试赴京，途中闻有严旨，特来待罪。官司录了口词，一面申报刑部，一面差人将本犯押送岭南。公差领了官批，押着调鹤即日起行。行了几日，路过马邑县，那阳城闻祝公子被窜，路经本处，特遣人邀请到家。

调鹤前曾假扮祝生，见过阳公，今番阳公只认调鹤是真正公子，执手流涕，厚赠盘缠。又多将银两赏赐防送公差，教他于路好生看觑。调鹤别了阳公，自与公差到岭南去了。正是：

勉强倒是贺寿，情愿却是捐生。
前日暂时弄假，今番永远即真。

且说祝生假扮做从人模样，随路逃避，思量没处安身，欲仍往贺家，“怕他家中人已都认得我，倘走漏消息，不是耍处。”因想道：“不如到马邑县投托阳年伯罢。”又想道：“前日拜寿不曾亲往，今日怎好去得？纵使阳年伯肯留我，他家耳目众多，哪里隐瞒得过？”踌躇半晌，心生一计道：“我到阳家，隐起真名，倒说是书童调鹤，因家主被难，无可投奔，特来依托门下便了。”私计已定，星夜奔到马邑，假装做调鹤，叩见阳公。阳公念系祝家旧仆，收在书房使唤。祝生只得与众家童随行逐队，权充下役。正是：

只愁季布难逃死，敢向朱家惜下流。

话分两头。且说贺公正喜与祝家联了姻，忽闻祝公忤了权相，父子被罪，又惊又恼。夫人与鸾箫、霓裳各自悲恨。贺公乃亲赴京，伏阙上疏申救。一面致书与阳城，书略曰：

忆自裴延龄入相之初，先生曾欲廷裂白麻，可谓壮矣。

今裴延龄肆恶已极，朝政日非，而先生置若罔闻，但悠游乡里，聚徒讲学，恐韩退之净臣一论，今日又当为先生诵也。仆今将伏阙抗疏，未识能回圣意否？伏乞先生纠合同官，交章力奏，务请尚方剑，誓斩逆臣头，以全善类。国家幸甚，苍生幸甚。

贺公亲笔写了书，付与一个苍头，教去马邑县阳谏议家投递，约他作速赴京相会，苍头领命而行。不想数该遭厄，事有差讹，这苍头甚不精细，来到半路遇着一只座船，说是谏议杨爷赴京的船，苍头只道就是马邑县的阳谏议，不问明白，竟将家主这封书去船里投下。原来这杨谏议却是杨迎势，因欲贿通裴相，谋复原官，故特买舟赴京。正想没个献媚之由，看了这书，便以为奇货可居。又怪贺公前日拒其求婚，今日正好借此出气。当下将书藏着，一到京师，便去裴府首告。裴延龄正为贺朝康申救祝圣德，恐多官效尤，交章互奏，没法处他。得了杨迎势所首，满心欢喜，便表荐杨迎势仍为谏议大夫，随即代迎势草成疏稿，刻奏贺朝康纠众欺君，私结朋党，谤讪朝廷，宜加显戮。

迎势依着裴延龄的亲笔疏草写成本章，并贺家私书一同上奏。宪宗即命裴延龄票旨。延龄拟将贺朝康下狱问罪，妻女入宫为奴，韩愈、阳城俱革职，永不叙用。宪宗依拟而行。命下之后，贺公就京师捉下狱中，缇骑一面到云州提拿妻女。

这消息早传到贺家。贺老夫人惊，抱着鸾箫哭道：“汝父捐躯报国，固所不辞。老身入宫亦不足惜。只可惜累了你。”鸾箫也抱着夫人痛哭。霓裳在旁见她母子两个哭得伤心，遂动了个忠义之念，上前跪下禀道：“夫人、小姐且休烦恼，霓裳向蒙抚养之恩，无以为报，今日愿代小姐入宫。”夫人听说，收泪谢道：“若得如此，感激你不尽。”便教鸾箫与霓裳结为姊妹，把身上衣服脱与霓裳穿了，鸾箫倒扮做侍儿模样。差人密唤乳娘岳老姬来，把鸾箫托与她，嘱咐道：“你甥女霓裳情愿代小姐入宫，你可假认小姐做甥女，领去家中暂住。倘后来祝公子有回乡之日，仍得夫妻配合，了此姻缘。”岳姬见霓裳代主人宫，十分忠义，啧啧称叹。鸾箫哭别夫人与霓裳，收拾些衣饰银两，随着岳姬去了。不一日，缙骑到来，把贺老夫人与这假小姐解京入宫。正是：

前番暗暗冒顶，此日明明假装。

欢时背地领受，忧来当面承当。

不说夫人与霓裳入宫，且说鸾箫躲在岳姬家中。这岳姬的老儿是做银匠的，只住得两间屋，把后面半间与鸾箫做了房。鸾箫痛念父母，终日在房中饮泣，岳姬恐乡邻知觉，再三劝解，鸾箫勉强收泪，做些针指消闷。一日，岳老他出，岳姬陪着鸾箫坐地，忽听门前热闹，原来有个走索的女子在街上弄缸弄瓮弄高竿，引得人挨挨挤挤地看。岳姬不合携着鸾箫走到门首窥觑，不想恰遇正觉庵里尼姑净安在门首走过，被她一眼瞧见，便步进门来，说道：“原来贺家小姐在此。”鸾箫急忙闪入，岳姬忙遮掩道：“女师父你认错了，这是贺家侍儿霓裳。她原是我甥女，故收养在此。怎说是贺小姐？”净安摇头道：“不

要瞒我，这明明是贺小姐。”岳姬道：“我甥女面庞原与小姐差不多。”净安笑道：“你休说谎。霓裳姐虽与小姐面庞相像，我却认得分明。这是小姐，不是霓裳。”岳姬着了急，便道：“就是说小姐，你出家人盘问她怎的，难道去出首不成？”净安变了脸道：“只有善男子、善女人，没有善和尚、善尼姑，当初贺夫人怪我多口，把我抢白，今日正好报怨。若不多把些银两与我，我便去出首，教你看我出家人手段！”岳姬慌了，只得对鸾箫说，取出些银两来送她。净安嫌轻道少，吓诈不已。岳姬再三央告，又把鸾箫的几件衣饰都送与她，才买得她住。正是：

佛心不可无，佛相不可着。
菩萨本慈悲，尼姑最狠恶。

岳姬吃了这一场惊，等老儿回来，与他说知了。正商议要移居别处，避人耳目，不想净安这女秃驴诈了许多东西，心还未足。那时恰好杨迎势因裴延龄复了他的官，无可报谢，要讨个绝色美人献她为妾，写书回来，教奶奶多方寻访良家女子有姿色的，用价买送京师。净安打听得此事，便去对杨奶奶说：“岳银匠家女儿十分美貌。”杨奶奶便坐着轿子，同了净安径到岳家，不由分说，排闥直入。看了鸾箫果然美貌，即将银三百两付与岳老，要娶鸾箫。岳老哀告道：“小人只有此女，不愿与相府作妾。”杨奶奶哪里肯听，竟把银留下，立刻令人备下船只，将花灯鼓乐，抢取鸾箫下船。岳姬随着杨家女使一齐到舟中，鸾箫痛哭，便要寻死，岳姬附耳低言道：“小姐且莫慌，我一面在此陪伴你，一面已教老儿写了个手揭，兼程赶到京师，径去裴府中告禀。他做宰相的人，难道一个女子面上不

做了方便？且待他不肯方便时，小姐再自计较未迟。”鸾箫闻言，只得且耐着心儿，苟延性命。杨家从人自催船赴京，不在话下。

且说岳老星夜赶到京中，拿着个手本到裴府门前伺候了一日。你道相府尊严，哪个替他通报。不想鸾箫合当无事，恰好次日裴延龄的夫人要到佛寺烧香，坐轿出门，岳老便拿着手本，跪在轿前叫喊，从人赶打他时，岳老高声喊道：“杨谏议强夺小人女儿要送来相府作妾，伏乞夫人天恩方便。”原来那裴夫人平日最是妒悍，听说“相府作妾”四字，勃然大怒，喝教住了轿，取过手本来看了。也不去烧香，回进府中，当庭坐下，唤岳老进去，问知仔细，大骂：“杨迎势这贼囚，敢哄诱我家老天杀的干这样歹事，我教他不要慌！”便批个执照付与岳老，着他领了女儿自回原籍。其杨家所付财礼银，即给与作路费，又吩咐家人：“若敢通同家主，暗养他女儿在外，私目往来，我查出时，一个个处死。”众家人喏喏连声，谁敢不依。岳老谢了裴夫人，拿了批照，赶向前途，迎着鸾箫的船，把裴夫人所批与杨家从人看了。杨家从人不敢争执，只得由他把女儿领回。正是：

全亏狮子吼，放得凤凰归。

岳老夫妇领得鸾箫回家，不敢再住云州，连夜搬往马邑县。

恰好租着阳城家中两间市房居住，依旧开银匠铺度日。阳家常教岳老打造首饰，此时祝生正在杨家做假调鹤。一日，杨老夫人差祝生到岳家取讨打造的物件，适值岳老不在家，见了岳姬听她语音是云州人声音，因问道：“妈妈是云州人，可晓得贺乡宦家小姐怎么了？”岳姬道：“小姐与夫人都入宫去

了。”祝生听了，欷歔悼叹。又问道：“小姐既已入宫，他家有个侍儿霓裳姐如何下落了？”岳姬道：“我也不知她下落。”祝生不觉失声嗟悼。

鸾箫在里面听得明白，惊疑道：“这声音好像是祝表兄。”走向门隙中窥时，一发惊疑道：“这分明是祝郎，如何恁般打扮？”便露着半身，在门边张看，祝生抬头瞧见，失声道：“这不是霓裳姐么？”鸾箫忍耐不住，接口问道：“你哪里认得我是霓裳姐？”祝生未及回言，岳老忽从外而入，见祝生与鸾箫说话，便发作道：“我们虽是小家，也有个内外。你是阳府大叔，怎便与我女儿搭话？”祝生见他发作，不敢回言，只得转身出去了。岳老埋怨婆子道：“前番为着门前看走索惹出事来，今日怎生又放小姐立在门首？”又埋怨鸾箫道：“莫怪老儿多口，小姐虽当患难之时，也须自贵自重，如何立在门前与人搭话？万一又惹事招非，怎生是好？”鸾箫吃他说了这几句，羞得满面通红，自此再不敢走到外边。却又暗想：“前日所见之人，明系祝郎。若不是他，如何认得我？可惜被奶公冲散，不曾问个明白。”有一曲《江儿水》，单道鸾箫此时心事：

口语浑无二，形容确是伊。若不是旧相知曾把芳心系，为什的乍相探便洒天涯泪，敢是他巧相蒙也学金蝉计？猜遍杜家诗谜，恨杀匆匆未问端由详细。

且说祝生回到阳家，想道：“岳家这女子明是霓裳，正要与我讲话，却被老儿打断了，今后不好再去。”又想道：“鸾箫小姐既已入宫，更无相见之日。幸得霓裳在此，续了贺家这脉姻缘，也不枉当初约婚一番。但我心事不好对阳年伯说。”左思右想，终夜流涕。正是：

有泪能挥不可说，含情欲诉又还吞。

话分两头。却说裴延龄的夫人自那日听了岳老之诉，十分痛恨杨迎势，等丈夫退朝回来，与他闹一场，定要把他把迎势谪贬。原来裴延龄最是惧内，当下不敢违夫人之命，只得把杨迎势革去官职。迎势大恨道：“我依着他劾坏了许多人，不指望加宫进职，倒坏我的官。他亲笔疏草也在我处，他既卖我，我也害他一害。”不说杨迎势计害裴延龄，且说贺老夫人与霓裳入宫之后，发去皇妃宓氏宫中承应。这宓妃昔日最承君宠，后因宪宗又宠了个张妃，于是宓妃失宠，退居冷宫，无以自遣，乃终日焚香礼佛，装塑一尊观音大士像于宫中，朝夕礼拜。贺夫人向来奉佛，深通内典，宓妃喜她与己有同志，又怜她是大臣之妻，另眼看觑。一日，宓妃亦欲于大士前悬幡供养，要题一联颂语。贺夫人乃把鸾箫所题正觉庵幡上之语奏之，宓妃大喜。光阴荏苒，不觉又当落梅时候，天子以落梅为题命侍臣赋诗，都未称旨。乃传命后宫，不论妃嫔媵嫱，有能诗者，各许题献。霓裳闻旨，乃将鸾箫昔日所题之诗录呈宓妃观看。宓妃看到“天宝当年”两句，打动了她心事，不觉潸然泪下。霓裳便奏道：“娘娘若不以此诗为谬，何不即献至御前，竟说是娘娘做的，也当得一篇《长门赋》。”宓妃依言，便把此诗录于锦笺之上，并草短章进奏。

其章曰：

臣妾久处长门，自怜薄命。幸蒙天子，许赉巴人，讶红杏之方妍，如承新宠；叹寒梅之已谢，怅望旧恩。聊赋俚词，敢呈圣览。临笺含泪，不知所云。

宪宗览表看诗，惻然动念。此时正值张妃恃宠骄纵，帝意不怪，因复召幸宓妃，宠爱如初。宓妃深德霓裳，意欲引见天子，同承恩幸。霓裳奏道：“贱妾向曾许配节度祝圣德之子祝凤举，倘蒙娘娘怜悯，放归乡里，感恩非浅。若宫中受宠，非所愿也。”宓妃道：“我当乘间为汝奏之。”过了一日，宪宗驾幸宫中饮宴，宓妃侍席，见龙颜不乐，从容启问其故。宪宗道：“因外边灾异频仍，饥荒屡告，所以不欢。”宓妃奏道：“以臣妾愚见，愿陛下省刑薄税，赦宥从前直言获罪诸臣，则灾荒不弭而自消矣。”宪宗点首称善。宓妃又奏道：“即今臣妾宫中，有罪臣贺朝康的妻女，供役已久，殊可矜怜。且臣妾一向在宫礼佛，得她侍奉香火，多有勤劳。”便将幡上所题之语奏知，宪宗嘉叹，因沉吟道：“外臣劾奏贺朝康与韩愈结为明党，前韩愈谏迎佛骨，而朝康妻女奉佛如此，则非朋党可知。来日便当降诏开释。”宓妃再拜称谢。正是：

既赖文字功，仍亏佛力佑。
僧尼不可亲，菩萨还能救。

次日宪宗升殿，正欲颁降恩诏，只见内侍呈上一个本章，看时，乃是杨迎势讦奏裴延龄的，备言前番题劾多人，俱出延龄之意，现有彼亲笔疏草为证：“前日巧为指唆，许授美官。今又诛求贿赂，无端谪贬。伏乞圣裁。”宪宗览奏，勃然大怒，遂传旨将裴延龄与杨迎势俱革职谪戍远州，家产籍没，妻孥入宫。拜阳城为宰相，韩愈为尚书左仆射。赦出贺朝康，拜为大司农，妻女释放回家。赦出祝圣德，拜为大司马，其子祝凤举授国子监博士，即着贺朝康持节至岭南，召赴京师就职。

贺公出狱之后，谢恩回寓，恰好妻女也放出来了。夫妇重

逢，方知女儿不曾入宫，是霓裳代行的。贺公称叹霓裳忠义，即认为义女。一面差人到云州城中岳银匠家迎接鸾箫，便教岳老夫妇伴送来京，等祝生到京日，完成婚事。一面持节星夜赴岭南召取祝生。

却说调鹤自得阳城资助，路上并不吃苦。到岭南后，只在彼处训蒙度日。忽闻恩诏赦罪拜官，特遣贺公持节而来，便趋到馆驿迎接，北面再拜谢恩。贺公见了调鹤，竟认不出是假祝生，一来他两个面庞原相似，二来贺公只道祝生一向风霜劳苦，因此容颜比前稍异。当下调鹤接诏毕，贺公命将冠带与他穿换，调鹤辞谢道：“小人本非祝凤举，不敢受职。”贺公惊怪，仔细再看，方才觉得面貌与初时所见的祝生不甚相同。调鹤把实情仔细说了一遍，贺公道：“汝能代主远窜，可谓义士。昔既代其厄，今亦当代其荣。”调鹤辞谢道：“朝廷名器，岂容乱窃？小人今日仍当还其故我。”说罢，便依旧穿了青衣，侍立于侧。贺公道：“你是个义士，即不受官爵，亦当仍换巾服，以礼相见。”调鹤道：“前与公子相别之时，虽蒙结为兄弟，然恐尊卑之分，到底难混。”贺公道：“既是公子与你结为兄弟，你也是我表侄了。”便令左右将巾服与调鹤换了，命椅看坐。调鹤再三谦让，方才坐下。贺公问道：“你前日与公子分散之时，可知他往哪里去了？”调鹤道：“匆匆分别，天各一方。公子踪迹，其实不知。今闻恩诏，自当出头。”贺公道：“你今且随我进京，一路寻访公子去。”于是携着调鹤，登舟而行。

将近长安，恰好阳城也应诏赴京，两舟相遇。阳公过船来拜望贺公，并看视祝公子。叙礼方毕，即欢然执着调鹤的手说道：“九苞贤侄，别后无恙。”贺公道：“这个还不是祝公子。”阳公道：“祝年侄曾到过寒舍两次，这明明就是他，怎说不

是？”调鹤乃把前后假扮的事细细说了。阳公惊疑道：“你既是调鹤，如何我船里现有个调鹤，他也说是祝家旧仆，难道你家有两个调鹤？”便教人到自己船中唤那调鹤来。不一时，那假调鹤青衣小帽走过船来，这里俨然巾服的真调鹤见了，慌忙跪下道：“主人别来无恙。”贺公大喜道：“原来贤婿就在阳年翁处。”阳公大惊道：“如何你倒是祝公子，一向怎不说明？”祝生道：“恐耳目众多，不敢泄漏。”阳公道：“今既闻恩诏，如何还不说明？”祝生道：“调鹤义弟既为我代窜远方，自当代受官职。若流窜则彼代之，官职则自我受之，何以风天下义士？所以权且隐讳，待到京见过家君，或者改名应试，未为不可。”阳公称叹道：“主情仆谊，可谓兼至矣。”贺公道：“今调鹤义不受官，要等到贤婿来自受，贤婿可便受了罢。”祝生道：“小婿亦未敢受。”贺公道：“这却为何？”祝生道：“小婿不自往岭南，事屡欺诳，还求岳父与阳年伯将实情奏闻朝廷，倘蒙宽宥，小婿愿应科目，不愿受此官。”贺公、阳公都道：“这个自当保奏。”便就舟中草下连名本章，遣人星夜先赴京师奏进。

祝生当下换了巾服，竟与调鹤叙兄弟之礼。到得京中，祝生同着调鹤拜见父亲祝圣德，说知仔细。祝公十公称叹，即认调鹤为义子，教他也姓了祝。恰好天子见了贺公、阳公的本章，降旨祝调鹤忠义可嘉，即授云州刺史；祝凤举既有志应科目，着赴便殿候朕面试，如果有才，不次擢用。次日，宪宗驾御龙德殿，祝生进殿朝拜。宪宗见他一表人物，先自欢喜。祝生奏请命题面试，宪宗想起前日众侍臣应制题落梅诗。无有佳者，倒是宓妃所作甚好，因仍将落梅为题，命赋七言一律，又限以宓妃原韵“芳”“香”“霜”“肠”四字，祝生想道：“我前日题和鸾箫小姐的落梅诗正是此韵，今日恰好合着。”当下更不

再做，即将前日诗句录呈御览。宪宗看了，大加称赏道：“诗句清新，更多寓意，真佳作也。翰苑诸臣当无出卿右者。”遂特赐祝凤举状元及第。正是：

一诗两用，婚宦双成。
司农快婿，天子门生。

看官听说：前日宓妃抄着鸾箫的诗，恰好以寒梅自比，以红杏比新宠，而‘天宝当年’‘江妃此日’之句，更巧合宓妃身上，故遂感动天子。今祝生自抄自己的诗，其诗中‘羞随红杏’‘冲寒坠粉’等语，恰像比况那不附权贵、直言获罪诸臣，至于“二月飞霜”之句，又像自比含冤远窜的意思，故亦能使天子动容称叹，这都是暗合道妙。当日宪宗退入后宫，将祝生的诗付与宓妃观看，说道：“此诗寓意甚佳。”宓妃看到末二句，从容奏道：“即此末二语，亦有寓意。”宪宗道：“其意云何？”宓妃道：“前贺朝康之女在臣妾宫中时，曾说与祝凤举有婚姻之约。今凤举‘梦忆南枝’之咏，亦追叹昔日贺女入宫，婚约几成梦幻耳。”宪宗闻奏，点头道：“原来如此。”便传旨钦赐状元祝凤举与大司农贺朝康女鸾箫择吉完婚，即给与封诰。

祝生受了恩命，亲到贺家拜请吉期。贺公出来接见，相对之际，忽忽不乐。原来贺公前遣家人往云州岳家迎接鸾箫，不知岳家已移居马邑，家人到云州城中寻问不出，只得回来禀复，此时贺公还出使岭南未归。今归来后，知女儿无处寻觅，故此十分愁闷。当下祝生见他也不乐，怪问其故，贺公道：“其实大小女鸾箫不曾入宫，前入宫的是二小女。今大小女却没处寻觅，所以烦恼。”祝生道：“向来不闻有两位表妹。”贺公含糊应

道：“原有两个小女。”祝生道：“大表妹向在何处，今却寻不见？”贺公道：“向避在奶公岳银匠家，今岳家不知移居何处，故急切难寻。”祝生猛省道：“我住阳年伯府中时，曾到岳银匠家去，窥见霓裳，原来小姐在彼，所以霓裳也随着在那里。”因即对贺公道：“小婿倒晓得那岳银匠现在马邑县，租着阳年伯的房屋居住。”贺公听了大喜，便差人星夜到马邑去迎接。又私对祝生道：“奉旨完婚的是二小女，从前纳聘的却是大小女，今两个小女合该都归贤婿。若论长幼之次，仍当以大小女为先。一候大小女接到，便一齐送过来成亲便了。”祝生欢喜谢。回见父亲，具言其事，祝公亦大喜。

却说贺家仆人来到马邑，寻着了岳家。原来岳老夫妇一闻恩诏之后，便要將鸾箫送还贺府。不想岳老忽然患病，不能行动，所以迟迟。今病体既痊，正要起身，恰好贺家的人来接了。

当下贺家仆人见了岳老，问他为什移居马邑，岳老将尼姑净安诈害情由诉说了一遍，贺家仆人忿怒。此时恰遇祝调鹤新到云州任所，贺家仆人便到刺史衙中，将此事密禀与调鹤知道。调鹤随即差人飞拿净安到来，责以不守清规，倚势害人，拶了两拶，重打五十。追了度牒，给配厮役。发落既毕，写书附致祝生，又差人护送鸾箫赴京。鸾箫同了岳老夫妇来到京中，拜见父母，与霓裳叙姊妹之礼，各各悲喜交集。

到得吉日，祝家准备花灯鼓乐，迎娶二位小姐过门。祝生暗想道：“鸾箫、霓裳我都见过，只不曾认得二小姐，今夜又当识认一个美人了。”及至花烛之下，偷眼看时，只见上首坐的倒是霓裳，下首坐的倒是鸾箫，却不见什么二小姐，心中疑惑。又想道：“莫非二小姐面貌与霓裳相似，因她是赐婚的，故仍让她坐上首么？”及细看两旁媵嫁的几个侍女，却又并不见有霓裳在内。两位新人见他惊疑不定，各自微微冷笑。祝生

猜想不出，等到合卺之后，侍婢先送祝生到大小姐房中，祝牛见了鸾箫，问道：“小姐可是鸾箫么？”鸾箫道：“然也。”祝生道：“小姐既是鸾箫，请问霓裳姐在哪里？”鸾箫笑道：“鸾箫也是我，霓裳也是我。”祝生道：“如何霓裳也是小姐？”鸾箫道：“我说来，郎君休笑话。”因把从前两番假扮的缘故仔细述了。祝生道：“原来如此，今真的霓裳却在何处？”鸾箫道：“方才同坐的不是？”祝生道：“这说是二小姐。”鸾箫道：“我家原没什二小姐，因霓裳代我入宫，故叫她做二小姐。”祝生听了，大笑道：“我不惟今夜误认她是二小姐，前日还误认她是大小姐哩。”鸾箫道：“郎君前日何由见她？”祝生笑道：“岂特一见而已，还是许多妙处。”便把月下赠绡鲛的事说了，随即取出那幅绡鲛来与鸾箫看。鸾箫笑道：“原来她未入宫之前已先装做我了。”说罢，同着祝生走过霓裳房里来，笑问道：“这绡鲛是何人赠与祝郎的？”霓裳含羞微笑道：“因小姐扮做贱妾，故贱妾也扮做小姐，幸乞恕罪。”鸾箫道：“贤妹有代吾入宫之功，何罪之有？”祝生笑道：“前既代其乐，后不敢不代其忧，正欲将功折罪耳。”鸾箫道：“祝郎今夜当在妹子房里住。前番密约让你占先，今番赐婚一发该你居先了。”霓裳道：“卑不先尊，少不先长，小姐说哪里话？”便亲自再送祝生到鸾箫房里。是夕祝生先与鸾箫成鱼水之欢，至次夜方与霓裳再讲旧好。正是：

左珠右玉，东燕西莺。

一个假绿衣，是新洞房春风初试；一个真青鸟，是旧天河秋夕重圆。一个邀游帝侧藐王公，使郎君羡侍儿有胆；一个感叹宫妃动天子，令夫婿服小姐多才。一点花心，先是小姐猜来，

今被郎君采去；两番梅咏，既作登科张本，又为赐配先机。从前离别愁怀，正应着心字谜一篇闺怨；此后赞襄中馈，又合着梅子诗半比和羹。青时既见黄，酸中不带苦。溅牙溅齿，已邀檀口轻含；实七实三，勿叹倾筐未嫁。枝头连理，非复梦忆南枝欲断肠；帐底交欢，岂曰孤眠纸帐窥寒影。孰大孰小，花烛下当面九疑；忽假忽真，香阁中巧几千变。比翼鸟边添一翼，三生石上坐三人。

毕姻满月之后，霓裳仍复扮似鸾箫，入宫朝见宓妃谢恩。宓妃赐坐，霓裳辞谢不敢。宓妃道：“昔则侍姬，今为命妇，礼宜赐坐。”霓裳奏道：“臣妾名为命妇，实系侍姬，娘娘恕臣妾死罪，方敢奏知。”宓妃问其故，霓裳道：“臣妾实非贺鸾箫，乃鸾箫侍女霓裳也。前代鸾箫入宫，今日亦代鸾箫谢恩。”宓妃道：“卿以侍女而有义侠之风，一发可嘉。我当奏知圣上，特加褒奖。”霓裳拜谢而出。次日诏旨颁下，鸾箫、霓裳并封夫人。两个受封毕，然后再一齐入宫，同见宓妃谢恩。后来霓裳生一子，即尚宓妃所生公主，做了驸马。鸾箫亦生一子，早岁登科。祝生官至宰辅。鸾箫奉养岳老夫妇，终其天年。祝生又讨一副寿官冠带与岳老，以荣其身。贺公、祝公未几都告了致仕，悠悠林下，各臻上寿。祝调鹤在云州政声日著，韩愈、阳城辈交章称荐，官至节度。正是：

圣主褒忠悃，贤妃奖义风。

凤奴与鸾从，一样受王封。

看官听说：奴婢尽忠于主，即不幸而死，也喜得名标青史，何况天相吉人，身名俱泰。何苦不发好心，不行好事，致使天下指此辈为无情无义。故在下特说此回书，以动天下后世之为

臧获者。

〔回末总评〕

奴婢呼主人为衣食父母，则事主当如事亲。为人仆者为人臣，则事主当如事君。作者岂独为主仆起见，其亦借以讽天下之为臣为子者乎。至于文词之美，想路之奇，又勿谓是余技也。苟曰补天，天非顽石可补，须此文成五色，差堪补之。天下慧业文人，必能见赏此书。笔炼阁主人尚有新编传奇及评定古志藏于笥中，当并请其行世，以公同好。